

新新关系

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

没有了新山，
新加坡还是新加坡；
但是没有了新加坡，
新山还能寻回自我吗？

史无前例，我们启动马来西亚的“城市思考”！

■土司工作室制作■



士 司 工 作 室 e-mail:[toseewshop@yahoo.com]

陈嘉荣(左一)

1973年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现任职新加坡传播界。

为什么到新加坡工作？

"因为新山没有同类型的工作机会！"

张英杰(右一)

1973年生，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职新山印刷界。

为什么不到新加坡工作？

"本来曾到新加坡找工作。后来先找到这份，就一直做到现在！"

施宝美(右二)

1970年生，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现任职新山印刷界。

为什么不到新加坡工作？

"我喜欢新山的生活方式。"

曾雄威(后)

1974年生，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职新山金融界。

为什么不到新加坡工作？

"我做的是钱币兑换，每天照样收到很多新加坡钱呀！"

陈春燕(左二)

1973年生，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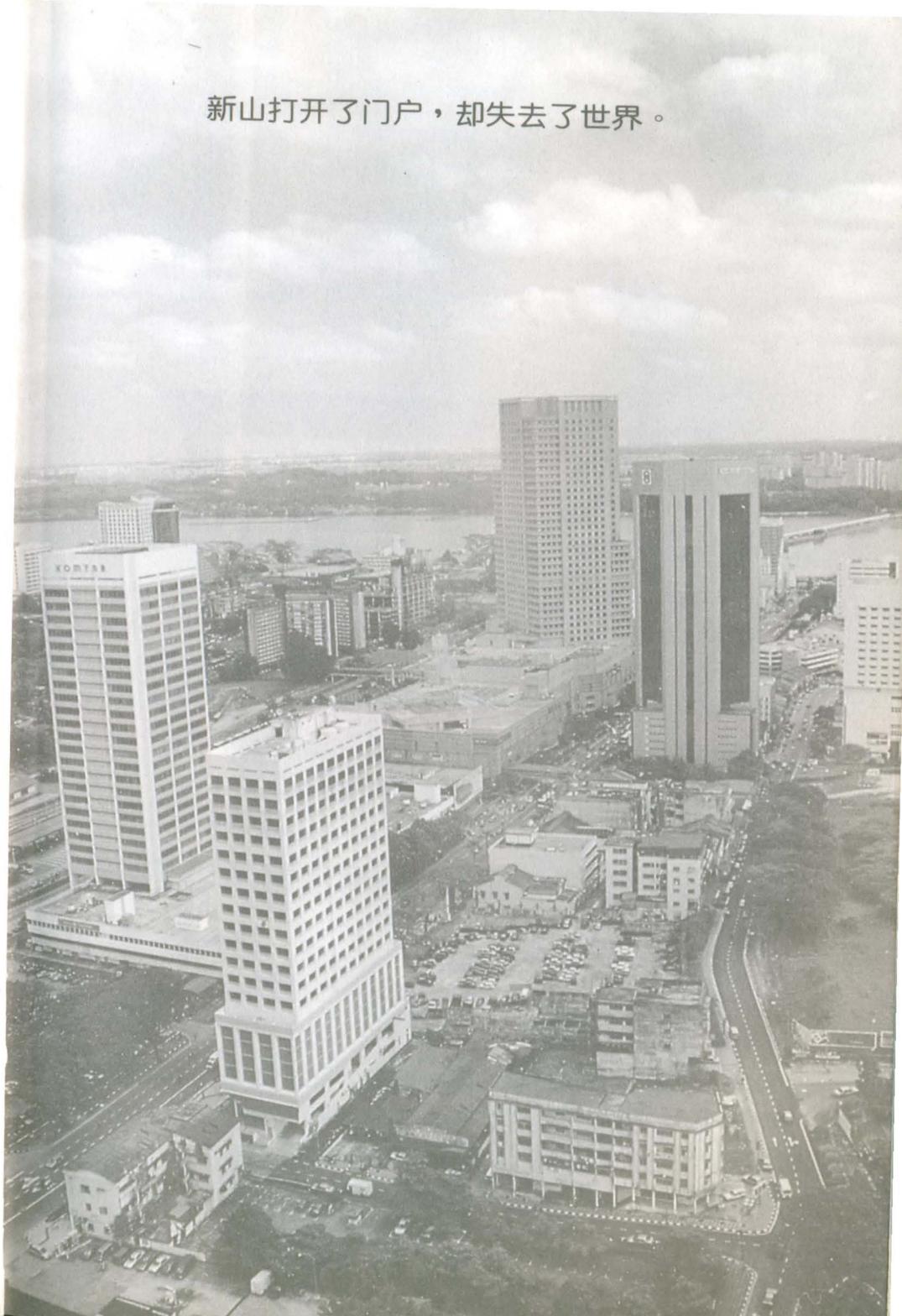
有没有打算到新加坡工作？

"有，还在寻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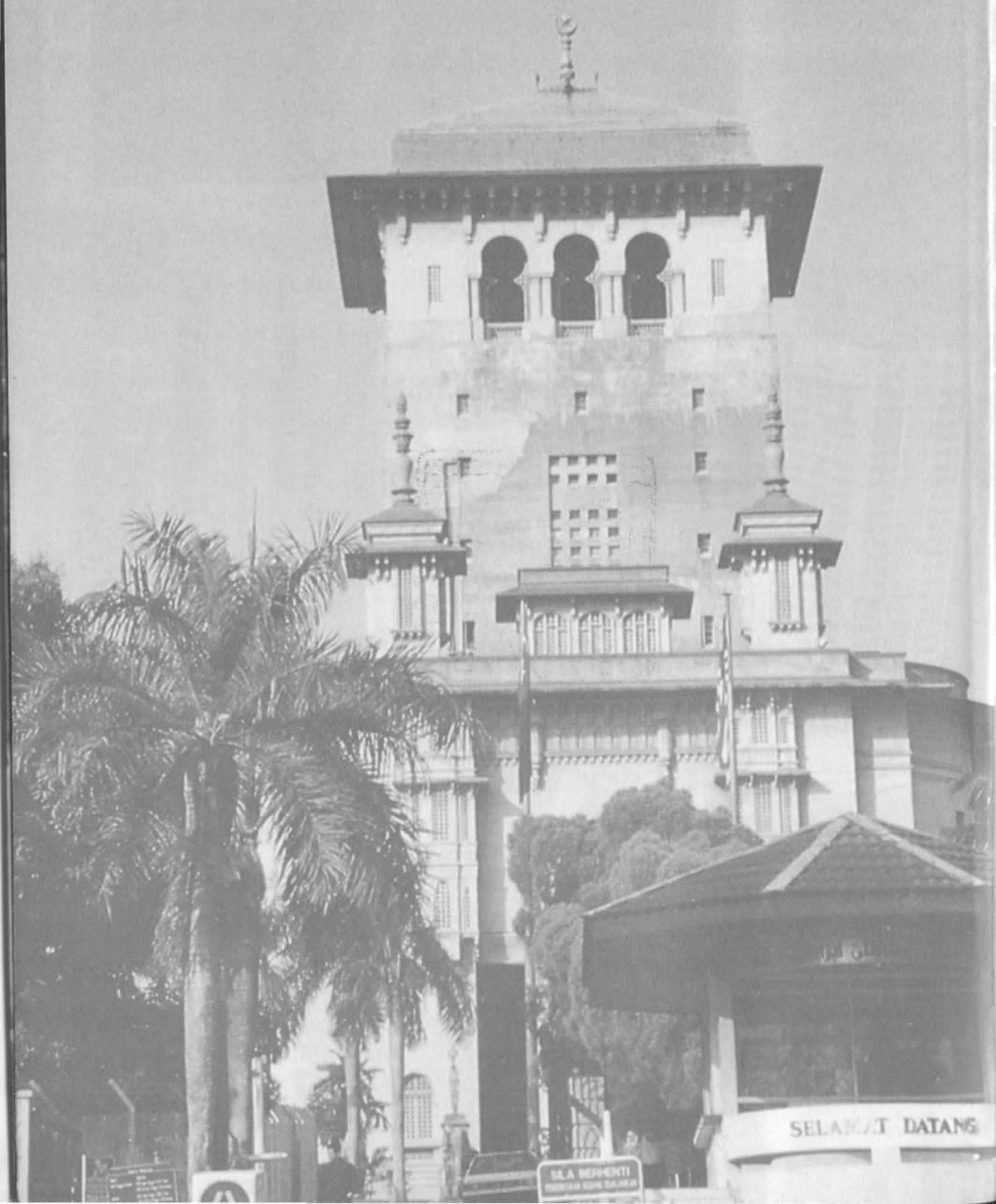
网上讨论区：

www.clubs.yahoo.com/clubs/jbvssingapore

新山打开了门户，却失去了世界。



我们自以为获得的，恰恰是我们失去的。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445179

大狩观点14

b21215303

新新关系

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



陈嘉荣
张英杰
施宝美
陈春燕
曾雄威 制作

大狩事业社 出版

2445179

新新关系——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

制 作：土司工作室

策划编辑：徐婉君

封面设计：史美星

执行编辑：王兆聪

编写助理：刘慧仪

美编助理：王德志

摄 影：土司工作室

照片提供：星洲日报、安焕然、姚新光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王瑞隆律师

印务顾问：陈丽虹

行销助理：梁胜义

读者服务：陈丽娟、李蕙杉

出 版：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事业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Gr. Flr., Vision Learning Centre,

17, Jalan Balai Polis, 50000 K. L., Malaysia.

Tel:03-2066288 Fax:03-2066266

E-mail:mentor@po.jaring.my

web site:mentor.com.my

印 刷：Oriengroup Sdn. Bhd.

第一版第三刷：2001年7月5日

定 价：RM 20.00 S\$ 10.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2385-02-4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Tosee Workshop, 2001-

[Xing Xing Guan Xi]

新新关系——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土司工作室制作

ISBN 983-2385-02-4

1. Malaysia--Foreign relation--Singapore. 2. Singapore--Foreign relation--Malaysia.

I. Tan Chia Yong, 1973- II. Series: Dajiang guandian; 14

327.595105957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一衣带水 两岸人心

◎陈亚才

“城市书写”在我国文化界或出版界来说，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有别于一般旅游景点的推介、地方掌故和传奇的叙述，又或者是面积、人口等各类数据的罗列，城市书写的其中一大特色，是通过对城市人在生活各领域活动的观察，捕捉及勾画人的思想心态，以及成文与不成文的行为模式。换句话说，人是主体，人心是焦点。就这一方面而言，《新新关系》的写作与出版，在我国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展读此书，分享精彩内容的同时，也等于在接受城市观察的启蒙和训练。

以新加坡作为对应者来书写新山，是敏锐观察之后的明智选择。不论战前或是马新分家之后，新柔长堤（及其后的振林山第二通道）仿佛是两岸的脐带，长期以来输送各自所需。虽然新柔海峡上空偶有风云，脐带不时作或宽或窄的变动，两地人民的喜悦与抱怨交错，但两岸关系基本上有惊无险。

文人喜欢将新山称为南方边陲。地理上的边陲，在主客观情况下，往往导致心理上的边缘化。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的座标里，新山被当作是双边缘化的城市。描绘新山及新山人，当然少不了要借助新加坡及新加坡人，但是却不能完全撇开象征中央或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政治上、国与国之间的马新关系，与生活上、地方与地方的新（新山）新（新加坡）关系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柔佛州以外的马来西亚人较难体会的“新新微妙关系”；也塑造了新山人的特殊性格。在尊严与利益、中央与近

邻、政治与生活等等前提考量下，有时候新山人对本国一些政治与社会情况（尤其是涉及新加坡者）的态度和回应，会叫局外人难于理解。难怪有人认为：“新加坡为新山人所提供的一些便利，恰恰成为一种减压剂，消解许多新山人对政府的不满。……政府忽略了华人社群对语文政策、资讯传播等较草根的要求，使中北马的人特别感到不满，而新山人却相对地没有这种焦虑。”（页35）

马新分家已经三十多年，严格说来，在政治或官方的层次上，两国的历史包袱始终没有真正解除；相反的，它成为两国争执的弹药库，任何的导火线都足以燃起不长不短的口舌之争。许多不必要的争议之所以发生，除了说明两国关系疏远，缺乏良好的协调管道之外，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本身的自负心态是症结所在。一方常常喜欢扮演导师来论说对方的长短，另一方也不甘示弱，发动舆论群起而攻之，闹起情绪来总是嚷着要切断水供。

马新之间的微妙状态，参杂了彼此间的竞争关系、种族结构、老一辈领袖的心结等；我们也隐隐约约发现到，马新两国有一种倾向，即不时以对方的弱点，作为揶揄的话题，来加强本国人民的凝聚力和危机意识，或者用来转移视线，回避眼前的难题；凡是对方领袖的批评，往往被认为是动机不良，另有企图的。这种成见和心理障碍不易去除。当马来西亚政府在1980年代初期推动“向东学习”时，有人提起为何不“向南学习”？但是这个意见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

与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新山，其尴尬之处正是在起起落落的马新关系中，维持忽冷忽热的新新关系；将对比的范围从国内（马来西亚）扩大到国外（新加坡）时，新山有点回荡在自卑与自负之间。柔佛是全马最富裕的州属之一，新山是全国第二大

城市。但是面对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和政府效率，再加上两地人民来往之频密，新山好像成了新加坡的外延。新山人在受气与受挫之余，对本国的发展，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缺憾。各大城市之中，“Malaysia boleh!”的声浪恐怕在新山最微弱。“什么叫高品质的生活，什么叫高效率的政府，新山人只要来回长堤两岸一趟，一切都显得那么简单和清楚。”（页28）

在文化方面，新山有好些影响深远的创举，大家耳熟能详的，包括一首全国传唱的〈传灯〉、让节庆恢复生命力并赋予新意的中秋提灯、鼓声遍布全马历久不衰甚至传扬海外的廿四节令鼓；此外，宽柔中学、南方学院、陈徽崇、陈再藩（小曼）、陈清水、姚新光等等，都是令新山人骄傲的名字。

一旦面对新加坡，新山又沦为文化弱势者。新山住家高高的天线和新加坡电台，反而加深了新山人对本国广播媒体的疏离。季节性的文化活动，反而凸显新山在文化上的薄弱，苛刻一点来说，就是“大大的寂寞的城”。我们听到有这么一种感慨和忧虑：“除了‘新加坡因素’以外，我们竟无法描述新山的特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的个性特别凸显，都会的角色格外重要。然而新山打开了门户，却失去了世界。全球化的甜头没有尝到，最叫人担心的危机却来了。如果说新加坡成了西方世界的殖民地，那么新山便是新加坡的殖民地了。”（页133）夹在马、新国歌〈Negaraku〉和〈Majulah Singapura〉之间，偶尔出现认同危机的新山人，心里所期待的，不就是自己的国家迎头赶上，也一样进步繁荣，在别人面前扬眉吐气。如果要拟口号的话，或许可以考虑：Majulah Negaraku！

各种情况交织而成的新新关系，其紧密程度，是新山人几乎无从回避的！每天从早上开始，长堤此岸赶着到对岸上班上学的车龙与人潮熙熙攘攘；新加坡车牌的车子在新山街上川流

不息；衣食住行经商就业受教育娱乐等等，再加上亲属关系；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陪伴新山人和多数的新加坡人。新加坡人也涌入新山从事各种活动。“一般人笼统的新新关系印象是：新山人到新加坡出卖廉价劳力，新加坡人则到新山采购便宜货。新加坡和新山的关系长久以来的确是由这种廉价的交易主导。涉及文化层次的，也是以电视广播等强势媒体作为载体的通俗流行文化为主。况且那也只是新加坡对新山的单向输入。”（页92）这种论断不够全面，却勾画出重要的现象。

本书作者从生活的层面切入，通过采访和观察，尝试为新新关系建立整体的图景。作者所呈现的，不是大家举目所见繁华都会的表象，也不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而是长堤两岸人民接触过程中，人心与人性的写照。展读此书，我们发现到它实际上含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人力资源等等领域，将各种现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激发读者对或许已经习惯成自然的生活及思考模式，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和探讨。

新山和新加坡的读者拿起这本书，从书中熟悉的谈话和引述的例子，或许会看到自己的身影，字里行间读出另一番滋味。长堤两岸人士的自大与狂傲、感叹与抱怨、无奈与期待、过瘾的、出糗的……藏之于内的怕输与偏安，行之于外的言行和举止，跃然纸上，读起来五味杂陈。本书编辑手法新颖，图文并茂再加上“新新字典”、“新新语录”、“新新特写”，的确可以让人享受阅读的乐趣。

实际上，扒梳新新关系，各种现象切片的呈现，正好提供另一种形式的自我反省，另一种形式的相互学习。“认出新加坡人的十种方法”（页16—17），虽然有点调侃的意味，对长堤彼岸的朋友或许有点启示，至少富而好礼富而优雅的社会不应以长堤为界吧！对于新山人而言，如何摆脱心理障碍，善用

地理位置的优势，更警觉和更有意识地取人之长，以便发展出新山本身独有的特色和骄傲，这显然是一大挑战。

（作者为马来西亚著名文化工作者）

解读新山与新加坡关系

◎林明华

这里有一条长堤，短短一公里，此岸是新山，彼岸是新加坡。

彼岸，对新山人而言，曾经血浓于水。这种亲密关系，不仅是地缘性的，还包含着不可割舍的骨肉亲情。

是政治，使这两片只是一水之隔的土地，渐行渐远。

因为政治的介入，新山和新加坡经历了离离合合。

在历史上，新加坡曾是柔佛的一部份，后因英殖民地帝国势力的人侵而分开。1963年，马新合并，我们又成为一家人。然而团圆的日子并不长久，两年后，马新又因种族冲突问题交恶，黯然分手，从此分化为两个国家。

这一段爱恨交织的历史，交缠人间悲欢离合的故事，使新山和新加坡的芳邻关系，加添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因素，有矛盾，又相互依附，难解难分。

在政治上，两岸歧见屡生，有时难免恶言相向。在文化上，两岸差异也日见显露。除了亲情，只有经济上的互惠互利，能把两岸紧紧地相扣在一起。

长堤上的场景，反映了这种变化。

每天，天未拂晓，长堤上便传来阵阵震耳的摩哆引擎声，那是一批又一批奔向彼岸寻找生活的“打工一族”，骑着电单车，朝着彼岸，奔驰而去；傍晚，这批生活战士回来了，数以万计的电单车，一辆又一辆，像奔腾不息的海潮，一浪接一

浪，蔚为奇观。

对许多新山人而言，彼岸不是他们可以流连之处，却是他们“淘金”的好地方。又爱又恨，也许是今天许许多多新山人对新加坡所抱持的复杂感情的最好写照。

但不管怎样，年复年，日复日，新山人都无法逃避彼岸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影响。他们每天和彼岸的四百万人一样，看同样的电视节目，收听同样的电台。

新山人被“新加坡化”了吗？新山人被“边缘化”了吗？面对新加坡的强势媒体文化，特别是电视文化的侵袭和冲击，新山人如何定位？如何在迷思中寻找自己的天地？

《新新关系》是第一本尝试“解读新山与新加坡关系”的书，虽然读后仍有意犹未尽的感觉，但毫无疑问，它是一本具备一定批判意义的书，引发我们对“新新关系”作更深层的思考和反思。

土司工作室的朋友们都非常年轻，也许，他们“错过”了风起云涌的火红时代，因而对政治的变迁，少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历练，但他们对探索问题的执着和勇气，却值得我们喝彩和鼓励。

可以这么说：《新新关系》既有历史片段的回顾，也有对未来前途的思索，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热爱乡土的情怀，教人感动，令人动容。

这是一本好书，值得推荐，值得你一读再读。

（作者现任《星洲日报》柔南区采访主任）

曾经关系更深更对等

◎纪宝坤教授

对于一个离开故乡将近三十年的移民来说，《新新关系》让我得以重新发现新山转变中更深层的面向，以及它与新加坡的关系。

我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都禁不住对这二三十年来新山的巨大变迁感到讶异。新山从一个纯朴而几近沉睡的市镇转变成繁忙城市的过程中，经历了远比本区域其他城镇层次更深与广的蜕变。

共有的记忆及经验是定义一个社群的要素之一。正如书中好几位受访者一样，当年黑白电视荧幕上宣布新马分家时的激动画面，仍然历历在我目。我也和新山居民一样，对于六四年震撼新加坡的种族暴乱感同身受。这些历史片断都是对于新山居民及马来西亚华人自觉的一项重新定义。

本书也涉及了近年来进一步改变新山居民对于家国及长堤彼岸观感的一些事件。1997年有关质疑新山治安败坏的争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正当新加坡商业、教育及媒体对新山影响力渐渐增强的当儿，这两个城市的文化及心理落差却扩大了。这是个令人遗憾的趋势。随着新加坡币值的强劲走势，这个落差极有可能加大。入新车辆的额外费用，以及使用现金卡和电子收费系统所造成的技术问题，都使到访新加坡的新山旅客人数减低。

为了防止这两个社会的落差继续扩大，我们有必要鼓励新

加坡各族群的人士，包括年轻一代，进一步了解及欣赏新山和新加坡间的现有联系脐带。正如作者们所提到的，许多负面的影响其实是由新加坡中下阶层的贪小便宜购物群造成的。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间，这两个社会其实有着更深、更对等的关系。

本书详述及诠释了新山华人眼中所见证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变迁。作者们对社会的观察，得益于他们的新闻专业训练，出国留学的机会也让他们可以同时从本地及外邦的角度切入议题探讨。

我很欣赏作者们有技巧地运用趣闻。面临“新新”际遇的新山老百姓，包括了那些有近亲在新加坡或与新维持某种联系的人士。他们的际遇让读者们对新马关系的变迁，有了更贴近的体会。这些日常际遇反映了新马关系的波动，如何投射及渗透入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店员、家庭主妇、学生巴士乘客、以及每天往返长堤的工厂员工，都成了新政策及条规下首当其冲的对象。

正如作者们所说的，本书主要是关于新山华人的观感，但是我相信其中也反映了印族同胞的情绪与态度。至于新山马来同胞们对于家乡转型及与新关系的反应和看法，则有待其他人去详述。如果这样的著作真能面市，我想也一定值得一读。

作者们对于他们的成就表现谦虚。他们年纪轻轻，也有各自的工作，如此的成就真的是可圈可点。本书的内容相信也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近年来，区域学在各大专学府成了热门的教学与研究领域。各种形式的区域发展合作，都成了大专、亚洲发展银行，甚至是世界银行的热门议题。《新新关系》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项重要纪录，因为它从基层探讨了长堤两岸人们对彼此交通往来、经贸、投资、资讯等跨国议题的感

受。我相信学者、学生，以及对区域事物有兴趣的读者们，一定也祈望本书会被译成英文与其他语文。

这是一本对新柔有着深刻感情的人都想珍藏的著作。在新马多面的关系得以通过老百姓的生活而历历活现的同时，我也希望作者们能继续观察及记录来日的变迁。

(原序以英文书写，李振兴翻译。)
(作者现任新加坡华裔馆馆长)

自序

当城市开始沉思

谢谢您翻开这本书，那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肯定。

我们都有相同的背景——在新山长大，在宽中念书，然后再负笈台湾。在台湾求学时，看见那里有许多人十分关注家园课题，并且以实际行动抗衡过份注重经济的畸形发展，我们很是感动。

三四年前，我们先后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看着飞速成长的故乡，心里却是五味杂陈。故乡繁荣了，然而在一座座钢骨水泥建筑物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一切繁华的景象，恐怕只是毫无节制堆砌起来的海市蜃楼，新山的命运似乎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走在前端的新加坡是那么地遥不可及，新山只能永远跟在后面，理所当然地等着别人施舍。“理所当然”是不用任何理由与思考的，但是感谢老天，国外求学的经历让我们从理所当然中抽离出来。

于是我们开始思考——如果没有了新加坡，新山会怎样？

越是深入思考，我们就越为自己的城市感到悲哀。我们不希望新山一直都活在理所当然之中，我们关心这座城市，所以愿意共同经营它的未来。书写新山，只是我们的第一步。

写这样的一本议题书，不是简单的事。没有深厚的学术涵养，要中肯而实在地分析一些事情，可能力有不逮。虽然不是要写一本正正经经的硬书，但要谈笑用兵，总得胸有甲冑。

所幸的是，我们在极需指引的当儿，总是有人不吝指教，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提供许多参考方向，恐怕我们还陷在思

绪的死胡同里。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受访者都惊讶于我们的年轻。年轻，正是我们的优点，但也是我们的缺点。五个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岁的年轻人固然少了历史的包袱，但是也少了深入探讨问题的学养。我们必须坦承，做为第一本观察“新新关系”的书，我们探讨得不够全面，甚至会失之偏颇。尤其要向读者表明的是，我们摒除了马来同胞的观点，纯粹是站在华裔青年的角度来解读新山和新加坡的关系。毕竟，“新新关系”盘根错节，我们只是选择了一个熟悉的角度切入。

至于“如果没有了新加坡，新山会怎样”这个问题，有太多可能的答案，需要更多关心这片土地的人一起追寻，而我们这本书只是一个认真的开始。

仅将这本书献给有着我们许多过去和孕育我们未来的城市——新山。

目录

序一	一衣带水 两岸人心	陈亚才	v
序二	解读新山与新加坡关系	林明华	x
序三	曾经关系更深更对等	纪宝坤教授	xii
自序	当城市开始沉思		xv

序幕			1
----	--	--	---

新加坡任何事物发展到了饱和的时候，新山总是能够分到一杯羹，这似乎也算是新山的开埠精神……

从马新分家那一天开始			5
------------	--	--	---

春江水暖鸭先知，新山就像是测量马新关系的温度计，一有风吹草动，新山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震动，也受到最大的冲击……

走得越近 关系越远			13
-----------	--	--	----

上一代的骨肉亲情，仍把两地人民联系在一起；当老一代逐渐逝去，在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还能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吗？

被撕裂的国家认同感			23
-----------	--	--	----

在彼岸逐渐蜕变成优雅社会的同时，新山人体会到，不是任何事物都能如同当年的甘蜜一样简简单单地移植过来……

反对党的伤心地			33
---------	--	--	----

长期和新加坡接触，看著新加坡在政治安定中造就出辉煌的经济成果，让新山人深深体认安定的重要……

异乡客重唱过番谣

39

假以时日，这些往来新新两地的人才，和眼下我们所见所闻的新加坡人是不会有两样的。到那个时候，新山用什么条件来唤回这群已经受“全球化”趋势洗礼的子民呢？

打造一个购物天堂

55

新山人很清楚地知道，政府关心归关心，但是如何降低新山的消费水平，他们大概也束手无策……

繁荣经济的推手

77

百多年后，新加坡商人继续循著前人的足迹，到新山拓疆。新山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饱和而溢出的腹地……

文人移情与文化陌路

89

成千上万的华文书籍在移情作用的催化下，流入新山。沉重的叹息换来再生的欢呼，同时也印证了两岸华人在文化上的契合……

为人作嫁的华文教育

99

我们可以肯定新加坡两所大学几乎囊括了宽中最好的百分之十五的学生——那绝对是新山华教体系投注大量人力物力培养出来的精英！

天天出国上学的孩子

109

想想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对这片土地建立归属感，却在新加坡完成了中学和大学教育，再工作几年，衣锦之后，他们会还乡吗？

插入异国苍穹的天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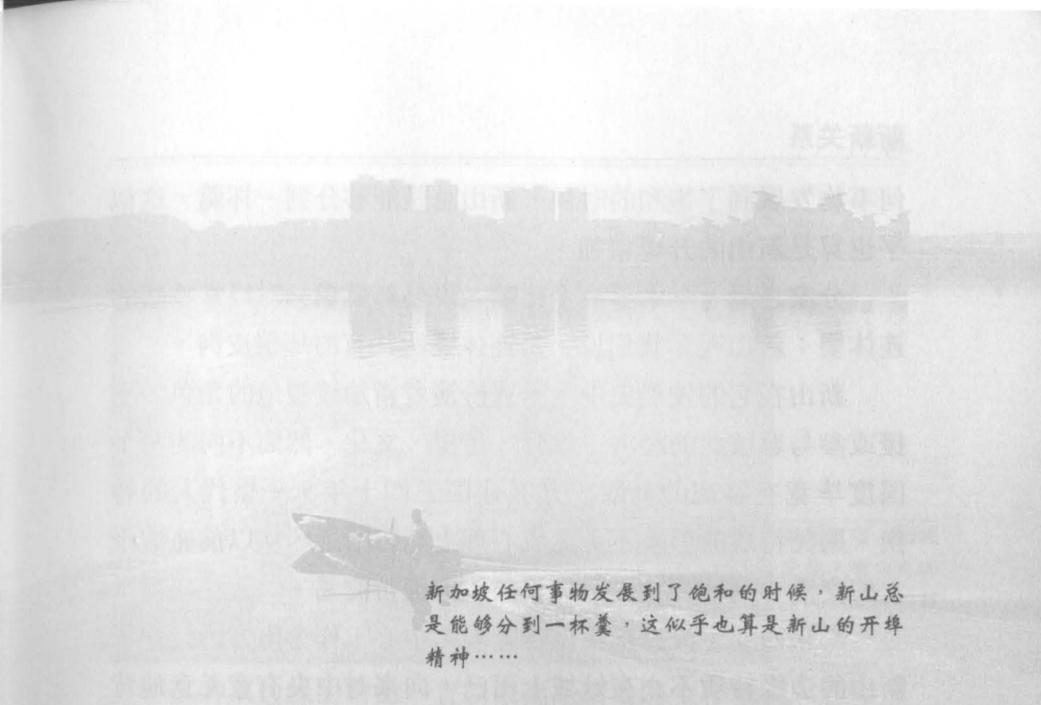
117

如果有一天，马来西亚需要发布紧急动员令，是不是要向新加坡传媒公司购买广告时段，才能将消息传遍南马呢？

尾声

133

新山被新加坡殖民化了吗？这对新山人来说，是个难堪的问题……



新加坡任何事物发展到了饱和的时候，新山总是能够分到一杯羹，这似乎也算是新山的开埠精神……

序幕

1844年某个黄道吉日，一声欸乃惊醒了亘古杳无人烟的原始丛林，日出烟销的士都兰河口来了一队舢舨，带头的正是义兴公司的头目陈开顺。他在柔佛王朝天猛公的号召下带了一批人，从新加坡后港出发来到这里。

十九世纪中叶，新加坡可供种植甘蜜的土地开发殆尽，毗邻的柔佛州南端成了拓荒者的首选；继陈开顺之后，垦殖民陆续从新加坡来到这片处女地。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勾勒出新山的开埠史。而新山之所以称为新山，正是由于隔着海峡，遥遥相对的新加坡兀兰一带被称为老山。

先民的舢舨划啊划，划成了长堤上滚动不息的车轮，而历史依然以同样的方式继续书写着。在新加坡无论做什么总是格局太小，从种甘蜜、建工厂乃至吃喝玩乐都是如此；那些涉水而来的人，到新山发现新天地的期望一再地重复着。新加坡任

何事物发展到了饱和的时候，新山总是能够分到一杯羹，这似乎也算是新山的开埠精神。

分家之后，学术界有个比喻，说马新就像一对经常吵架的连体婴；新山呢？我们说，是连体婴所共有的那层皮肉。

新山在它的发展史中，一直扮演着新加坡腹地的角色，支援或参与着彼此的经济、教育、传媒、文化。然而不同的两个国度毕竟有客观的局限，尤其建国三四十年，一整代人的替换，国民特质的参差不免造成心理上渐行渐远，从以前血浓于水的交流，到现在往往只剩下肤浅的廉价交易。

马来西亚主流思维素以吉隆坡为中心，作为南方的门户，新山的边缘特质不止在地域上而已。向来对中央有意无意地背向的新山，其实和新加坡有着更深刻的依存关系。马新龃龉时刻，只能尴尬地充当不称职的前线。然而又何奈，面对新加坡这个中心，新山也一样只是个边缘，熟知新加坡的一切却偏偏是个局外人。



Uncaria gambir ROX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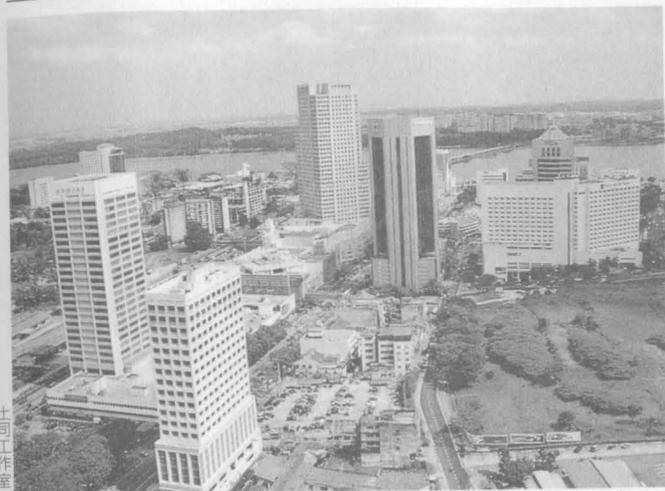
新新字典——甘蜜

甘蜜(*Uncaria Gambir*)原是印尼廖内民丹岛的一种野生植物，高约八尺。其特殊的光泽，可供鞣皮、染色之用；也可作丝绸的染料。亦是嚼槟榔不可缺少的配料。

中国古籍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和谢清高的《海录》都称甘蜜为槟榔膏。

甘蜜与胡椒是以十对一的比例，在同一块园地的不同部分进行栽种。一座椒蜜

园的寿命，只有二十年，当土地肥质耗尽后，种植人就必须放弃，另觅新的耕地。



士司工作室

半岛之南，狮城之北：新山无法摆脱双边缘的宿命。

这种双边缘的宿命一直以来便是新山的生存基调。百年消逝若白驹过隙，我们倾听新加坡的广播，俯读马来西亚的报纸，取舍之间以为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占尽了便宜，抬起头却四顾茫茫，竟一时找不到自己。

新山



春江水暖鸭先知，新山就像是测量马新关系的温度计，一有风吹草动，新山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震动，也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马新分家那一天开始

1965年8月9日傍晚，黄昏的余晖照在柔佛海峡的海面上，粼粼碧波，和当天马来半岛政治局势的发展形成强烈对比。

“李光耀哭了！”几个小孩从家中跑出来大喊大叫，引来附近街坊的注意。在他们家中的黑白电视里，眼里泛着泪光的李光耀，脸色凝重地向一群记者宣告马新分家的消息。

那一天，林明华走进家中，看到从新加坡赶来的二姐夫，正和父亲窃窃私语，两人和在电视上的李光耀一样，脸色凝重。

“马新分家了。”二姐夫回过头对林明华说。然而，年纪还轻的他，似乎感受不到这一天在历史上的不平凡意义。

现年五十三岁的陈俊平回忆起马新分家那一天，也没有太大的震撼。

“刚听到马新分家的消息，先是惊讶，但是很快就不把它当一回事了。”当时只有十八岁的陈俊平觉得，新山和新加坡关系这么密切，两地人民早已有相依为命的情谊，“反正已经一起度过历史上的许多劫难，这一回大概也会没事吧！”

正当举国上下为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独立而沸沸扬扬时，紧系新加坡的边城——新山，却出奇地平静，似乎没有感受到必须和新加坡分离的悲怆。

在那个充满不确定的非常时期，新山人虽然没有即时感受马新分家的政治氛围，但是却最快也最直接领受到马新分家的事实。

马新分家 国界划分刻不容缓

1923年启用的新柔长堤，就像是维系两岸关系的脐带。但是在马新分家当天，这条脐带硬生生被切成两段。长堤上的中间线，一夜之间变成马新两国的共同界线。

原本不把马新分家当一回事的新山人，也渐渐从长堤的变化，感受到分家后所带来的冲击。

1965年10月，新柔长堤的两端各多了一座关卡，最让新山人感到讶异的是，自此以后，要到新加坡探亲或购物，再也不能随随便便了，因为他们竟然要用一种叫做“护照”的东西。

新新字典——马新限制护照

马来西亚是在新加坡独立后，才推出限制护照，让经常出入新加坡和汶莱的西马人使用；新加坡也推出限制护照，与马来西亚互相配合。

拥有蓝色限制护照的西马人，出境时不需经我国移民局盖章，只在入境新加坡或汶莱时由该国移民局盖章，以减少出入

“以前到新加坡探亲带的是鸡鸭水果，现在还要带护照。”陈俊平说，到新加坡竟然变成“出国”，这点最让他不习惯。

林明华的姐姐最后随着姐夫到新加坡，申请成为新加坡人。原本一家人不分彼此，都是马来西亚人，但是现在却要相隔两地，分成两个不同的国籍，他这才感受到当初姐夫和父亲在讨论马新分家时沉重和不舍的心情。

在那个混乱的时局里，不管是马新双方的执政者或人民，都需要时间来接受马新分家的事实。和新加坡一水之隔的新山，刹那间变成国家最南端的边城，直接面对的又是刚刚脱离出去的土地。这种时空的变换，使它更需要时间来适应。

然而，国籍的不同并不能阻绝两岸人民的交往。相较于马来西亚其它地方，由于和新加坡有着紧密的历史渊源，再加上两地人民存在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使新山人在马新分家后多了一层深切的体会。

血浓於水 新山与新加坡惺惺相惜

在许多人眼里，新加坡这样一个弹丸小岛，缺乏独立的条件。要如何在险峻的时局中生存下去，这种担忧不只是新加坡人才有，拥有许多新加坡籍亲友的新山人也深切感受到。

“地小人少，又没有天然资源，当时新山人普遍为新加坡的

境的繁琐程序。

新加坡在2001年1月1日废除了限制护照的使用，自此新加坡人必须以国际护照入境马来西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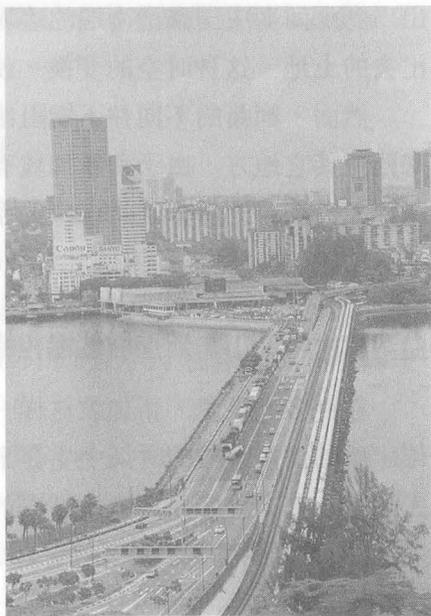
未来感到担心。”今年已经七十五岁，曾经是柔佛州马华公会文胆的吕少雄说。

在那段动荡的日子里，以华人人口占多数的新加坡，被周围马来群岛包围着，自然有生存上的焦虑。

曾经到新加坡就业，后来在新山从事新闻工作的林明华也认为，新山人对同样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牵扯着一份血缘的情感，对新加坡因为种族问题而被逐出马来西亚的结果，抱着比较同情和惋惜的心理。

有着地缘和血缘上的联系，又同样是以华人人口为大多数的社会，新山和新加坡本来就惺惺相惜。

“因为有剪不断的血缘关系，新山人在马新问题上看得比较全面。”林明华说，和新加坡有情感上认同的新山人，较马来西亚其他



士司工作室

新新字典——新柔长堤

新柔长堤于1923年9月17日落成，同年10月1日开始使用，第一辆载客火车就在当天通过长堤。

长约一公里的新柔长堤，连接新山市和新加坡的兀兰，将柔佛海峡一分为二。对当时统治马新两地的英国殖民主义者来说，长堤的建竣解决了两地货物流通的问题，人民也不用靠船往来。

1942年1月31日，英国人炸毁了亲手建造的新柔长堤，却

地方的人来得理性，而且也比较温和，“在看待马新冲突的课题时，有时候会站在新加坡这一边。”

除了情感上的认同，新山人习惯接收新加坡的媒体讯息，比其他地方的马来西亚人更能清楚接收来自新加坡方面的声音。因此在看待马新冲突的问题上，也比较能够取得平衡。

“新山人早上看马来西亚的报纸，晚上看新加坡的电视新闻，刚好可以综合各方的意见。”一名新山文化人说，当马新两国发生磨擦，一些政客做出一些情绪性反应（例如切断对新加坡的水供）时，新山人的感受就很不一样了。

1986年1月24日早上，新柔长堤上聚集约七十名马华党员，抗议新加坡政府逮捕马华公会会长陈群川。他们摇动布条，对来往的新加坡车子高喊口号，并且阻挡新加坡车辆入境

已无法阻止日军侵占新加坡。在日军的抢修下，新柔长堤很快地以另一面貌出现。

随着马新的分家，新柔长堤的中间线成为两国分界线，新新两地人民再也不能随意在长堤上散步。八十年代开始，随着马新两国币值差距日渐悬殊，长堤出现拥挤的车龙和人潮；每天上下班繁忙时间、周末和假日前夕，长堤上塞车已不是新鲜事。

马新摩擦增加，新柔长堤顿时成了敏感的前线；政治人物在新柔长堤上的示威抗议，让它蒙上浓浓的政治色彩。

新新语录

“新山是处在一个双边缘的位置，即马来西亚的边缘，及相对于新加坡的边缘。”

新山文化工作者

陈再藩

新山。

当时许多新山人对这些马华党员的行径嗤之以鼻，认为那就像一场闹剧。

翌年，以色列总统赫佐格访问新加坡，柔佛州马来人发起强烈的抗议示威。新山人民党领袖拉萨为了向新加坡政府抗议，扬言要切断对新加坡的水供，并且躺在新柔长堤的铁轨上阻止火车驶过，马新两国一片哗然。



星洲日报

当边界变成战场：新山偶尔会成为聚光灯的焦点，但发挥的影响力总是有限。

“当时，新山人普遍不认同拉萨的作法，认为他这样做太过份了。”时事评论员黄苏说，拉萨这样做没有顾及新山人的感受，尤其是华人的感受。

其实，拉萨并没有因为这次的抗议行动而捞到政治资本，在不久之后举行的补选中，原本有望当选的他意外落败。“新山华人不支持他是落选的主要因素。”林明华说。

新山是马新冲突的战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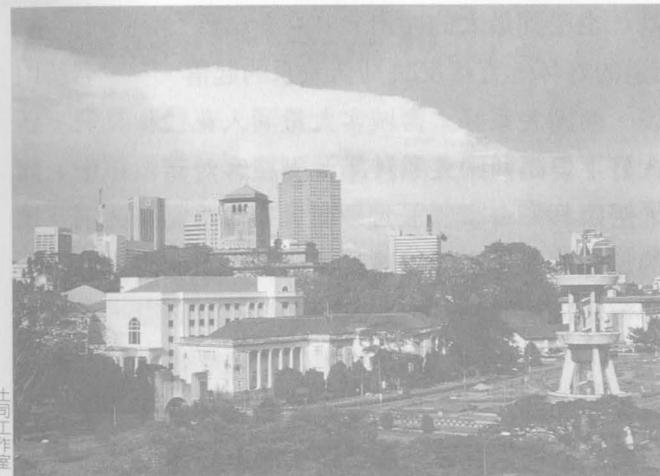
虽然新山处于马新的要冲地带，又是两国冲突时的最前线，但是它能发挥的作用却是有限的。有人比喻：新山人就像是一个旁观者，看着两个亲人在吵架，了解双方的问题所在，

但是却使不上力。

一名在新加坡媒体工作的新山人就说：“要帮也帮不上忙，新山人只能靠边站。”

其实，马新两国问题往往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态度，新山站在非主流的位置，不但无法扮演两国之间的“和事佬”，反而常成为马新纠纷的导火线。

新山永远能为马新两国提供最好的争吵素材。新山有好几个蓄水池，每天为新加坡提供水源；沿着新柔长堤而建的输水管，总显得异常地刺眼，足以让双方再吵一甲子。新加坡空军的军机不小心闯入新山领空，必要时马来西亚政府也会趁机大作文章，投诉新加坡侵犯领空。新柔长堤塞车，新山关卡是否



土司工作室

面向新加坡的新山市：新山不但无法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反而成为马新冲突的导火线。

故意刁难和拖延车辆过关程序，或者撕掉新加坡游客护照，也能够两国吵得不可开交。

道地新山人的政治漫画家陈再藩就认为，新山充其量只能发挥它微妙的地理位置因素，成为马新纠纷的一个政治舞台。

1998年8月，马新两国关系正因为火车站检疫站搬迁问题而陷入低潮时，首相马哈迪风尘仆仆地赶到新山出席一项土地

签约仪式，但是行程的重点却是新山室内体育馆的万人大会。在这个情绪激昂的政党集会里，马哈迪话锋一转，大力抨击新加坡，引起在场支持者的高声响应。

陈再藩认为，马哈迪就是用新山特有的政治地理位置，大有隔着柔佛海峡向新加坡喊话的架势，对新加坡的杀伤力特别大。

新山是测量马新关系的温度计

新山的宿命，就在于它似乎只具有地理上的“战略性地位”，有时连谏言的地位也没有。春江水暖鸭先知，新山就像是测量马新关系的温度计，一有风吹草动，新山首当其冲，最先感受到震动，也受到最大的冲击。

“新山市道的好坏，直接反映马新关系的起落。”一名新山商人打趣地说，两国关系好，狮城客大量涌入花钱和投资，新山市景一片大好；但是两国关系转坏，狮城客对新山却步，商家生意大减。例如1997年新柔长堤罗里大塞车，马新两国互推责任，受苦的就是每天进出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和商家。

常有人形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关系像一对夫妻，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唇齿相依。看着这对夫妻床头吵床尾和，这种“夫妻”相处之道，新山人向来最能体会。

然而，随着马新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差距逐渐扩大，和新加坡一衣带水的新山，比马来西亚其他城市的感受更为深刻。因为接触而了解，新山人对新加坡有情感上的认同；但讽刺的是，随着时空的嬗变，新山人也因为接触和了解，而对新加坡的情感认同逐渐消退。“新新关系”正面临严酷的考验。



上一代的骨肉亲情，仍把两地人民联系在一起；当老一代逐渐逝去，在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还能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吗？

走得越近 关系越远

清明时节一大早，新柔长堤上开始出现车龙。

距离新山市中心只有两公里的绵裕亭义山，天还没亮就出现扫墓人潮，道路两旁泊满新加坡注册的车子。

“清明节最能体现新山人和新加坡人血浓于水的关系。”研究新山历史的舒庆祥这样说。

尽管马新分家导致许多家庭一夜之间也被迫分了家，但是在一般华人喜庆或传统节日里，不管是你到新山，或我到新加坡，国籍的差异阻止不了一家的团聚。

舒庆祥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已成为新加坡人，每年过年过节，他都会带着孩子越过长堤到新加坡拜访亲友。然而，他发现，老一辈的人可以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可是年轻一代却是无言相对。

“老一辈人还有血缘关系紧紧相系，但年轻一代就没有这种

关系。”他说，由于教育背景、社会文化以及思想观念上的差距，两地年轻人的接触越来越少，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已经没有他们这辈的亲密关系。



义山的缥缈香火：清明节扫墓显现新新两地人民血浓于水的关系。

星洲日报

老一辈的新山人常有舒庆祥那样的感慨。林明华就认为，上一代的骨肉亲情，仍把两地人民联系在一起；若干年后，当老一代逐渐逝去，在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下成长的新一代，还能维持这种亲密关系吗？

两地差距悬殊 新新关系生变

林明华的这种忧虑是真实的。老一辈逐渐凋零，没有共同历史背景的新一代，成为社会的主流。新山和新加坡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已经有很大的差距，两岸教育文化的不同，已经使年轻一代的差异越来越大。

今天，两岸人民在新柔长堤上穿梭往来，热络的情况不减当年；然而，这里头却少了情感上的交集，两岸人民的交往只是满足彼此需要的经济利益。

南方学院学术研究主任安焕然就认为，新新两地目前的关系是一种廉价的交易，新加坡人来新山买便宜货，新山人到新加坡赚新币，两地人民虽然继续交往，但是情感上的认同已经消失，理性的观察也窄化了，“双方看到的是彼此的缺点，而不是优点”。

放大别人的缺点，强化自己的优点，往往就会产生误读现象，进一步加深两地的鸿沟。安焕然说，不少新加坡人因为经济上的成就，产生一种错误和虚假的优越感，造成对新山的误读，认为新山是个既落后又肮脏的地方。

二十七岁的新山人陈丽馨常听新加坡同事形容新山是个又脏又乱的城市，而且是个时常会被打抢的地方。可是她后来发现，这些同事其实已经四五年没到新山，有些人根本没到过新山，只是以讹传讹。

“他们自以为了解而不加以观察，就会对新山有偏见，甚至歧视。”陈丽馨说。

文艺歌曲
两岸
小曼 诗
周金亮 曲

C 调 4/4

5 6 | 1 - 2 3 - 2 | 3 2 1 - 2 | 3 5 6 - 6 5 |
传说最美的距离是两岸啊.....
3 - 5 1 3 2 | 2 - 5 6 | 6 1 - 2 | 3 1 7 6 5 - |
.....因为两岸才有相望的眼
.....因为两岸才有相逢的激情
6 5 6 3 2 - | 2 3 2 1 5 - | 5 0 5 6 | 0 5 5 3 2 - 6 |
相待的心 相思的梦 时光的长
相送的无奈 回亿的倒影 传
1 - - 1 | 1 - 5 5 | 6 - - 6 | 6 - - 6 |
河 因为 两岸 因为 两
1 2 - 1 2 | 3 5 3 5 3 5 | 6 1 6 1 - 0 5 5 6 2 6 |
岸 心和心 之间恒有一 座 不 变 的
1 - - - - 1 - - - - 0 ||
桥 Fine

宽柔中学合唱团

宽中合唱团使用的〈两岸〉简谱：十年前两岸歌乐活动中留下的一首歌曲。曲中唱道：“传说最美的距离是两岸，因为两岸才有相望的眼，相待的心，相思的梦……”说的是鹊桥神话，也是新新两地人民的故事。

刻板印象 加速两地人民的误解

新加坡人对新山的刻板印象，有些是根深蒂固的。新山的时事评论员黄苏认为，时至今日，新加坡人仍以“州府”或“联邦”称呼新山，而以“京畿”自许。这种潜意识的想法，无形中也就造就年轻一代的刻板印象。

新加坡国立大学黄昭虎教授有一次带着一群教会的年轻人到马来西亚游玩，就领教过新加坡人在新山的自我膨胀。那群年轻人一下车，看到什么都“so cheap”，从厕所出来就“so dirty”，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让他忍不住当众狠狠教训了他们一顿。

“这些年轻的新加坡人所享受的都是前人努力的成果，但是却以为自己了不起。”黄昭虎说。

新加坡人因这种优越感而对新山存有一种刻板印象；新山人因为被别人矮化而心存不满，无形中也对新加坡人产生以偏

新新特写——认出新加坡人的十种方法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在新山的土地上，往来人潮如过江之鲫，新山人却常自以为可以从分辨出新加坡人来。所用法则不胜枚举，是理性的归纳，还是盲目的误解，还请明察：



星洲日报

概全的误解。

在新山人的印象里，购物中心拿着计算机计算汇率，比较商品价格的是新加坡人。在小贩中心，口操流利英语，大吃大喝的是新加坡人。在马路上超速疾驶，发挥车子最佳性能的，也是新加坡人。

新新语录

“新山好吃的东西多，人也较纯朴，没有那么重的城市味；只是环境很脏乱，交通设施也不良。”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系硕士

叶伟征

政治力量分化两岸人民感情

两岸人民之间的刻板印象还在持续塑造着，政治力量再来插上一脚，更让新新关系乌云密布。

- 一、开着新加坡注册车牌的车子，乱闯红灯或超速的人。
- 二、在购物时，手持计算机猛按的人。
- 三、样子看上去很“好练”（爱炫耀）的人。
- 四、满口ABC（讲英语）的人。
- 五、大批购买食用油、卫生纸、奶粉、尿片等，是购物中心常见的购物狂。
- 六、出入总有女佣随侍在侧的家庭。
- 七、在菜市场买鱼，特别要求小贩不清理内脏，装袋时多加碎冰的人。
- 八、穿着上刻意很休闲，却上下皆为名牌服饰的人。
- 九、一面买东西一面猛喊：“很便宜！”的人。
- 十、过年时在新山海边燃放鞭炮的人。

1997年1月，新加坡大选落幕，竞选失败的工人党候选人邓亮洪逃到新山“避难”，他说留在新加坡会有生命危险。当时，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针对邓亮洪的诽谤案，向新加坡法庭人禀宣誓书，内文提到柔佛州的新山市是“发生枪击案和拦路抢劫而恶名昭彰的地方”，引起马新关系紧张。

新山治安不靖，没有人可以否认，那老早就是新山人胸口的痛。如果有一个新山人大声高喊“新山是个罪恶之城”，也许还会引来许多附和。但问题是，做出这个批评的，却是对岸的邻居，这已经让和新加坡渐存芥蒂的新山人难以咽下这口气。没想到对岸的媒体还理直气壮地罗列事实，细数新山发生了多少件令人心寒的罪案，简直就是在伤口上撒盐。

感性而一厢情愿的新山，遇到理性而又不顾人情的新加坡，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李光耀后来做出道歉，并将有关文字从宣誓书中删除，但是这一事件经由媒体的大肆报导，加上政治团体的渲染和鼓噪，在新山人心中已经留下难以缝补的裂痕。

新新语录

“升斗小民看新加坡电视，听新加坡广播，却十分讨厌新加坡；这是个十分明显的改变，显示民间关系是在倒退。”

《星洲日报》柔南区采访主任
林明华

“李光耀对新山的批评是最明显的个案，它使新山人对新加坡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星洲日报》柔南区采访主任林明华说。

媒体推波助澜

刻板印象已经破坏新新两地人民的感情，而媒体的推波助澜，更



繁华的国际都会：新加坡飞速成长，新山望尘莫及，两地日渐悬殊，关系生变。

加深两地人民的芥蒂，让他们渐行渐远。

“新加坡报纸故意渲染他们对新山的刻板印象。”一名在新加坡工作，时常阅读当地报章的新山人不满地说。

林明华曾接过不少新山人打来的电话，投诉新加坡报章，尤其是走通俗路线的报章，常常渲染新山的犯罪新闻，动辄以好几版的篇幅来报导新加坡人在新山被偷被抢的新闻，把新山形容成犯罪天堂似的。

“不管是故意渲染，或是纯粹为了吸引读者，很多新山人对新加坡媒体的这类报导很不高兴。”林明华认为。

前不久，新加坡电视台和马来西亚合资拍摄的一部电视剧《同一片蓝天》，其中的一段情节也刺痛新山人的心。片中主角从吉隆坡南下新加坡工作，为了节省生活费，和女朋友住在新山。可是当他的女朋友在新山遇劫后，男主角有感于新山治安不靖，只好和女朋友搬到新加坡住。

“新加坡就是这样，喜欢踩在别人身上，好的形象往自己身上揽，坏的东西都丢给别人。”一名追看该剧集的新山观众大发雷霆。

不愿具名的媒体工作者说，新加坡媒体常借国外的一些反面教材来凝聚国民意识。因为看到新山的杂乱，新加坡人会珍惜自己现有整洁的居住环境；看到新山治安不好，新加坡人更会感谢政府提供安定的环境。

曾经派驻东南亚的台湾《中国时报》记者徐宗懋为文叙述了他对新加坡媒体的看法。他认为：“新加坡报刊常将国外刊

新新语录

“新新双方存在的不过是交易关系，而且是极廉价的交易。”

南方学院学术研究主任
安焕然

物对新加坡的批评转载，做为绝佳的反面教材，并接着刊登国内读者来信的反驳，以凝聚新加坡人一体感的素材。”

熟悉新加坡媒体的林明华就认为，新加坡媒体常常转载马来西亚报章的一些偏

激文章，尤其是批评新加坡的内容，藉此激发读者的同仇敌忾，以加强新加坡人的凝聚力，这一切看在新山人眼里，自然感到不满。

两岸人民在媒体炒作的助长下越来越不能理解彼此，而马新两国一些政策和措施，更是火上添油。

新加坡政府的一些保护主义政策，例如向外国车辆征收高额的人境费，让新山人很不是味道。“每次要花大约六十多块马币才能开车进入新加坡，他们好像不欢迎我们。”一名很久没到新加坡的新山人说。

而新加坡人到新山，总是那么提心吊胆。除了害怕出境时忘了为车子加满四分之三缸汽油（新加坡政府规定新加坡车辆出境时必须加满至少四分之三缸汽油），他们还得担心过新山关卡时，护照无缘无故被撕掉两页，或者少盖了入境印章。

新山人自我矮化 必须寻找平衡点

面对新加坡的强势和优越感，新山人难免会“自我矮化”。在苦闷之余，新山人必须找一个平衡点，化解心中的矛盾。而嘲笑揶揄对方，只不过是为了让心里好过一点。

不少新山人看到新加坡注册的车子被交警抄牌，他们会大声叫好，活该他被警察抓。看见新加坡人疯狂地吃喝玩乐，新山人会讥讽他们“怕输”、“贪小便宜”。看见新加坡车子在新山飞驰，新山人会取笑新加坡地小条例严，爱好飞车的新加坡人只好来新山飙车。

“两岸人民彼此嘲讽的情况越来越多，关系怎么会好？”一位老新山人忧虑地说。

这一天，有“报馆街”之称的玛朱路上的咖啡店，大家正对国家大事高谈阔论。当话题一转到新加坡刚在去年9月设立的“演说者角落”时，气氛就变得轻松起来。

“新山人普遍上认同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但是在政治上却看不起新加坡。”林明华说，像新加坡设立的“演说者角落”，新山人就把它当成笑话看，因此谈论起来，大多带有揶揄的成分。

他认为，这种选择性的优越感不也说明了新山人的矛盾，一方面羡慕新加坡政府的高效率和经济成就，一方面又讥笑新加坡的政治，“这也许就是一种自卑心理的反射。”

有人就认为，如果要新山人选择一个理想的政府，可能得出的答案会很不一。因为他们可能在经济上选择新加坡，在政治上选择马来西亚。

新山人的苦闷和矛盾，在于他们面对了一个太强的邻居，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和它做比较。经济成就被狠狠地压了下去，新山人剩下可以聊表慰藉的，似乎是难以做量化比较的

政治情势。然而新山人的这股骄傲，在仔细检视下，似乎又变成那么地不确定，甚至怀疑。

眼睁睁地看着新加坡飞速成长，从一个蕞尔小岛到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从前新山人对新加坡施以同情的眼光，现在换回的，是旁边的这个经济小巨人以自信和优越的眼光回视新山，新山人真是情何以堪！



在彼岸逐渐蜕变成优雅社会的同时，新山人体会到，不是任何事物都能如同当年的甘蜜一样简简单单地移植过来……

被撕裂的国家认同感

和许多新山人一样，安焕然的童年记忆总是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拉扯。

由于父亲任职于新加坡水务局，派驻在哥打丁宜太丰园的管理处，安焕然从小就在一个很“新加坡”的环境里成长。在这块被喻为“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租借地”里，英语是主流语言，福利设施完善，制度化所带来的井然有序，让居住在这里的人有一种安定的幸福。

然而，对安焕然来说，真正的挑战从他上学开始。从家里往学校的路上，安焕然走的就是从新加坡回归马来西亚的历程。每天一大早从稳当的环境走出，接触的是马来西亚的种种现实——讲华语，学马来文、唱马来西亚国歌，还要接受杂乱无章的街道。马新两地的差异马上烙印在安焕然脑中。

“我们一方面依赖新加坡，对新加坡有一分特殊感情，可是

又不属于新加坡，一方面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可是又对它没有什么认知，感觉很陌生。”安焕然说。



安焕然在“租借地”：童年的生活经历，使安焕然对新加坡有特殊的感情。

安焕然提供

其实，新山人何尝没有经历这种国家认同的煎熬。处于“双边缘”的位置，无论对中央或彼岸的邻居，都有似有若无的离心力。

新山人对国家有意无意地背向

1986年从霹雳移居到新山的张济作，对新山人的这股离心力，感觉特别强烈。

“第一次感觉到同样是马来西亚人，但是在国家的看法上有这么大的差异。”张济作当时不能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新山人讨厌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而且在情感上似乎比较偏向新加坡。

“新山人对国家、甚至对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感觉很飘浮，认同感一直培养不起来。”从事社会改革运动的张济作这么认为。

国家认同的问题很抽象，实在很难说清楚。但是在8月9日这一天，这个问题却叫新山人满不是滋味的。

对马来西亚其它城市来说，8月9日和平常的日子没什么两样。然而，在新山却闻到浓浓的喜庆味道。

“新加坡的国庆日像嘉年华一样，热闹得让新山人也有一份参与感。”在新山办过很多活动的一位社团人士说。

从7月开始，新加坡的爱国歌曲早已通过传播媒体传遍新山的每一个角落。全新山人和新加坡人一样，倒数着八月九日的到来。

璀璨夺目的国庆庆典，沸腾人心的场面，看在新山人的眼里，感受特别强烈。

“看了很感动，但是那又不是自己的国家，所以只好安慰自己，等8月31日再来感动吧！”二十来岁的吴来兴说。

记得有一年看着电视现场转播新加坡的国庆庆典，吴来兴和弟妹们实在太感动了，忍不住想唱他们的爱国歌曲，只好把歌词里的“Singapore”改成“Malaysia”，自我阿Q一番。不过他坦言，心里头酸酸的滋味满难受的。

国家认同感被新加坡曲解

和吴来兴一样，年轻一代的新山人都有种被新加坡撕裂的国家认同感。在还没入学之前，他们一直以为〈前进吧，新加坡〉(Majulah Singapura)是马来西亚的国歌；在上学之后，他们以为，电视新闻主播口中的“我国”，指的就是马来西亚；在参加全国常识问答比赛时，他们所向无敌，但是一问起马来西亚部长的名字，他们可能就哑口无言。

新新语录

“身为新山人面对新加坡的影响，其感受和自觉是什么，是值得去深思的。”

南方学院学术研究主任
安焕然

“新山人对马来西亚好陌生，对新加坡却了如指掌。”在国
外求学时接触到来自新山的同学，徐婉君很惊讶他们受新加坡
的影响竟然会这么深，一点都不像是马来西亚人。

无可否认地，新山人在组织国家意识的过程中，“新加坡”
是挥之不去的元素。

毕业于新山工艺大学的杨善勇认为，从新山外在的建筑景
观、起居饮食到价值取向，新加坡的影响无不渗透其中。

“新山和新加坡密切的联系，模糊了两地原有的差异。”研
究都市规划的杨善勇说，在新山的住宅区里，许多是在新加坡
工作的新山人，也有来自新加坡的公民。他们的生活同时受到
两个国家多方面的影响，因此，言谈中“我们”的涵意，很多
时候在广义上兼指新山和新加坡两地。

两岸关系如此密切，有时候竟分不出你我的差异。“新加
坡化”似乎已经成为新山不可避免的现象。有人就认为，印尼
峇淡岛因为长期受新加坡影响而被视为“第二个新加坡”，新
山则会成为“第三个新加坡”。

去年中，柔佛州务大臣拿督阿都干尼接受《马来西亚前锋
报》的访问，就断然否认新加坡对柔佛社经文化，以及某些决
策的影响，他也没有把新加坡当作一个学习的对象。至于新山
会成为“第三个新加坡”的说法，他全然给予否认。

这名掌政柔佛州已经七年的州务大臣在去年底一再公开强
调，柔佛州在2003年以后，再也不用向新加坡购买干净的水，
柔佛州有能力自己滤净水源。一种希望摆脱对新加坡的依
赖和急欲自立的自信表情，洋溢在这位州领导人的脸上。

难以抗拒的“新加坡化”

虽然政府尝试让新山从“新加坡化”的尴尬处境中走出，

避免迷失方向，但是现实的情况总是令人有心无力。

“新山人要解除‘新加坡化’的意愿成为一个‘不可能的任
务’。”杨善勇认为，只要新新两地人自由往来，不论是工
作、求学或旅游，而新加坡广电媒体仍然继续对新山广播，新
山人很难不受新加坡的影响。

这种无法抗拒的“新加坡
化”现象，使许多新山人有一
种所谓的“新加坡情结”。这种
情结虽然不致于让新山人完全
归化新加坡，但是却常干扰新
山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尽管新山人对新加坡的情
感认同渐渐消退，但却难以避
免地被它强大的影子所笼罩。

其实，新山人在面对一个优秀而又富强的邻居，难免会有点
点比较的心理，这一比较就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一种恨铁不成钢
的焦虑。

在新加坡，低噪音的地铁平稳地穿梭在热闹的商业区和宁
静的住宅区，整齐的道路、路灯（看不到失灵的灯泡）、行道
树、河川、政府组屋，一切都是安排得妥妥当当的，你甚至会
以为在组屋区人行道上遛狗、散步、骑自行车的人，都是新加
坡政府美化环境的装饰。

这些美好的景象，只要过了长堤，一切都变得令人沮丧。
走入新山关卡，在乏力的关卡大厅空调中，媲美新加坡兀兰关
卡的豪语令人汗颜。踏出关卡，迎面而来的是乞丐和摊贩，而
在一片计程车司机的“峇株巴辖、马六甲”的叫嚣中，等待你
的是一地的纸屑、烟蒂和口香糖。

新新语录

“新山对吉隆坡常常是有意
无意地背向；可以说新加
坡对我们的影响更大。”

新山文化工作者

陈再藩

什么叫高品质的生活，什么叫高效率的政府，新山人只要来回长堤两岸一趟，一切都显得那么地简单和清楚。

两地差异大 越比越伤心

“为什么新加坡能做到，我们却做不到？”这是常常令新山人无可奈何的问题。因为无可奈何，新山人总会有那么一点点“媚外”，希望能从邻居那儿学上几招，让彼此的差距不要越拉越大。

1995年，当时的新山市长就誓言要学习新加坡，将新山变成一个整齐和干净的城市。然而连续几年，新山还是原来的新山，没有任何的改变。

在彼岸逐渐蜕变成优雅社会的同时，新山人体会到，不是任何事物都能如同当年的甘蜜一样简简单单地移植过来。认清了这个道理，新山人也不再强求什么。“马来西亚能”的口号响彻云霄，新山人只会在旁冷笑。

现实考量下的国家意识

其实，新山人的国家意识也有现实的考量。新山和新加坡

优雅生活：传言新加坡地铁线计划延伸到新山，这是否意味追求生活素质的精神也会一道延伸过来？



士司工作室

互相依赖的关系，已经使新山人在国家认同的取舍上少了几分潇洒。

在八十年代中期，新山一位反对党议员扬言要到新山五个新加坡的水务局管理处抗议新加坡政府，甚至高声疾呼要求切断对新加坡的水供时，安焕然开始觉得他的国家认同正面临挑战。

“虽然我对新加坡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但是如果闹僵了，我老爸可能会失去工作。”安焕然心理的矛盾正点出了新山人在国家认同上的要害。

1997和1998年，马新关系因为李光耀批评新山治安和火车站关卡检疫站搬迁等事件而陷入谷底，和新加坡有利害关系的新山人（无论是和新加坡人合作投资或工作），如坐针毡，忐忑不安。

在新加坡工作五年的张健雄回忆那段非常时期时说，大家都担心两国关系闹僵了，影响到在新加坡工作的十几万马来西亚人的饭碗。

“最要命的是，我的一些新加坡同事老是问我对新马问题的看法，甚至还要我们表态支持哪一方，真叫我不知道该怎么才好。”

说真话假话都很为难；逃避，有时候已经成为新山人的普遍态度。张健雄在那段时期尽量少和新加坡同事吃饭和聚会，“免得大家都撕破脸，闹得不欢而散。”

双边缘化 新山人难以确立国家认同感

因为处于一个“双边缘”的位置，新山人对国家的认同感一直被严重曲解。新山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没有很大的向心力，对彼岸的新加坡也未必有很深的认同感。

有些新山人在新加坡工作多年，甚至还申请成为永久居民，但是许多人认为那是居留及转换工作的一种方便，对新加坡的认同感却未必存在。

“骂新加坡骂得最凶的，往往是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林明华笑着说，他们一边赚新加坡钱，一边骂新加坡。

傍晚六点，新加坡兀兰关卡人潮汹涌，卸下一天的工作重担，许多在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迫不及待地赶回家。



士高工作室

赶赴新加坡工作的人：许多新山人和新加坡人有利害关系，使他们在国家认同的选择上，少了几分潇洒。

“新山毕竟是自己的家，回到家比较实在。”每天通勤的黄明慧说，住在新加坡总感觉局促了些，有点格格不入。

时评家黄苏就认为，在新加坡生活多年的新山人大概很少愿意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因为他们视马来西亚为“最终安全（Final Security）地带”，“他们最终还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乡生活。”

道地新山人黄义松也希望最后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在新山完成中学教育，黄义松便到新加坡念大学，之后就一直在新加坡工作。黄义松娶了新加坡太太，育有两名孩子。虽然成

家立业都在新加坡，但是他手上拿的仍然是新加坡永久居民证。

“拿永久居民是一种方便，我并不需要放弃自己的国籍。”公司业务遍布新加坡和新山的黄义松就认为，迈入地球村时代，他不用为国籍归属和国家认同问题执着。

模糊不清 新山人的取巧态度

既有新加坡媒体、文化等潜移默化的影响，又有现实利益的考量，新新两地紧密的关系，有时候真的不容许新山人用二分法去处理国家认同的问题。模糊的态度也许比较能让新山人松一口气。

在新加坡工作超过十年的苏世祥时常要代表公司出国公干，但是每每在国外被人问起国籍时，苏世祥就会视情况回答。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会和他解释我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永久居民，但是我的国籍是马来西亚。”苏世祥说：“如果双方都没有什么时间，那就直截了当跟他说自己是新加坡人好了，这样会比较省事。”

虽然对国家认同感可以取巧地采取模糊态度，或者以“全球化”或“地球村”的趋势，做为不必对国家认同感执着的借口，但也证明处于“双边缘”的新山人总是那么游移，那么的飘浮。

不过，时势的转变，有时候还真要新山人仔细去面对这个问题。

1992年，安焕然的父亲去世了，一家人也必须离开这块生活了十多年的“租借地”。从一个不曾发生过罪案的环境，搬到新山一个好像少了许多安全感的住宅区。居住环境的突然转

变，让安焕然一家人惴惴不安。

“马来西亚那种坏蛋多的情况是我们难以想像的，一切都要适应。”安焕然说，要适应的不只是治安、垃圾处理和一些生活上的琐事而已；如何摆脱“新加坡情结”，摆脱对新山，以至马来西亚的疏离感，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拥有“新加坡情结”的新山人是否也做好了这样的准备，迎接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呢？



长期和新加坡接触，看着新加坡在政治安定中造就出辉煌的经济成果，让新山人深深体认安定的重要……

反对党的伤心地

1999年11月28日晚上十点，激烈沸腾的选战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划上休止符。

在民主行动党阵营的詹玉兰接到一通电话，传来焦急的声音：“怎么办？我们还没办法找到足够的监票和计票员。”

放下电话，詹玉兰重重地叹了口气。

历经国内政经局势的震荡，马来西亚各地普遍吹起一阵反风，各地反对势力气势磅礴，但是在新山所激起的效应，却让从事反对运动的人感到伤心。

“连基本的监票和计票人员都找不到，我们怎么会赢？”曾经参加过1995年州议会选举的詹玉兰猛摇头。

第二天，大选成绩公布，毫无意外地，新山的所有国州议席全部落入国阵手中。

一个不争的事实：新山，以至柔佛州，俨然成为执政联盟

——国阵的安全堡垒。别处反风炽热，新山却只是燃起零星火点。在这里，反对党势力始终成不了气候。

从事反对运动十年的詹玉兰特别感慨。她说，新山人能比其他马来西亚人从新加坡接触更多的资讯，视野较宽，思想也应该比较开放，但是在投票行为上却相对保守。

新山人伤透反对党的心

新山人的政治态度有太多令人费解的情况。新山人爱拿自己的国家和对岸的邻居相比，而且常是越比越伤心，对政府也会心存不满。照理说，新山人会希望“换人做做看”，反对党应该会从中得利，但是最后的结果总是令他们感到心寒。

新闻工作者林明华就认为，新山之所以让反对党在历届选举中无法突围而出，有其必然因素。

翻开历史，新山曾经在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1946年5月，在马来西亚政坛上居主导地位的巫统，在新山诞生。有了这一层历史的渊源，巫统在老家——新山，甚至整个柔佛州的势力都非常巩固。

然而，撇开这种历史渊源和选区选民结构划分等因素不谈，“新加坡因素”在解读新山人对反对党说“不”方面，也扮演一定的作用。

新新语录

“新山是个边城，边城的人一般比较豪迈、慷慨、爱交朋友，能吸收新的事物，对教育也具有使命感。”

马来西亚表演艺术家
姚新光

新加坡是新山人的减压剂

“新加坡为新山人所提供的一些便利，恰恰成为一种减压剂，消解许多新山人对政府的不满。”林明华认为，政府忽略了华人社群对语文政策、资讯传播等较草根的要求，使中北马的人特别感到不满，而新山人却相对地没有这种焦虑。

新山人确在一些问题的立场上和别人不一样。

当许多华人社团频频对 NTV7 电视台调换或减少华语新闻时段而抗议时，新山人却少了同调的疾呼，因为他们可以接收新加坡的华语电视波道和电台的广播，对政府不满的感觉会因而消解。

在南方学院执教的安焕然也举了一个例子。南方学院去年派学生代表参加全国大专生生活营，与会者热烈讨论国家的时候



繁华的新山：新山人深知政治安定才能造就辉煌的经济成就，所以对反对党没有信心。

局，并且为自身的权益提出申请，但是南方学院的代表却反应冷淡，因为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其他来自各地的大专生对时局的那种忧虑。

“很多新山人认为，他们没有感受到什么压力，也没有觉得有甚么不对的地方。”安焕然说，因为有新加坡，新山人选择

也就多了。因为有了选择，新山人比较能够消解掉对国家和社会现实的压迫感。

积极从事反对运动的张济作也认为，新山人不满马来西亚教育制度，可以将孩子送到新加坡就读；新山人不满马来西亚的公共建设，只要越过长堤，他们就能享受像地铁和游泳池等完善的设施。因为有太多替代选择，也就不在乎自己祖国所面对的问题。

“不同于吉隆坡人，新山人对自己土地少了那份爱之深责之切的心理。”张济作说，因为对国家缺乏认同感，少了那份希望国家变得更好的心理，在选举时也就不会给反对党一个机会了。

安定胜於一切

其实，从殖民地时期开始，新山就比马来西亚其它地方来得较富裕和安定。作为马来西亚第三大州属，柔佛州工业化转型的过程顺畅，使它的国民生产平均值超越了全国水平。过去，马新的动荡也很少殃及新山（例如六十年代马来西亚的“五一三暴乱”和新加坡的种族冲突），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非常稳定。由于惯于安定，因此对于一切可能造成“乱世”的根源带有恐惧。

“我代表反对党出来竞选，自己的父母就说，好好地，为什么要搞三搞四。”詹玉兰说，大家都安于现状，“烈火莫熄”（reformasi，改革运动）的口号也就喊不起来。

新新语录

“受新加坡影响是好事，但是我们并没有学到：新加坡有好的东西我们就过去，而不会反思。”

公正党青年团副秘书
张济作

另一方面，新山高度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价格飞涨，再加上在经济发展上有新加坡的刺激因素，产生许多既得利益者，例如地主和园主、商业经营者和到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在他们眼里，只有保持现状才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任凭改革口号响彻云霄，新山人还是用选票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其实，长期和新加坡接触，看着新加坡在政治安定中造就出辉煌的经济成果，也让新山人深深体认到安定的重要。



热闹的选举活动：新山人怕乱，使反对党难寻立足之地。

“因为我们和新加坡比较，自然觉得要有更好的生活，就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投给替代阵线，可能使未来的安定成了一个未知数。”黄苏说。

观察新山移民趋势的黄苏也认为，1969年五一三事件，以及近年来回教党势力在北部的崛起，使许多华人都纷纷南迁，有的是政治因素，有的则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因此这些新移民对安定和繁荣的渴求可能比道地新山人更为迫切。

“即使来自吉隆坡和怡保等地的移民，虽然较钟情于反对党，但是在这里住久了，在政治思维上也会被新山人同化了。”詹玉兰说。

反对党在新山的势力单薄，也可能是因果循环。

“可能是新山人伤透反对党的心，让他们无心恋栈。”一名文化工作者说。

反对党势力单薄 难有作为？

观察过新山几次大选的林明华也认为，反对党势力在新山很弱，其实部分原因可能是它们没有用心经营，缺乏基层人民的支持。

加人民主行动党已经十年的詹玉兰也不讳言，部分反对党的心态不正确，只有在大选时才来选区活动，怎么会获得选民的青睐？

詹玉兰目前正在思索该如何唤起新山人对反对势力的重视，首要的任务，就是吸引多一些人投入反对运动的阵营。不过，她坦言面对很大的困难。

“新山人即使对现实有所不满，也只会讲讲而已，他们不会付诸行动。”詹玉兰苦笑说，这一点倒真的和对岸的人民满相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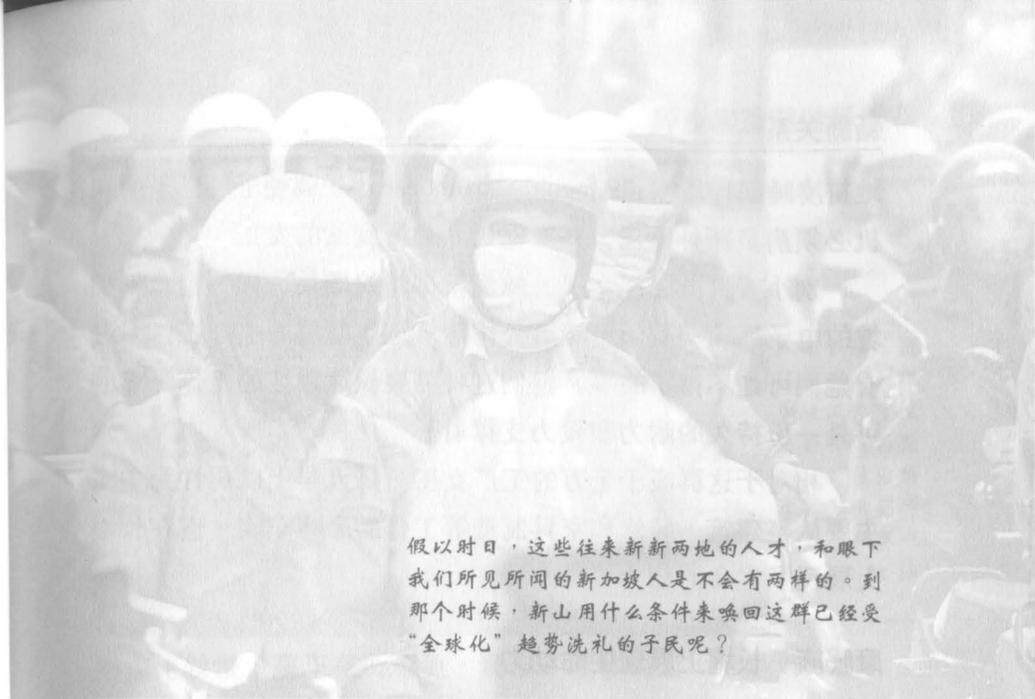
相对于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新山的政治氛围显得平淡许多，有人就说隔着柔佛海峡的两岸都有相同的境况，不会激起大风大浪，就像柔佛海峡那样地平静。再大再有野心的反对党想在这里掀起小小的涟漪，对不起，大家都会说：“省点力吧！”

新新语录

“新山这个地方在经济上是进步的，但在政治思维上是最落后、最保守的。”

公正党青年团副秘书

张济作



假以时日，这些往来新新两地的人才，和眼下我们所见所闻的新加坡人是不会有两样的。到那个时候，新山用什么条件来唤回这群已经受“全球化”趋势洗礼的子民呢？

异乡客重唱过番谣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凌晨四点半，闹钟乍响，划破文意的美梦，一天的工作总在浓浓睡意与钞票诱惑的交战中开始。

“一个星期工作六天，月薪六百五十新元，待遇不错。”在辗转试过多份工作后，仅有小六教育程度的文意终于找到这份高薪的工作——在新加坡宏茂桥某电子厂当女工。每天清晨，无论多困，妈妈都会陪着女儿摸黑到路口等厂车。虽然是一人工作两人忙，但是母女合力保住这个金饭碗的决心是一致的。

相较于住在居銮的同事，文意付出的代价可谓小巫见大巫。一天廿四小时对这批远地女工而言实在太短了，扣除工作八小时、交通五至六小时，仅剩的时间在家务的瓜分下，休息变成一种奢侈。

长期的睡眠不足，只能在颠簸而超快的车程中，分秒必争

地拼凑睡眠片段。“Bangun, bangun……”驾驶工厂巴士的司机必须肩负额外重任，充当保姆，唤醒到站的女工。

别小看这群工厂女工，她们就像蚂蚁雄兵一样，遍布新加坡的电子厂、塑胶厂、清洁公司等，从事基层的生产工作，没有她们可是不得了的事。她们这种需要长途跋涉的工作，靠的可是一份持久的耐力和毅力支撑着。

相对于这群成千上万的工厂女工，每天早上以男性为主，主要从事建筑、装修和家具制造等工作的摩哆车族，也在长堤上展现了生命的韧力。

摩哆族 长堤上展现生命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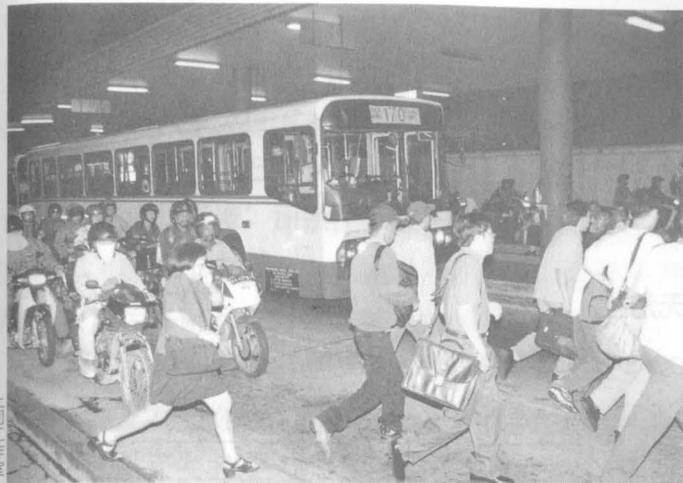
清晨六时许，夹带着睡意的摩哆族在长堤上出现。从这时到早上十点，估计有好几万辆的摩哆车，涌到新加坡的兀兰关卡等待通关。



塞车是一天工作的开始：上下班的巅峰时段，摩哆车潮把车道挤得水泄不通。

星洲日报

“在这里，塞车已不是新鲜事，不塞车才是新闻呢！”一星期五天骑摩哆车到新加坡工作的卢意达说，车子太多，通关时



土司工作室

人车争道，勇往直前：到新加坡工作可以获得可观的报酬，但付出的汗水，承受的压力，却非一般人所能体会。

间也比较慢，塞车在所难免，真苦了摩哆骑士。

摩哆车道上，车贴车的黏巴达和车碰车的小意外，都是司空见惯的皮外伤。令人担心的还是数以万计的引擎同时咆哮，噪声四起，废气冲天。长期吸入污浊的空气，看不到的伤害积累成疾，最后健康也赔上了。

“早上塞一次，傍晚回新山又塞一次，我们吸的废气多，但是吐出的怨气更多！”卢意达说，每天早上工作怕迟到，晚上又赶着回家休息，长堤塞车无可奈何，大家只有以急促的车笛声，来宣泄心中的不满。

新柔长堤一点三公里的距离，在上下班时刻总是显得那么地遥远。通勤一族不仅涵盖收入较低的蓝领工人、工厂女工，车龙中也不乏高薪的白领上班族。新加坡当局向入境的马来西亚车辆征收新币三十元的人境费，使许多新山的有车人士降级成为摩哆骑士或公车一族。

在上班的尖峰时段，一七〇巴士川流不息地来往长堤的两道关卡。尽管巴士班次频密，约五至十分钟就有一趟，但是却无法疏通拥挤的人潮。许多人只好抢搭非法载客的厂车通关，

免得上班迟到。

“看到一七〇巴士，让我想到六七十年前许多中国人挤着一艘破船，被卖到南洋来当猪仔的情形。”初次见到挤得满满的巴士，吴晓萍叹为观止。她说，尽管时空已经转换，但是大家都像从前的“过番客”一样，为了生活而“飘洋过海”。

新币诱惑无法挡

自1997年金融风暴以后，新币对马币的兑换率居高不下，坚守在一新元换二零吉以上的势头。从彼岸带回的薪金，经新山的钱币兑换铺一吞一吐，新币变马币，币值就暴升一倍以上。

这股势不

新新两地工资比较 (1新元兑2.1马币)

职业	资历	新加坡		
		新山	RM	S\$
电子工厂女工(早班)	SRP	650	700	1,470
会计员	大学	1,700	2,100	4,410
记者(底薪)	大学	1,500	1,900	3,990
美发师	大埃	1,000	1,000	2,100
建筑工人(日薪)		35	35	73.5
电脑程式设计师	大学	1,200	2,500	5,250
普通书记	高中	800	1,000	2,100
土木工程师	大学	2,000	2,000	4,200
巴士司机(底薪)		700	1,400	2,940
中学教师	大学	1,500	2,200	4,620

士司工作室

新新字典——一七〇巴士

川行于新加坡市中心和新山拉庆巴士总站的一七〇号公共巴士，属新加坡巴士公司所有；它是两地人民往来最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

每日上下班的尖峰时段，该巴士会增加来往兀兰和新山市的班次，以应付源源而来的搭客。

在新山上车的车资以马币计算，在新加坡上车则以新币计

可挡的新币诱惑，近年来由南向北席卷全国。除了使更多新山人投身彼岸充当人力军，还吸引他州国人纷纷离乡背井南来，淘金队伍的声势日益壮大。

每逢过年过节，二十七岁的怡保人黄桂良看到在新加坡工作的同乡穿金戴银，驾着崭新的车子风风光光地回乡，脑海不禁浮起“赚新币”的念头。最后，黄桂良和哥哥终于随着姐夫陈友明从怡保南下新加坡，加入淘金的阵容。

建筑工作相当耗体力，原本在怡保一间面包店当学徒的他，虽然不喜欢这种工作，但是看在“新币”的份上，也慢慢挨过了第五个年头。

“在怡保工作一个月才六百块，现在新加坡工作每个月有两千多块，要买车子房子都比较容易。”刚结婚不久的黄桂良说。南来之初，黄桂良曾经住在新加坡，不过因为无法适应那种四个人同挤一间狭小房间的生活，再加上大都会缺乏人情味、生活费又高，迫使黄桂良决定搬到新山和姐姐一家人一起住。

“在新加坡租一间房间就要七八百块钱，这笔钱在新山可以租整栋房子。”黄桂良说，在新山吃住

算。虽然两地汇率不同，收费价却是划一的。

有人认为，一七〇巴士在新加坡算是较老旧的巴士，一旦到了新山，却成为当地保养得最好的公共巴士。



士司工作室

都比新加坡便宜许多，尽管每天通勤辛苦又危险，“但是比较能存到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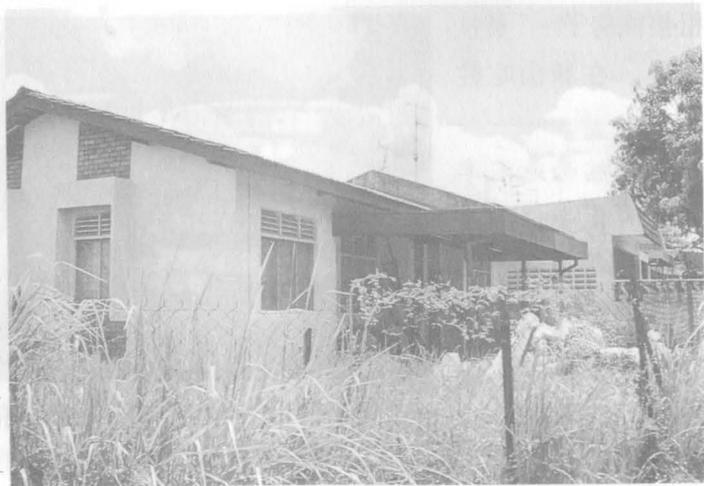
淘金的驿站

很多外州移民都把新山当成到新加坡“淘金”的“驿站”，他们每天摸黑越堤到彼岸工作，然后又在天黑前赶回新山，为的只是省下在新加坡吃住的高昂生活费。

黄桂良的姐夫陈友明五年前只身南下工作。由于牵挂着怡保的家人，他在三年前决定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新山，结束形单影只的生活。淘金人数有增无减，像陈友明这样举家南迁的例子越来越多，新山也从一个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小城市，一跃成为超过一百万人容身的大都会。

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及房屋普查的报告，在柔佛州八个县中，新山过去十年每年人口增加率一直保持第一，达到百分之四点五九，总人口也突破一百万人，从十年前的七十万四千四百多人，激增至一百零六万四千八百多人。

外州移民大量涌入，使得新山的住宅区成为一个“小马来



别误以为这是间空房子：异乡客忙于赚新币，无暇打理被当作驿站的栖身之所。

土司工作室

西亚”，皇后、彩虹、柔佛再也和福林园等住宅区，因为靠近新加坡，交通又方便，因此成为各州移民聚居的地方。

这些外州移民看起来好像已经在新山落地生根，但是内心却是飘浮不定的。虽然一家人逐渐适应了新山的生活，陈友明仍然无法摆脱典型的移民心态，他对家乡还有着一份不可言喻的感情。

“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新山定居，也许最后还是回去怡保。”陈友明谈到未来，厚厚的眼镜镜片里藏着充满不确定的眼神。

重现过番客历史

半个世纪前，这些“过番客”的祖先到南洋讨生活时，是

抱着叶落归根的希望。半个世纪后，这些“过番客”继续书写祖先的“移民史”，他们南下羁留在这片看似熟悉却又陌生的自家国土，仍然抱着“衣锦还乡”的憧憬。

“我想多赚些钱，再回怡保做生意。”黄桂良口操浓浓广东腔的华语，一言道尽许多“淘金客”的

新新语录

“很多内部移民到新山是因为要到新加坡工作，但新加坡生活高，所以就住在新山。这种（移民）现象是比较少有的。”

新加坡华裔馆馆长
纪宝坤教授

心声。

去年9月初，新山的新市长拿督佐哈里苏拉曼宣誓就任，并表示将延续上一任市长的亲民政策，不过他也坦言，亲民政策有时无法获得民众的支持，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新山区有很多外州搬来的市民。

“这些市民不是新山本地人，参与程度没有那么热烈。”佐哈里苏拉曼对记者说。

在新山的许多住宅区，常常可以看到这番景象：屋外停满六七辆摩哆车，门口长满野草，没有半点“家”的感觉，八九成是外地人租赁的房子。

“他们每天进进出出，一放假就回自己家乡，新山根本没有让他们留念的地方。”一名皇后花园的居民说，很多外州移民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的一切，对新山没有归属感，也从来没想过要在这里落地生根。

外州移民内心漂浮，让新山面临认同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却是新山的一个转机。

在新山出生，专研移民政策的新加坡华裔馆馆长纪宝坤表示，来自各州的移民虽然对新山缺乏认同感，但是他们却带来多元的文化，这些多元文化的融合，反而更容易培养出新的地方意识。

人才流失 政府的痛

然而，如何凝聚这些外州移民的向心力，并非柔佛州政府当务之急。望着成千上万每天涌到新加坡工作的子民，这种“人才流失”的尴尬和无奈，才是柔佛州政府所难以化解的。

“离开云顶机构

新新语录

“我非常赞成新加坡政府引入外才，越多进来越好，因为他们肯奋斗，让新加坡年轻一代挫折一下。”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黄昭虎

后，在新山，我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史玫瑰目前任职于微软新加坡分公司。新加坡公司给予员工的月薪高，进修机会多，而且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是许多有志青年向往的工作环境。

新新语录

“新山的好处是靠近新加坡，坏处也是靠近新加坡。”

澳洲国立大学南方华裔研究中心访问学者
陈松沾

新山虽然贵为我国第二大城市，某些专业领域如电脑工程、大众媒体等，

仍然处在草创阶段，工作机会犹如沙漠求水。相形之下，与时俱进的新加坡显然是新山人才趋之若鹜的选择，而新加坡积极招揽外来人才的政策，更让双方一拍即合。

壮志难酬，最令人感到沮丧和遗憾。在新山，那些年轻有魄力的人才，政府很难说服他们，他们更难说服自己留在新山。

王志祥三年前从美国大学毕业返马，当时适逢经济危机。找工作时，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到新加坡发展。三年来他在新山一家大型的外资工厂当工程师，在新山算是高薪人士，但是他那些只有学院文凭的高中同学，在新加坡拿的薪水比他还高三四成。“为什么不到新加坡”的疑问数年来不断在他耳边重复。

新山人到新加坡工作，已经变成理所当然的选择。辞掉在新山的工作，准备到彼岸找事做的周文强说：“以前的同事叫我千万别回来新山工作，他们是因为有家累走不掉，才留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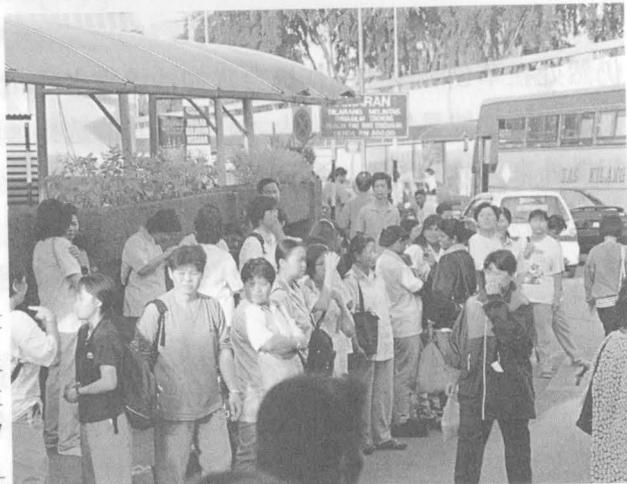
不管是专业或技术领域，新加坡持续大量吸纳新山的人

力，造成新山工业领域出现人力断层现象。长期面对员工高流动率的问题，引进大量外劳成了解决之道。

柔佛州移民局局长达斯宁表示，新山有许多公司，尤其是厂商偏向聘用外劳，而他们的理由是当地工人要求的薪水太高，所以被迫雇用外劳工作。

外劳解决人力不足问题

据柔佛州移民局统计，柔佛州外劳人数已超过七万人。去年的柔佛州社会经济报告书显示，在州内的经济生产中，去年



等待厂车的女工：新山的劳动队伍积极投入新加坡的经济建设；新山却面对人力短缺的问题。

士司工作室

外劳就占了百分之六十三点五，连续三年有增长的趋势，大大减轻了柔佛州人力匮乏的窘境。

每天约四万人乘搭各类交通工具往长堤两岸工作的画面，在一般人眼里是极其壮观，但是看在政府眼里，却显得那么的刺眼。的确，这么多新山人为新加坡带来繁荣和提高生产力，而新山却需要从国外引入更多外劳来解决人力短缺的问题，这是挺荒谬的事。

在为柔佛州勾勒二十一世纪理想的发展蓝图时，州务大臣

阿都干尼承认，在享受与新加坡为邻的优点的同时，柔佛州也得面对一些负面的影响。例如柔佛州的智慧型工人被高薪所吸引，而外流到新加坡去。

去年，国际贸易和工业部长拉菲达对二十万马来西亚人选择越过长堤工作而感到惊讶。她说，柔佛州十分缺乏劳工，造成一些投资者不愿在柔佛州设厂，长期下去是国家的损失。

其实，更大的损失是国家流失了这些优秀的人才。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已经和柔佛州政府探讨人民涌入新加坡工作的课题。

“不用调查的啦，人家给的工钱高，福利又好，发展机会又大，谁会不动心？”目前仍在找工作的周文强说，新山和新加坡距离这么靠近，可以每天来回两地，真是符合年轻人“钱多离家近”的觅职条件。

没有人能阻止新山人寻找更好的收入和工作环境，尽管政府一再呼吁国人应该为国家的长远利益着想，留在祖国工作，

但是摆在新山人眼前的实际利益，却常使到政府的声声疾呼显得孱弱无力。

面对中央政府的不懈，柔佛州政府大概也只能用“全球化”的观念来稀释眼前的尴尬。

这股当红的趋势，让国与国之间的界线模糊

了，到哪里工作似乎已经变得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为人类的进步作出贡献，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优秀的人才就会回来为家乡。

新新语录

“我们这里的人才不应该流到新加坡去，这是不正常的，是政策的错误。”

新山华社长者

丹斯里郭鹤尧

新加坡是人才的蓄水池

曾在新加坡电子业贡献多年的郑达光就提出了相当积极的想法。他说，我们应当把新加坡当作我们的蓄水池，没有它，我们的人才去得更远。

其实，新加坡这个人才的蓄水池也难有满溢的时日。源源注入这个蓄水池的新山人，正是维持水位的重要源头之一。

流过去的水，过不久便混合了。假以时日，这些往来新新两地的人才，和眼下我们所见所闻的新加坡人是不会有两样的。到那个时候，新山用什么条件来唤回这群已受“全球化”趋势洗礼的子民呢？

今年2月，副首相阿都拉巴达威到新加坡出席一项座谈会。面对台下四、五百位流出去的人才，也只能邀请他们“有空回来马来西亚吃榴槿”，引来在座的自家人报以热烈掌声。

副首相真难为呀！他只能用榴槿来激起这些人才的乡愁，这样才可能吸引他们回访祖国；至于要求他们回国效劳的呼吁，副首相压根儿说出口。

新山，能叫人感情用事的条件并不多。“提到宽柔中学还可能让我激动一下，其他还能让我感动的只剩下家人啰！”在新加坡任教三年的彭念莹说。

来自家人的牵引力，以及对自家土地那种无法言喻的感情，或许真能让一些人回心转意。

“对我而言，从前每天往返两地工作的生活，纯粹是向钱看齐的价值观作祟。”钟嘉源曾在新加坡吉宝船厂担任工程师，过去两年都是骑摩哆车到新加坡工作。

在那段日子里，每天苦于舟车劳顿，回到家已是精疲力尽，想好好陪陪家人也变得力不从心。那种只有工作，忽略健康，没有家庭温馨的煎熬令他重新思考价值观的定位，最后他

毅然放弃月薪高达三千余新币的高职，回返新山管理家族生意。

至今，钟嘉源仍坚信，事业与家庭并重才是自己想过的生活，纵然有机会重返新加坡工作，也不为所动。

不过，像钟嘉源这样回流的例子还是寥若星晨的。每天引颈长盼，等着对岸传来工作消息的新山人，仍然叫我国的人力资源部感到心寒。

“许多前来登记觅职的人，都把目标锁定在新加坡。那些有中等学历的应征者，不愿在新山当文员，情愿屈就彼岸的女工一职。”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李柔云对时下年轻人重金心态颇为气结。

她摇摇头说，一些好高骛远的应征者，尽管资格不符，依



血汗钱增值站：阿福街的钱币兑换商铺林立，打工族赚了新币，换成零吉，收入马上多了不只一倍。

然抱着“外国月亮比较圆”的心态赋闲在家，等待虚无缥缈的工作机会。

新币掩蔽新山人理智

那些没有能力到新加坡工作的人，如果硬要和“新加坡因素”沾上边，也许只能从狮城客下手。在新山，不管是新加坡

人或到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都是被窥伺的“猎物”；从这些人身上，无法赚新币的遗憾很容易就得到弥补。

一位老新山人忧心忡忡地表示，新山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恶化，一味地想赚新币，希望从汇率差距中赚取多一倍的钱，结果走上了歧路。

新币的魅力实在太大了，有时候足以掩盖一些新山人的理智。每天出国工作的人潮中，没有工作准证或非法入境工作的新山人不在少数。他们铤而走险，每天到新加坡“跳飞机”。

四十多岁的林家强就是这样一个冒险赚新币的例子。每天一早，他就来到新加坡某个油站旁，等待工头来要人。顺利的话，一天有二三十块新币的收入，万一等了一个早上都没有工作，就当是休假一天。

像林家强这样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大多是做散工、陪月嫂之类处于灰色地带的工作。他们每个月频密的出入境纪录会让新加坡移民厅官员起疑心，通常的惩罚是一两个月内不能入境新加坡。但是对林家强来说，解禁后又是一条好汉，他又可以继续到新加坡赚新币了。

新贵族崛起

在新山，手中持有新币的人才算厉害。不管你是合法非法，只要能到新加坡捞一笔，回到新山就能过着贵族般的生活。

陆佑鸣在新加坡电脑公司当程式设计员，他每天从家里开着车子到新山关卡附近的月租停车场停放，然后再搭一七〇巴士到新加坡上班。目前他月薪新币四千元，相等于马币约八千多元。这样的收入让他在三十岁以前，就买了一栋排楼，还养了一辆外国进口车，俨然一名新贵族。



从老百姓变新贵族：每天早上挤巴士到新加坡工作，为的就是追求更宽裕的生活。

对那些无法每天通勤而必须在新加坡居住的新山人来说，哪怕一星期只享受一两天贵族般的生活，却也甘之如饴。

史玫瑰和朋友在新加坡合租一间房同住。对她来说，那里只是个睡觉的地方。星期五，是史玫瑰一星期里最期盼的日子。那天下班后，她一心只想赶搭火车回家。

像史玫瑰一样，每周回新山一次的约有一万人。这些人在新加坡也许过着像苦行僧的生活，但是一到周末就苦尽甘来，他们手持新币踏入新山，身分即刻跃升到驾豪华轿车和住高级公寓的阶级。

这些因为“新加坡因素”而兴起的新贵族越来越多，形成一个新山特有的社会阶级，不但拉大新山的贫富差距，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他们挟着自信和财富穿梭新新两地，逐渐偏离马来西亚的现实；他们越来越不像马来西亚人，以后要融入马来西亚的社会就更加困难。

国籍主宰发展前途

对有才能的新山人来说，赚新币不是难事，但是有时候却要付出代价。面对外来人才的竞争，新加坡国内也传出反对声浪，消弭同事或主管的保护主义和刻板印象成为新山人在异乡

工作的额外负担。

“我不喜欢被列为第二选择。”何志辉现任新山某动画公司的美术总监，两年前曾在新加坡工作一年，实在无法忍受上司对马来西亚员工所贴的标签。能力往往不是分配工作或加薪考量的指标，国籍才是一切的主宰。

“你什么时候申请新加坡公民？”这是上司在考核员工升迁机会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国家机构的高层职务，纵然没有明文规定，上司的自我设限也会抹杀一个发展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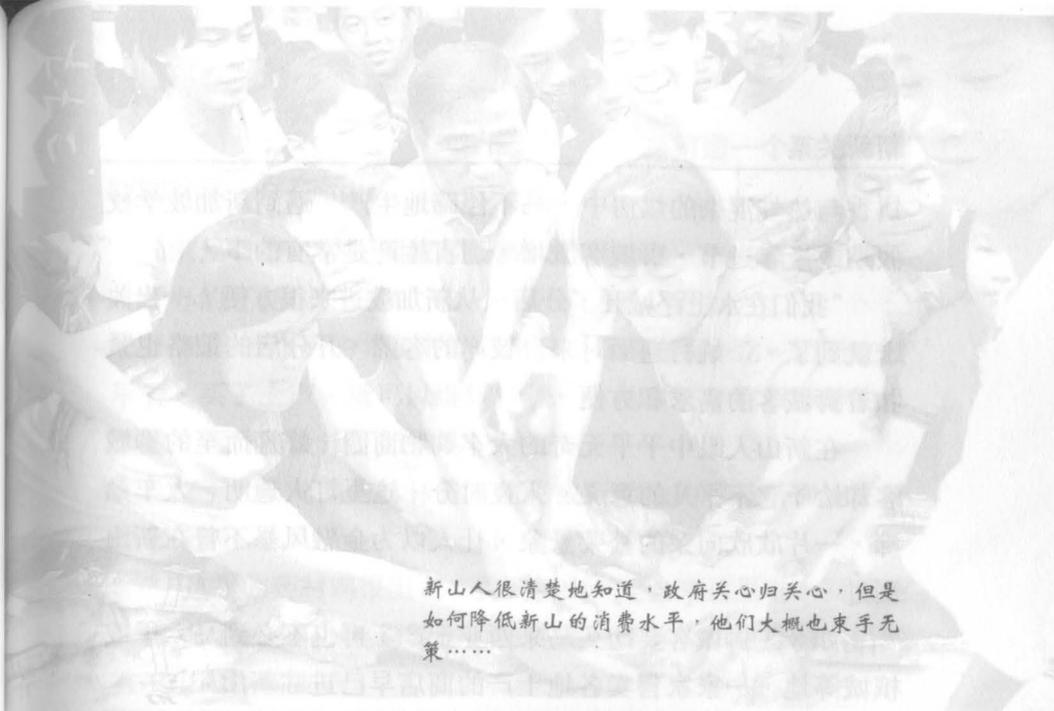
在公司表现卓越的钟嘉源，颇受上司器重，多次明示他人籍新加坡，然而，一个“不”字扼杀了加薪幅度和升职机会，前途与钱途一片黯淡。

相形之下，国籍模糊和身分不明确显然是在彼岸发展的最佳状态。一边持新加坡永久居民身分证，另一边又不轻言放弃马来西亚国籍；既享受新加坡的经济成果，又不必割舍马来西亚的发展潜能。坐视两岸的发展情况，结合两地的优势，营造最理想的生涯规划。触及国家认同的敏感问题，一切尽在支吾中带过。

新山人到新加坡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生活，在“赚够”之后衣锦还乡的侨民心态依旧根植心中，只是“祖国”不同了。世事难以预料，尤其是这个祖国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深刻的意义，面对美好、安全和富裕的新加坡，将来“祖国”再替换一次也不足为奇。

即使这一代人仍然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但是异国婚姻的发生，不论是娶是嫁，国籍的转换迟早在下一代身上发生。

这些问题很恼人，政府不能逃避，新山人也必须勇敢面对。



新山人很清楚地知道，政府关心归关心，但是如何降低新山的消费水平，他们大概也束手无策……

打造一个购物天堂

铃铃……铃铃……

星期天早晨的电话声响，传入姚行通耳里，显得特别急促。不出所料，电话另一端传来导游催促开店的声音。

“平常我们是早上八点营业，但是如果从新加坡进来的旅游巴士早到，我们就得配合，提早开店。”姚行通一边讲述饼店的营业情形，一边小心翼翼地排列刚出炉的豆沙饼。

姚家举家从檳城南来已有二十年光景，进驻大丰花园商圈，奠下亿香食品公司的根基。在兄弟七人齐心合力经营下，一脉相传的祖业在这里蓬勃发展。古早秘方，配合黄金地段的优势，自制的豆沙饼享誉新加坡，成为游客炙手可热的土产。

“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新加坡顾客比平时多出好几倍。”姚行通指出星期四开始，一家大小就处于备战状态，大量增产。从炒馅、屨粉、包馅、烘焙，各自站好工作岗位，从早到晚，在

饼香与热气混杂的烘房中，马不停蹄地生产。遇到新加坡学校假期或逢年过节，狮城客激增，通宵生产是常有的事。

“我们在水上浮城开了分店，从新加坡进来很方便，一出关卡就到了。”姚行通面对来自彼岸的客源，开分店的策略也紧扣着狮城客的需求和方便。

在新山人眼中平平无奇的大丰购物商圈，蜂拥而至的狮城客却给予它不平凡的意义。入夜时分，这里灯火通明，人车鼎沸，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让人以为金融风暴不曾在新山刮过。

如今，狮城客要购买马来西亚土产，再也不必到马六甲或檳城等地，一家家售卖各地土产的商店早已进驻新山。



成排并列的新加坡车：新山百货公司内，狮城客比比皆是。

士同工作室

“来来来，试吃一片，这种口味很不错。”在大丰商圈的另一隅，“鱿鱼先生”店内，殷勤的招待声此起彼落。一个个门市小姐紧随顾客，适时递上各种不同口味的鱿鱼产品，服务态度毕恭毕敬。为了配合讲英语的狮城客，要当这里的店员最基本的条件是懂得英语。

面对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小吃和土产的诱惑，加上物美价廉，狮城客人手一袋，五十、一百零吉的消费算是小儿科。

吃喝玩乐 尽在新山

满足口腹之欲是狮城客到新山的目的之一。在新加坡旅行社举办的“新山一日游”中，一切从“吃”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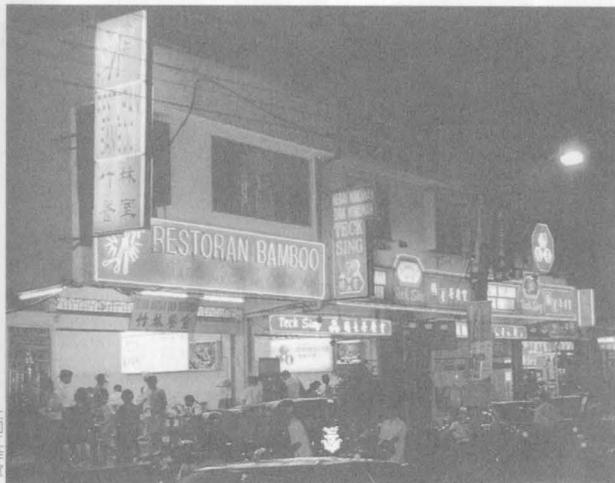
“大丰或皇后的美食中心是新山一日游的第一站，团员吃过早餐、买了土产，就可以继续行程。”从事五年兼职导游的卓柔娟，对行程设计了如指掌。

位于大丰商圈的竹林餐室前，成行而泊的尽是新加坡注册的车子。

“这里的药材鸡很出名，我到新山一定会来这里吃，而且还会打包回去。”一名狮城客边尝美食边说道。在他身后，仍然有不少人在等位子。

在新山不难找到这些“客似云来”的餐馆。光临的顾客群中，不少是先以生硬的华语点菜，回过头即以流利的英语在席间交谈的狮城客。这些老饕的活动范畴已不限于新山市中心，淡杯的烫鱼摊、柏龄的海番村、乌鲁地南的新邦饭店等，在狮城客口耳相传下，已经成为彼岸食客大快朵颐的地方。

听过喜宴团或新居人伙团吗？



夜幕低垂的大丰商圈餐室：客源不绝，店内老板、员工忙不停歇地重复着点菜、上菜、结账的动作。

士同工作室

这是民间交流的产物，通常是公司自组成行，出席同事在新山家乡所设的餐宴。道贺之余，观光和购物的安排更丰富了行程。

“水果团和拜拜团是最受欢迎的旅行配套。”举凡水果季节，无论是榴槤飘香或是芒果盛产，卓柔娟总是连续几天，带着一车车的团员，在果园内的树荫下大快朵颐，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享受新鲜的水果。

不管是水果团或拜拜团，在节目的尾声，来自新加坡的团员都会要求到新山市中心吃顿丰盛的晚餐，有时间再买些土产，然后才心满意足地踏上归途。

“新加坡人长期生活在大都会的压力下，每逢周末假日，就想逃离那空间局促的小岛，出外松弛紧张情绪。”卓柔娟认为，新山一日游在新加坡很受落，主要是因为这里幅员辽阔，不乏自然景致，令人心旷神怡，是狮城客向往的休闲好去处。

在新山，规模大小不一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就有十多个。星期六和星期天，这些俱乐部的停车场都停满新加坡注册的车子，让人仿佛置身在另一个国度。据奥斯汀乡村俱乐部总经理



土司工作室

挥杆乐园：新山共有十多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新加坡人占会员人数之冠。

沙凡指出，该俱乐部会员中有百分之七十是新加坡人，每逢周末，他们都会越过长堤来这里消闲，俱乐部的设施常常不敷使用。

纾解狮城客的生活压力

金融风暴吹袭东南亚后，新币和马币的汇率差距越来越大，狮城客踏进新山，手中的新币兑换成马币，消费能力马上剧增一倍。新加坡人在本国的生活压力大，花钱都很小心，但是到了新山却可以恣意消费，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

“到新山消费的新加坡人，大部分是收入较少的中低阶层。”安焕然指出，到新山的狮城客一味搜刮眼中便宜的商



嘉年华的热闹情景：全国性的促销活动，新山的收获特别丰富。

品，纯粹是一种廉价交易。

狮城客曾敬聪刚添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而一岁半的大女儿也还在喝奶阶段，三个孩子喝奶水喝得凶，迫使曾敬聪一个月至少一次越堤到新山大人霸级市场采购奶粉等日常用品。

“新山的奶粉价格比新加坡便宜几乎一半，我一次就买了半打。”吴敬聪说，在新加坡的生活费压得他喘不过气，新山的日常用品这么便宜，为了维持家计，塞几个小时的车也要来。

“一美元换三点八零吉，到马来西亚旅游，让你享受贵族般

的待遇、过皇族般的生活……”购物嘉年华的广告在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展开频密的宣传攻势。打着消费低廉，却享受一流的号召，向外国献媚。以汇率差距为促销旗帜的宣传策略，在去年购物嘉年华高唱丰收之歌。

十年来，稳坐我国旅游大户的新加坡，对去年8月新山购物嘉年华的反应空前热络，逾一百九十八万人次前来购物，比一月份所举办的大倾销活动所吸引的狮城客数量，增长了百分之八十五，也创下有史以来最高记录。

新山没有马六甲的浓郁古风，不及吉隆坡的都会繁荣，却吸引大批狮城客长期惠顾，主要的原因出现在两地币值的差距。在马来西亚大概没有一座城市像新山那样，能让大约一百家的钱币兑换所生机蓬勃。

根据柔佛州政府向钱币兑换商进行的调查，钱币兑换商平常日子平均兑换是一百八十万零吉，周末则多达九百万零吉；

新新特写——新加坡人的新山一日游

星期六早上七点，陈贵南一家趁早躲过长堤的拥挤车潮，顺利进入新山市中心。解决早餐是周末到新山度假的第一个节目。

“顺利花园的肉骨茶很出名，我们来到新山一定会去光顾。”陈贵南说。

在肉骨茶餐室填饱肚子，悠闲地喝杯中国茶后，陈贵南带孩子到隔邻的杂货店买些零食，再赶赴第二个节目。

车子一到奥斯汀乡村俱乐部，一家人的活动暂时分开。陈贵南约了朋友打高尔夫球，陈太太则驾着车子带孩子到相距不到五公里的大人霸级市场。

早上十点多，大人霸级市场内有些商店还没开门营业，但

每月平均兑换七千八百多万，每年流入新山市场的新币接近十亿零吉。

大人霸级市场、假日广场和城中坊等都是新加坡人耳熟能详的黄金购物商场。目前被形容是汇聚最多狮城客的大人霸级



霸级市场的人潮：国界拦不住消费欲望，新山零售业者靠狮城客打下江山。

是停车场已经停放了不少新加坡车子。这些狮城客和陈太太一样，利用顾客比较少的时段，到霸级市场内购买日常用品。

“通常我会把要买的东西先写下来，到时候才不会遗漏。”陈太太说，连新山人都认为霸级市场的东西比较便宜，更何况是新加坡人，所以到新山度假前，列下购物备忘录是必须做好的功课。

午餐时间，陈太太和两个孩子在霸级市场享用，不管是道地美食或孩子们钟意的快餐，价钱都比新加坡便宜差不多一倍，大家吃得很舍得也很开心。

下午三点是接先生的时候了。陈太太把孩子赶上车子，直驱高尔夫球场。打了四个小时高尔夫球的陈贵南仍然精神奕奕，大伙按照计划，到乌鲁地南外婆家探亲。

市场，在工作日，彼岸的客户占百分之二十，而周末的狮城客更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五，最高峰可达六万人。新加坡人的市场庞大，大人霸级市场去年带着马来西亚的成功模式越过长堤，登陆新加坡，希望在新加坡也能打出一片江山。

狮城客无孔不入

新加坡人这股强势的消费能力，普遍让新山的商家受惠。他们的消费场所包括百货公司、加油站、菜市场、娱乐场所、餐馆、小贩中心，乃至修车厂。

每天一大早，就有新加坡人“出国”买菜。在新山的巴刹里，处处可见狮城客讨价还

新新语录

“新山是新加坡人买便宜货的天堂。”

新加坡电视台编导

梁碧瑶

陈贵南一家人都喜欢到外婆家，除了探望年迈的外婆，他们也可以体验乡村的生活。外婆家旁边是自家的果园，陈贵南两个自小生长在城市的宝贝儿子来到果园，就像脱了缰的野马，徜徉在乡野情趣当中。在果园内边吃着现摘的新鲜水果，边和亲戚朋友寒暄，下午很快就过去了。

天色暗了，向外婆道别后，陈贵南一家人也要打道回国。一整天的活动，已经消耗大量体力，大伙儿决定好好吃一顿，补充能量。孩子们吵着要吃海鲜，陈贵南最后选择到百万镇一家靠海的餐馆享用海鲜大餐。

对狮城客来说，望著近在咫尺的祖国，在徐徐海风伴随下享用美味佳肴，别有一番风味。付账时，陈贵南忍不住吐出舌头，“这餐大鱼大虾才百多块钱，在新加坡，没有两三百块钱

价的声音，就连专为本地人而设的农民市集，也常见到他们的踪迹。根据联邦农业销售局估计，农民市集的顾客当中，新加坡人就占了百分之三十五。

两年前，新山中央医院出现邻国病人日增的趋势，查明后发现，这些病人是冲着便宜的药品而来，坐享我国政府津贴国人的医药优惠。一些糖尿病人在新加坡买一个月的药要六百零吉，但是在新山中央医院只要付二零吉就可以拿到。时至今日，仍有不少狮城客越堤到西药店购买药物。

过年过节，也是新山商家喜气洋洋的日子。时新和紫馨等西饼屋的精致月饼和新春糕饼，在狮城客眼中，新鲜又便宜，无疑是送礼佳品。新山几家颇有名气的饼家不约而同在新加坡的广电媒体打广告，手笔之大，狠狠地将新加坡当地的同行给比了下去。

一切的投资都有回报。在新春期间，狮城客纷纷慕名而

是吃不到的！”

回程中，陈贵南还在大丰商圈买了豆沙饼和肉粽，然后再为车子添满油。星期天晚上，朝往新山关卡的敦拉萨大道总是塞满赶着回家的狮城客，陈贵南一家人利用这段塞车的时间，兴致勃勃地讨论下一次到新山的行程。

“一天的行程有点赶，下一次也许我们可以在新山的酒店住一晚，可以玩得从容一点。”陈太太说。坐在后座的小孩直嚷着忘了买玩具，陈贵南转过头去对他们说：“没关系，下个星期爸爸再带你们来买。”

有了这样的承诺，两个小孩也不嘟囔了，车子这时缓缓驶过新柔长堤，结束了一家人在新山的一天。

来，占了这些糕饼店顾客总数的三成到七成，怎么不叫老板眉开眼笑呢？

每逢佳节，对新山商家来说，无疑是赚钱的大好时机。但对一些新山人来说，却是痛苦的时刻。

黄萱萱的新加坡同事每年都托她从新山买来月饼和肉干等应节食品。在必要的时候，她还要组一个购物团，带着一批新加坡同事奔波于新山的各大购物中心。

陪着同事疯狂购物的情景，不禁勾起黄萱萱的童年回忆。十多年前，她也常这样陪着妈妈到新加坡的兀兰大肆采购。那时候，两地货币兑换率的差距小，新加坡又是个自由港口，百货商品便宜，所以黄妈妈和许多新山人一样，常到新加坡买水果、衣服、毛巾和白米等。在通过关卡时，他们还要使尽各种障眼伎俩，和关税人员斗法，以躲过缴税的噩运。

研究新山历史的舒庆祥说，七八十年代，新山的购物中心很少，大家都习惯到新加坡消费。那时还有许多新山商家为了避免抽税，特地花钱请一些家庭主妇，到新加坡的兀兰买便宜的百货，每个人一包一包地带回新山，然后交由新山商家售卖。



兀兰零售商场：
从前是新山人越
堤到新加坡来买
便宜货，现在情
况已全然改观。

士同工作室

“没想到现在是由我从新山带肉干和月饼到新加坡卖。”黄萱萱自嘲地说。

两岸购物风潮大逆转

货币兑换率的差距改变两岸人民经济往来的方式，也加速新山经济的繁荣。

新新两地十二项消费物品价格比较 (1新元兑2.1马币)

商品	规格	新加坡		
		新山	RM	RM
麦当劳鱼柳包套餐	大份	7.90	5.30	11.13
美珍香猪肉干	1 公斤	46.00	35.00	73.50
炒河粉	1 碟	3.00	3.00	6.30
Scott卫生纸	10 粒	4.75	4.15	8.72
Myojo 干捞面	5 包装	2.75	1.80	3.78
Holick 冲泡饮品	1 公斤	18.00	10.50	22.05
Fernleaf 全脂奶粉	2.5 公斤	28.00	15.60	32.76
HL牛奶	1 公升	3.30	2.65	5.57
红鹰牌食用油	5 公斤	10.95	10.50	22.05
菜心	1 公斤	1.20	4.00	8.40
宝路狗粮 (鸡肉)	3.5 公斤	47.50	29.50	61.95
盗版影音光碟	1 片	5.00	7.00	14.70

士同工作室

新山华社长者丹斯里郭鹤尧每当被人问起新山早期的发展时，他总会说：“从前的新山只有两排店屋，哪里像现在这样。”

其实，在八十年代之前，新山的商业气息并没有这么蓬勃，购物中心更是屈指可数。新山第一家购物中心在七十年代中开幕时，许多新山人都一笑置之。

“许多人准备看着它倒闭。”舒庆祥说，那个时候新山人都不会在新山购物，更不用说是新加坡人了。

然而，舒庆祥没有想到，二十年后，新新两地人民的购物风潮出现逆转，让他领教了“风水轮流转”的道理。从前只有

两排商店的新山，现在却约有十四家购物中心，包括四间霸级市场，同时还有七十间酒店，俨然一个购物天堂。

新山目前的繁荣景象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建立起来的，狮城客是灌溉这片肥沃土地的其中一个园丁。为了避免“吓走”这批带动新山经济繁荣的人，柔佛州政府可谓用心良苦。

喧闹许久的“征收入境税”课题，在新山市议会里一再成为议员讨论的焦点。收与不收，实在使州政府陷入两难的困境。去年12月，柔佛州旅游及环境委员会主席拿督蔡细历答复议员询问时表明，政府现阶段无意向通过新加坡入境柔佛州的外国游客征收入境税。

他说，柔佛州目前最实际的是采取有效策略吸引外国游客，包括新加坡游客在柔佛州逗留更久，以加倍刺激柔佛州经济成长。

由此可见，州政府非但不要“吓走”狮城人，反而还想尽办法吸引这些彼岸消费者，以让新山成为本区域的购物天堂。



新山关卡的车龙阵：你来我往，新新两地的经济列车川流不息。

星洲日报

去年底，州政府运筹帷幄，耗资十二万零吉装修新山关卡，增加通行车道，以减低交通阻塞的情况，希望能获得实质的经济回馈。

新加坡人喜欢到新山消费，新山商家也引颈长盼彼岸前来的购物人潮，你情我愿，符合自由经济的发展原则。但问题是，新新两地这种互利互惠的经济关系，却原来脆弱得不堪一击。

马新关系左右新山繁荣

新山的经济发展有一个简单的逻辑：马新关系好，新山歌舞升平；马新关系坏，新山市道一片萧条。马新两国政治层面的短兵相接，新山经济必遭池鱼之殃。

“我们只希望新马关系保持友好。”姚行通说出许多新山商家的心声。

他表示，1998年，两国在丹绒巴葛火车站的问题上，相持不下；稍早以前，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将新山形容为罪恶之城，两国关系吃紧，狮城客为之却步，饼店业务两度遭受波及，生意量大跌。

对新山许多商家来说，马新关系恶化就像是一场天灾，事无先兆，令人措手不及。“新马关系一有风吹草动，恶梦就来了。”一名商人说。

1997年9月，新柔长堤罗里严重阻塞，不但影响到两地货物往来，也对新山的旅游业、餐饮业和零售业造成严重的打击。许多旅行团因为堵车而到不了目的地，被迫取消行程。那段时期，从新加坡进入新山的旅游巴士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新山的购物中心、餐馆和娱乐场所，生意也下跌了百分之三十。

新加坡民间组织的自律能力很强，无论是旅行社或是人民协会，在两国关系紧绷的时刻，组团的成数必定锐减，严重打击新山的经济。“这种打击，从司机、导游、钱币兑换铺、购物商场到餐馆，无一幸免。”一名商家说。

“我们所看到的新山的繁荣景象，其实很多是建立在很虚无的基础上。”一名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新山人说：“如果两地货币差距缩小，或者新加坡人突然不来了，新山很多商店可能就完蛋了。”

今年新年，新山商家正大展拳脚，准备大赚新加坡人一笔的时候，交通局竟然在新山市中心设置路障，或到各大霸级市场检举没有缴交通传票罚款的新加坡车主，新山商家的心马上冷了一半。

掌管柔佛州旅游业的蔡细历马上为商家说话，他表示，交警的举动已经吓走一些新加坡游客。

新山部分商家脸色惨绿，一方面是因为马来西亚交警不给面子，另一方面是新加坡政府宣布禁止马来西亚猪肉干入境所致。这一禁令，让新山的肉干摊生意大减，也连带使腊味摊受影响，“狮城客少了许多，生意下降了四十巴仙。”一名腊味摊主说。

供过於求 经济发展不平衡

其实，即使“新加坡因素”继续存在，在大家争着分一杯羹的情况下，新山也会面对市场饱和的一天。

“现在，这里的新加坡客大概只有以前的一半。”在假日广场开业十二年的黄毓豪，经历业务起落，感慨无限。曾经风光一时的假日广场，在霸级市场的割据下，此刻正面临狮城人潮渐去的危机。

在新山市中心走上一圈，不难发现许多瘫痪的建筑工程，与喧嚣景致配搭成突兀市貌。一座座百废待兴的建筑物，坦荡荡地揭露新山毫无节制发展经济的后遗症。

“以新山的城市发展趋势而言，钱的主导因素很大。”专研

新新语录

“新山一直在变化，而且没有规划地发展。”

新加坡新闻时事节目主持人

曾月丽

城市规划的杨善勇认为，一窝蜂发展的现象，使新山某些经济领域有发展过剩的现象，例如购物商场。

环顾新山的商业建设，购物商场林立，却虚有其表。号称面积最大的好世界购物中心在众人唏嘘下宣告结业；而新山的另一隅，水上浮城正如如火如荼地招徕商家，蓄势待发。

“有些新的购物中心还没来得及去逛就倒了，不过很快地另一家新的购物中心又出现。”一位新山人说，大家好像都赶着赚新加坡人的钱，但是都很盲目，没有做长远打算。

根据DMC调查公司所发表的年度产业报告书，新山的办公大楼几乎可以用景况凄凉来形容，有一半的办公室空间闲置一旁。而新山各个购物中心的出租率也出现巨大差距，大部分的购物中心都无法把全部商业单位租出去，有的购物中心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店面成功出租，大部分业主还得降价求存。

这种放纵式的经济发展是脆弱而危险的。常周游东南亚各国的商人陈松沾每隔一阵子回到新山，总会为这座没有经过规划发展的城市感到担心。

“新山的商业中心一直在转移，新的取代旧的，旧的就这样被放弃了。”陈松沾认为，政府不能放纵这样的发展模式，应

该具体地规划整个城市的未来。

游牧经济 无法永续经营

在自由市场力量牵制下，新山以“游牧方式”发展经济，“用过即丢”的短视眼光，缺乏永续经营的理念，让新山这座城市出现发展不均衡的危机。

“总有一天，新山这座城市会被‘用完’。”一位新山人说：“新加坡游客可以北上到居銮或峇株巴辖等城市继续消费，那时新山就可能被遗弃。”

游牧式的经济模式导致新山面临发展过剩的危机，然而更大的隐忧是，城市繁荣后，紧随而至的社会问题，往往被量化的经济利益所蒙蔽。

环顾新山的市场景象，举凡邻国归类成违法的服务或商品，在新山市场即刻成为抢手货，甚至掀起一股热潮。例如有“小合艾”劣誉的大丰商圈和盗版光碟泛滥之城——假日广场，在彼岸消费者的助势下，使原本棘手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

入夜的大丰商圈，在霓虹灯海的笼罩下，摇身一变，成为

新新特写——包二奶

香港人到深圳包二奶，有些新加坡人也到新山上演同样的剧码。

为了掩人耳目，这些出手阔绰的新加坡人，选择在新山金屋藏娇，每星期定期越过长堤来偷腥。

从事广告生意的黄国钦，有一次陪一名新加坡客户在新山游车河。这名客户骄傲地述说他在新山的风流史，他看黄国钦一脸怀疑的样子，决定带他“见识”一下。

车子开到一间豪宅门口，只见这名仁兄不慌不忙地从公事

红男绿女留连的红灯区。这里有合法的夜总会；挂羊头卖狗肉的桑拿俱乐部；年轻男女飙舞、摇头的迪斯可，以及提供特种服务的卡拉OK。整个商圈都浸溺在歌舞待旦中，不受营业时间限制。政府规定的营业时间一到，铁闸砰然关上，意犹未尽的顾客可以继续狂欢到天明。

“有时，真的很讨厌这些新加坡客，载他们到处花天酒地，总觉得对不起自己的城市。”负责载送新加坡客“猎艳”的司机阿明耸耸肩说，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又要失业了。

其实阿明不必自责，因为像他这样在新山靠着非正当生意过活的人还很多。

有人担心，这股黄风虽不及泰国的合艾或印尼的峇淡岛强劲，但是声势日大，恐怕新山尚未达成国际购物天堂的宏愿，就先以特种行业扬名海外了。

畸形经济发展 破坏社会风气

拜新加坡政府严厉杜绝不良风气所赐，新山一些特种行业才能开枝散叶。过去五年，一些专做摇头族生意的迪斯可和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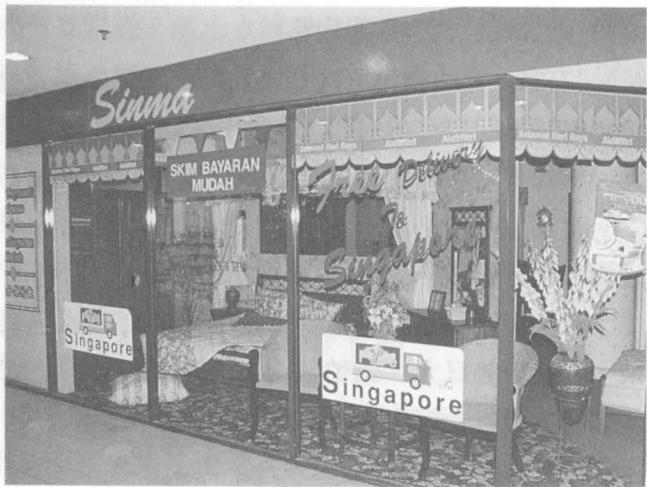
包里拿出一串电动门遥控器，选了其中一只，对着豪宅的大门一按，门打开了，他回过头对黄国钦说：“这屋子是我买给大的。”

他也不进去，便把门关上。接着，又把车子开到另一个住宅区，在一间双层排楼前停下，抓起另一只遥控器一按，大门又打开了，“这是我第二的家。”他说。

这名五十开外的商人兴致勃勃，继续带着黄国钦到一间又一间的“金屋”参观，见证了他的风流韵事。这名商人沾沾自喜的当儿，丝毫没有察觉到黄国钦一脸的错愕。

廊如雨后春笋般在新山出现。每逢周末，那些遭新加坡政府“赶尽杀绝”的摇头族和瘾君子，就会从长堤彼岸转移阵地，摇呀摇，摇到新山来。

保守估计，每逢周末，在新山娱乐场所出沒的摇头一族至



服务周到：为了争取狮城客的光顾，许多零售商店推出免费送货到新加坡的服务。

士司工作室

新新特写——和“新加坡因素”无缘的人

“鸡饭又起价了。”四十岁的张家德走进屋里，忍不住对着太太埋怨。

在新山，鸡饭、云吞面和炒粿条，这些普通的食物有些已经定价在三块半左右，令张家德一家人吃不消。

“新山的食物起价不是一角钱一角钱地起，而是五角钱一块钱地起，连杂菜饭也可以卖到四五块一盘。”张家德说，在新山工作，加薪的幅度永远赶不上物价的腾升。

“追根究底，都是新加坡人把新山的生活费炒高的。”

张家德在新山当文员，一个月挣得约两千元的薪水。这份薪水在马来西亚其它地方，或许还可以应付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但是在新山，这份微薄薪水却让张家德夫妇俩捉襟见肘。

少有五千人，其中新加坡客占了至少百分之三十以上。

盗版光碟则是另一项狮城客不想违法，却又渴望买到的商品。

新加坡政府抓盗版光碟抓得凶，新加坡人只好到新山买便宜货。假日广场在全盛时期，据说有上百个售卖盗版光碟的档位，营造“多”而“快”的竞争优势。为了避免恶性竞争，盗版商竟然通过同业公会，共同制定盗版光碟的市场定价，“这真是个讽刺的笑话。”一名文化人说。

盗版光碟有利可图，竞争激烈，大家不得不提高“服务素质”。

“买十片以上，免费送到新加坡。”除了家具和窗帘等，盗版光碟也成为免费送到狮城顾客家中的商品，这样狮城客就不必担心会被关卡官员为难。

有人质疑，在自由市场的驱使下，商人都往有利可图的领

“新山的商人乱起价，新加坡人再贵也可以买，但是我们就不同了。”张家德认为，有些新山商家态度既“媚外”又嚣张，“你向他们埋怨东西太贵，他会叫你走开，不要挡着他们做生意。”

张太太也表示，在新山生活是一肚子气，有一次她要搭计程车到新山市中心，短短五公里的路程，计程车司机就叫价十元，她忍不住“哗”了一声，没想到那位司机竟说：“嫌贵？那到对面车站等巴士好了。”

“不管是商家或计程车司机，他们很多都被新加坡人养大胃口了。”张太太无奈地说。

在新山租房子不便宜，三房一厅就要九百块钱，张家德夫妇省吃俭用，三年前在市郊买一间三房式单层排楼，价格是十

域发展，但是对社会污染却视而不见，执法单位的取缔决心会否面对挑战？这都是新山人对社会应有的人文关怀。

生活费高 新山人叫苦连天

去年，一些外州的公务员拒绝调往新山的消息让州政府感到汗颜。这些公务员因为新山生活费太高，无形中使他们的收入缩水许多，因此拒绝调派到这个“黑区”。

新山生活费高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两年前，柔佛州政府对新山市的两百三十三种必需品价格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八十种日常必需品，尤其是鱼和蔬菜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一般人把物价高涨的问题归咎于大量涌入新山消费的新加坡人。

新山消费价格冠全国，中央政府开始关注新山物价高涨的原因，让生活压力大的新山人有种被关心的感动。

然而，新山人很清楚地知道，政府关心归关心，但是如何

六万，这不是一般打工仔能负担得起的，重重的房贷将原本瘦弱的张家德压矮了一截。

为了减少开支，张家德一家人很少到外头用餐。在他们的认知里，像大马小贩中心和大丰商圈一带的餐馆，是给新加坡人去吃的地方，他们绝对不会到那里去当“冤大头”。

张太太听说到新加坡电子厂当女工，每个月有七、八百元新币，折换成马币就有一千七百多元，这样就能大大减轻张家德的负担。

在新山生活，如果没有和“新加坡因素”扯上边，似乎就注定要苟延残喘的。



生活费高涨的新山：降低消费水平，英明的政府，可有良策？

降低新山的消费水平，他们大概也束手无策。

“新山的東西不是新加坡人買貴的，而是到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買貴的。”在新山從事電子業的鄭達光說。

數以萬計到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和外州人，他們把每個月收入帶到新山，馬上暴漲一倍以上，購買力也大大地增加，成為新山物價高漲的其中一個“罪魁禍首”。

那些沒有和“新加坡因素”沾上邊的新山人，他們既不是商人，也沒有到新加坡工作。在新山的生活壓力大，讓他們叫苦連天。

新山的繁榮和昌盛，“新加坡因素”舉足輕重。不管是新加坡人或是到新加坡工作的新山人，都是刺激新山經濟發展的推手。然而，能享受這片經濟大餅的人並不多，新山大部分的老百姓並沒有因為“新加坡因素”而分享到經濟成長的喜悅，更多時候，他們感受到的，是遭故鄉繁榮的經濟所放逐的沉重和無奈。



百多年后，新加坡商人继续循着前人的足迹，到新山拓疆。新山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饱和而溢出的腹地……

繁荣经济的推手

别以为每天从长堤彼岸涌到新山的新加坡人都是来花钱的。其实，在杂沓而至的人群中，除了充满购物的欲望，也夹杂着许多赚钱的野心。

每天早上，新柔长堤往新加坡方向的路段总是车多人多，大家都赶着到新加坡讨生活。而相反方向的路段，刚在新加坡上完晚班的工厂女工，拖着疲累的身子，迫不及待回到新山憩息。

这时候，在新加坡居住的叶毅峰尾随着一辆辆蓝色的工厂巴士，将车子开进新山市，一天的工作正要开始。

由于新加坡的厂房租金和工人薪资等生产成本高昂，经营成衣商标生意的九龙商标制造厂在1997年将生产线转移到新山；新加坡的大本营，纯粹只是负责业务接洽和生产的前线作业。总经理叶毅峰从此必须展开特别的工作生涯，每天早上



“出国”上班，管理新山的分公司。

“在新山，我们有自己的厂房，而且工资便宜，降低成本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竞争力。”在地邻南北大道的厂房内，叶毅峰细数生产线北驻的缘故。

虽说新新两地的文化差异不大，但是经济脉搏的节奏不同。“在新山分公司的员工素质不及新加坡，工作态度也比较被动。”在商场上身经百战的叶毅峰已习惯新加坡快节奏的商业步伐，无法忍受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但是在考量两地员工成本的差距时，这种不满很快就被消解掉。

生产成本是新加坡夕阳工业存亡的关键因素。像九龙商标

新新语录

“新加坡人的投资带动新山的繁荣，也让其它城市的商家对这里感兴趣。新山人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不能逃避。”

新山商人
叶迎章

制造厂这样曾经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扮演阶段性任务的传统工业，不得不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费尽心思，生产线外移确实是时势所逼。

“幸好当初没有印尼设厂，否则现在已是全军覆没。”面对目前印尼动荡不安的局势，叶毅峰心存侥幸。虽然新山的生产成本不及印尼低廉，但是两地仅有一水之隔，社会安定和方便管理才是关键成

因素。

新加坡经济发展溢出新山

百多年前，新加坡垦殖民将甘蜜移植到新山；百多年后，新加坡商人继续循着前人的足迹，到新山拓疆。新山拥有地理位置的优势，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饱和而“溢出”（Spill Over）

的腹地。近年来，将劳力密集与需要宽阔土地的生产线移出本国，成为狮城商人经营生意的特效模式。

新加坡消费市场上的面包新宠“早安”（Bonjour）就是一个铁证。

“早安”崛起的爆发力，就是本着“新加坡式管理”结合新山低成本的生产优势，以低价位策略，从新加坡面包市场上双雄对峙的局势中冒出，和“佳益”、“Sunshine”呈现三足鼎立的新格局。在这一激战中，“早安”得以脱颖而出，新山立下了汗马功劳。

每天夕阳斜照时，“早安”位于新山甘拔士的厂房面包香味四溢，让在附近工作的人垂涎三尺。

“听说这种牌子的面包很好吃，但是我们在新山却买不到。”在“早安”制造厂附近工作的李长罗说，1998年，“早安”设厂之初，新山甘拔士区居民只能嗅到这股出口到新加坡的香味，或从电视广告看到面包的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却尝不到久闻的“早安”面包。

去年初，争夺面包市场的烽火由狮城蔓延至新山，引颈长盼的本地居民才等到“早安”面包的面市，“新加坡市场这么小，马来西亚应该是他们要争取的市场。”李长罗说。

除了生产和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市场因素也是新加坡商人考量的重点之一。与新加坡弹丸之地的市场相比，马来西亚的发展空间显然更大，狮城业者开始觊觎这块经济大饼。

“新加坡只有三百多万人口，学生一年才四五万，马来西亚的学生市场就大我们十倍。”有鉴于马来西亚人日益重视教育，i-VENTURE新加坡公司的董事主席黄昭虎十分看好这里的市场潜能。

i-VENTURE 是百分之百的新资网络公司，去年10月初在



士司工作室

掀开经济新页：知识型企业 i-VENTURE 立足新山，开拓大马市场，放眼世界。

新山设分公司，负责制作和生产网上教材。他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很有响：以享誉全球的新加坡教学体系，配合低廉的成本，立足新马市场，放眼海外。

新山分公司设于市内旺区，人潮聚集且朝气蓬勃的城中坊办公楼，占地面积约两千平方尺，装潢高雅，工作环境舒适。从办公室窗口放眼望去，就是连系两岸的新柔长堤。与坐落在新加坡工业区的大本营相比，气派似乎略胜一筹。

作为知识型经济，i-VENTURE公司的进驻，对新山传统经济发展带来突破。电子商务无疆界，公司运作的地点不受局限，像i-VENTURE公司这类新兴专业领域，在新山设分公司，可以缩短公司的草创期，起步更快。

“除了成本和地理因素，文化契合是我们选择新山作为马国

新新特写——新加坡人开马来西亚车子

新加坡人在新山是交警特别“关爱”的对象，也时常成为歹徒下手的目标，其中一个让别人认出的身分特征，就是他们所开的新加坡注册车子。

那些因为投资而必须经常出入新山的新加坡商人为了自身的安全，想出好点子。

这些平时在新加坡驾马赛地或宝马等名贵车子的商人，会

业务起点的另一个原因。”i-VENTURE新山分公司总裁何德雄指出，设计是生产流程的一环，而文化契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山和新加坡的文化同质性高，员工在色彩运用和构图上符合狮城市场要求，且能兼顾产品本土化的发展方针，是十分理想的投资地点。

新加坡商人进驻新山

“新加坡因素”是强烈影响新山发展方向的背后动力之一。不管是夕阳工业或新兴行业，新加坡工商业大举入驻新山已经是个事实。

新加坡人在马来西亚的投资中，有百分之六十是在柔佛州。在1995到2000年，新加坡是柔佛州最大的投资者，投资总额达五十七亿元。去年柔佛州外资排行榜中，新加坡又勇夺盟主宝座，占总外资的百分之五十一以上。

“大批新加坡人到新山投资，从商业的观点来看是好事。”纸商叶迎章认为，新山经济的繁荣需要靠外资带动。

新加坡经济高度发展，已经达到饱和，“外溢”的情况在所难免。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黄昭虎认为，新山有很好的条件作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腹地。

在新山买部马来西亚注册的车子，而且尽量是一些价格便宜且较不起眼的二手国产车，将它停放在新山市中心一些商业大厦的月租停车位。

这些商人搭巴士入境后，便到停车场取车。有时他们会开新加坡注册的豪华车子到新山，然后再换车子去洽商公务。

这样一来，这些商人不但能避开歹徒的觊觎，还能免去交警的特殊对待，真是一石二鸟！

跟随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脚步，新山多个工业区应运而生。如士乃工业区是电子工厂密集区，烈光镇和斯里阿南则是中小型业者的最爱，其中不乏新国融资的印刷厂和食品加工厂。

来自新加坡方面的投资型态相当多元化，除了组织型态的融资合作外，基层的个人投资，如在新山开零售店、买卖股票与添置产业已蔚为风潮，牵涉的领域广而深。

“新山购物中心的商店好多都有新加坡资金在里面。”假日广场一名店主说，这些新加坡投资者比较了解本国人的购物风潮，知道什么东西最好卖，所以赚走不少狮城客的钱，“真好笑，新加坡人跑到新山来赚新加坡人的钱”。

在新山，最受狮城客青睐的消费市场上，各行各业都有聪明的新加坡商人插上一脚。鞋店、服饰店、小吃店、餐馆、卡拉OK或夜总会等，只要能赚钱，新加坡商人一定不缺席。

“我的新加坡同事一直怂恿我合资在新山开店。”黄萱萱说，在新加坡要开店不容易，但是要在新山当个小老板就不难，如果能和熟悉当地的新山人合资开店就更好了。

新新特写——度假屋

对中下收入阶层的新加坡人来说，二十万元新币顶多只能买到一间面积约八百五十平方尺的三房式政府组屋，但是这笔钱拿到新山，却能买到一栋占地三千平方尺的独立式洋房。

三十五岁的林福南在新加坡属于中产阶级，他一直向往能住在一间拥有庭院的排楼，但是以他的能力却只能买一间公寓。后来，他到新山探亲，看到附近一个新住宅区推出的独立式洋房，不但拥有宽敞的庭院，还附送高尔夫球俱乐部会员证，价格只要新币二十万左右。

林福南没考虑多久就决定买下其中一间，再花了十万马币

曾经想在新山创业的吴志胜说，新加坡人挟着雄厚资金的优势来投资，新山年轻人如果想要自己创业，在资金方面就比不过人。

“他们可以一个月付出一万块当店租，我们哪里拿得出？”吴志胜说，如果没有和新加坡人合资，要靠自己白手起家是很困难的。

房地产投资 新加坡人的最爱

当然，新加坡人在新山投资创业，必须要有决心和冒险的精神，如果要选择较实际，而风险又相对低的投资，也许房地产是较不错的项目之一。

去年10月，新山士乃Palm Villa推出独立式洋房，售价三十五万零吉。这样的价钱在新加坡只能够在宏茂桥买到三房式的政府组屋，然而来到新山，却可以实现生平的美梦——住大洋房，因此该发展计划刚推出就被狮



士司工作室

大事装修。每逢周末或假日一大早，林福南带着一家老小越过长堤，到国外的家中悠闲度

日。除了可以在自家院子种种花草树木，享受田野乐趣，林福南有时还会邀请亲戚朋友来烤肉，感觉就像住在度假屋。

即使一个星期只能住上一两天，但是林福南想到能在新山一圆自己在新加坡无法实现的美梦，嘴边就会泛起一丝幸福的微笑。

城客抢购一空。

“他们买房子是用抢的，好像不需要用钱买一样。”一名新山人说，新山人要买之前，总是要左思右想，最后就比别人慢了一步。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限制外国人购买本国的房地产，每一个发展项目只有百分之十的单位可以卖给外国人，并且还征收十万元的产业税，但是新加坡人越过长堤购买店屋和房子的热潮从未减退。在新山住宅区的每一排房子和商店，几乎都有新加坡人的投资。

“这里一排的店屋都被新加坡人买去了。”在柔佛再也花园



产业市场热络：虽然新山屋价高涨，大批红砖绿瓦依然平地建起。

土司工作室

开店的郭祺嘉说，新加坡人大手笔地买下好几间店屋，然后再分租出去。

过去十多年来，新山房地产业一枝独秀，“新加坡因素”不可或缺。新加坡投资者，还有那些在新加坡工作的马来西亚人，都是房地产发展高楼更上的支柱。

曾经想在新山置业的黄昭虎就认为，如果配合妥善的政策，允许新加坡人住新山，简化出入境手续，新山的房地产业

势必受惠更多。

不管是沿着士姑来大道或地不佬大道北上，不难发现，从前绿油油的油棕园或橡胶园已被夷为平地，新的花园住宅区取而代之，不禁令人对新山房地产的蓬勃发展感到惊讶。

“在停止发展新住宅区的前提下，现有的住宅单位需要五年时间去吸纳。”就新山产业的发展状况，从事产业代理十余年的庄克辉认为有严重过剩的现象，更何况某些发展商未曾停止兴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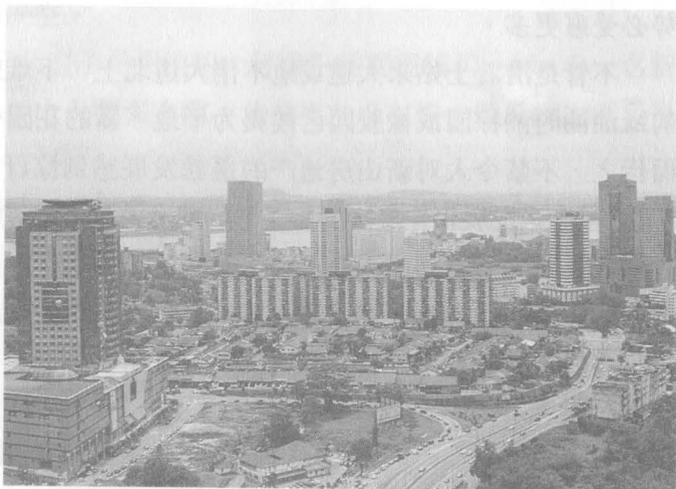
土司工作室

人去楼空：好世界购物广场坐落市区，却鲜有人迹。宣布结业之后，更显苍凉。

黄昭虎本身在吉隆坡置业投资，问他有没有打算到新山投资产业，他摇摇头说：“新山房地产的回酬仍然不比吉隆坡和槟城高，它没有大批外资进来，房地产靠当地人很难消化掉。”

商人叶迎章说，新加坡投资者在本地也并非无往不利，有些商人大手笔把整排工业单位买下来，结果现在却被“绑死”，租不出去也无法脱手。

刚从国外回来定居的陈新贵对新山房地产发展过剩的危机记忆犹新。1995年是新山产业发展达到颠峰的时期，发展商眼见有利可图，纷纷发展屋业，结果一场金融风暴，让很多发展商倒台。“最近这股炒作房地产的热潮好像卷土重来，难道大



土司工作室

繁华虚实：空置率偏高，突显经济透支的城市发展。

家不怕吗？”陈新贵不禁担忧起来。

政治力量拉锯 狮城商人却步

新山的经济发展模式本来就有严重的缺失，然而，这种畸形的经济发展又建立在新新两地脆弱的政经关系上，更是危如累卵。

1997年新柔长堤大塞车长达两个多月，不仅影响新山的市道，让新山的商家大吐苦水，同时也让那些到新山投资的新加坡商人倒抽一口气。

新加坡投资者和一些跨国公司之所以选择柔佛州南部作为生产基地，就是因为靠近新加坡港口，制成品的出口十分便捷，大大降低运输成本。因此长堤塞车，等于是把新山经济发展的优势给扼杀了。

当年10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指出，长堤大塞车已经造成商家的巨大损失，新加坡商家将考虑是否继续在柔佛投资。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也表示，将协助新加坡商家寻找新的投资地点。

然而，政治大于一切。在马新两国关系正处于风雨飘摇的时期，柔佛州政府似乎没办法和新加坡妥协。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表示，柔佛州有非常稳固的基础，以致新加坡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投资。

新新两地经济各取所需，本来就是双方之间的默契，但是只要有一方撕破脸，把话讲白了，大家的处境就变得很尴尬。

新新语录

“新山不会成为‘第三个新加坡’。”

柔佛州务大臣
拿督阿都干尼

长堤大塞车的问题，在两国首长举行会谈后逐渐改善。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讲出狠话的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到新加坡招商。虽然口头上表示不排除新山关税人员继续严格彻查过境的货车，但是在新加坡

人眼里，这位州政府首长频频向新加坡商家招手的姿态，已经成为“形势比人强”的最佳写照。

这股强而大的形势，毫不留情地揭露了一个事实：新山的地位只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腹地和辅助，这种角色是很容易被取代的。

投资新山 处处险滩

不时上演的政治角力战总会落幕，但是带来的冲击却是深远的。新加坡商家要到新山投资，不再是义无反顾。政策的转变和马新关系发展前景等因素，已经被列为到新山投资的风险之一。

政治影响经济，经济也影响政治，这是当下最流行的政经课题。为了吸引更多外商到柔佛州投资，州政府今年派出投资代表团，到多个国家访问，其中当然少不了最大的外来投资国

——新加坡。

问题是：在说服新加坡人将资金投入新山的同时，新山人又如何能在微妙的马新关系中，适当地扮演自己应有的角色？两者之间要取得平衡恐怕不容易，不管是新山人，还是新加坡投资者，都得在天平的两旁斟酌和衡量轻重。



成千上万的华文书籍在移情作用的催化下，流入新山。沉重的叹息换回再生的欢呼，同时也印证了两岸华人在文化上的契合……

文人移情与文化陌路

士姑来南方学院行政大楼的绿瓦红柱在骄阳下泛着流光，几公里外也能看到。四十二岁的新加坡商人林建成又老远地给南院带来了几十本书刊。

两年来，林建成陆续将自己的大约五百本藏书送到南方学院图书馆。后来许多朋友也委托他充当中间人，将他们珍藏的几千本书带过长堤，送到这里来。这位南方学院的常客把送书比作嫁女儿：“这个婆家不一定要很有钱，只要他爱惜它，我们觉得这样会对得起自己的藏书。”目前南方学院图书馆两万五千本的馆藏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来自新加坡人的馈赠。

新加坡建国三十余年，华文教育出现断层；现在正是华文藏书者感叹后继无人的时候。

在新山报馆林立的热闹大街上搬箱卸货，是平常不过的事情，但这回气氛却特别不同。那一批批纸扎绳捆的，正是流离

自彼岸的万册藏书。旧世纪末年的4月15日，书香楼就凭着那五万多本华文藏书，在报馆街的新山百货布疋商公会大厦顶层的四楼成立了。

“送书”曾几何时竟然成了新山和新加坡之间特异的文化流通过现象。南方学院华文系讲师安焕然把这个现象称作是彼岸文人的“移情”。

从移情到送书

“隔岸之邦，尚有香火之延续，尚有华教的信念，最起码，尚有一还值得把‘垃圾’（文化瑰宝）送来的‘收银地’吧！”安焕然甚至从中感觉到“南大（南洋大学）精神”的执着。

林建成望着同样是中国建筑风格的南方学院行政大楼，说：“以前南大就是这个样子。”1980年新加坡南洋大学走入历史，1990年南方学院在新山成立。南大的云南故园修葺得漂

新新字典——书香楼

2000年4月15日，书香楼凭着五万多本流离新加坡的华文藏书，在新山顺利花园玛珠路（Jalan Maju）新山百货布疋商公会大厦四楼成立了。

华文在新加坡曾有过几十年的辉煌，新加坡更一度是海外华教中心，当时重镇如今已难成格局。独立以来，教育制度几番变革，新加坡已经没有了三十岁以下的华校生。现在正是华文藏书者感慨无人克绍箕裘的时候了。

华文藏书因而就近流入马来西亚的肯定不少，但像这样论质论量都令人侧目的，还不多见。

这些流离失所多年，几乎报销的收藏包括六七十年代新加坡和香港报章剪报，一百多种马新两地从三十到八十年代的重

漂亮亮的，但在一些南大人眼中，作为民间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华文学府，南方学院更能体现南大精神。

若如华社所愿，南院升格为大学，照理简称“南大”，届时势必引来更多“旧南大人”的目光了。

1999年的第七年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在加拿大召开会议，在其中一项议程中把用以联系世界各地校友会，并促进商机的“南大主网”交由新山南大校友会主持，据说“新山有间南方学院”正是促成这项议决的心理因素之一。

“我觉得南大的情意结要放下。”南大校友陈再藩不否认很多南大人有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但他强调南院绝对不是南大的延续。

虽然说新山或者南院不应该变成新加坡华文教育者一种怀旧的移情，但成千上万的华文书籍显然在这种移情作用的催化下，流入新山。沉重的叹息换回再生的欢呼，同时也印证了两



公会工作室

要期刊。其他珍贵文史书籍、学术资料和名人手稿，包罗万有。

公会四楼局促狭小，十几个大书架占据了大部份空间，几乎没有办法安排充足的桌

椅。书香楼管理委员会主席黄贵文撰文阐述书香楼的经营主旨，强调它的学术潜能，并着重马新两地社会、政治、文学与美术等相关文献的收集。

幸免于土掩火焚之后，再造生命的辉煌，这批书好歹有个立锥之地了。



民办华文学府南方学院：从出身、外观到名字，都难免南大人怀旧的遐想。

吉司工作室

岸华人在文化上的契合。

一般人笼统的新新关系印象是：新山人到新加坡出卖廉价的劳力，新加坡人则到新山采购便宜货。新加坡和新山的关系长久以来的确是由这种廉价的交易主导。

涉及文化层次的，也是以电视广播等强势传媒作为载体的通俗流行文化为主。况且那也只是新加坡对新山的单向输入。

在新山假日广场开设潮流精品店的王毓豪透露，新山的潮流是跟着新加坡走的。他不时从新加坡带进流行杂志，以了解新山的潮流走势。货品代理在游说提高订货量时，最有效的一句便是：“现在新加坡流行这个！”

“吉蒂猫风潮”更充份的显示了新新两地的潮流实况。

通俗文化是两岸交流的主调

2000年初，新加坡掀起抢购麦当劳快餐的热潮，为的却是随餐售卖的玩偶吉蒂猫。这个没有嘴巴且木无表情的玩偶，经过台湾、香港，再到新加坡，岛民一再为之疯狂。

在新加坡，抢购吉蒂猫衍变成一场全民运动。随着不同款式吉蒂猫限量推出，漏夜排队、肢体冲突、受伤昏倒和挤破

玻璃门等事件像连续剧一样，高潮迭起，绝无冷场。一连几个星期的社会批判和媒体追逐，令新山人也紧张起来。

紧接在新加坡之后，马来西亚正是吉蒂猫的下一个目标。有了新加坡这个榜样，全国媒体像对抗瘟疫一样严阵以待，不断对民众作心理建设，尤其新山这个防疫弱点，更是枕戈待旦，如临大敌。

“砰”的一声，在2000年3月2日清晨的新山响起。万客隆麦当劳的玻璃门在推挤中破碎，也粉碎了许多新山人抗拒新加坡庸俗文化入侵的信心。

“好的学不到，坏的学到十足！”一名追猫族自嘲地说。



星洲日报

快餐店外等猫人：新山人对新加坡庸俗文化的入侵显然毫无抵抗力。

“向新加坡看齐”的言论时有所闻，一衣带水的新山“看得最清楚的是肤浅的流行文化，“齐”得最好的是新加坡人常常自嘲的“怕输心态”。

在这种世态之下，两岸的文化交流几乎毫无可观之处。新加坡创作才子木子便认为目前两地文化交流的情况是“零”，加上彼此缺乏了解的管道，“移情”不过是美丽的幻想。

以新山与新加坡地域之近、往来之频和血缘之亲，更高层次的文化互动其实是不需要太刻意去制造的。

就在南方学院矗立的山岗上，去年9月初，第十四届全国华人文化节的压轴好戏《南方之路》轰轰烈烈地上演了。新加坡资深的文化工作者区如柏观赏演出之后，念念不忘现场的激情。

“新山在办这类文化活动中，有着新加坡五六十年代的热诚。”也是南大校友的区如柏在言谈中同样流露出安焕然所谓的“移情”。

“像这样的活动在新加坡已难见到了，不过幸好新山近，要



星洲日报

提灯笼猜灯谜的中秋节：有别于中国原乡的庆祝方式，说明了新新两地华人在文化上的契合。

来这里参与其盛也不是难事。”女儿嫁做马来西亚媳妇的区女士表示，不论是早年的来往两地，或是后期参与南大校友会活动，对本地她并不感到陌生；就算是分家了，她也认为在情感上不存隔阂。

八十年代，新加坡校园创作歌曲“新谣”在南马传唱多时，深深激荡了这里的歌乐创作。1988年，节令鼓在新山播起，今日新加坡也有了三支精神一脉相传的节令鼓队。新山每年一度的文化盛事“中秋园游会”，概念亦来自新加坡；出自新加坡文人手笔的〈传灯〉从第二届的园游会开始，唱到现

在，堂堂迈入第十五年，俨然海外中华文化遗产的主题曲。

深层的文化交流已成过往

1990年前后，新新两地的诗乐活动也曾在“来这里参与其盛”的交流之中，擦出几许火花。可惜火花难以薪传，热情无以为继。须臾十载，两岸交流一直以来就只是停留在私人情谊互访的层面而已。

近年来，马新两地政坛人物常常隔空喊话，互相指责，偶而登门拜访，握手言和。如此变幻莫测的气氛无法鼓励新新两地人民建立亲善友好的关系。要有更深刻的交流，不免会像背着交恶的父母私下交换糖果的邻居小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回到家里还有心虚的感觉。

相对于经济往来的频繁，两岸没有真正可观的文化交流，恐怕还是由于彼此都不是人文荟萃之地，缺少文化的动力及张力。

回顾马新分家之初，新山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因为两地连在一起，而所有具代表的东西都在新加坡，被新加坡概括过去了。”七十年代来到新山的陈徽崇说：“艺术文化等的东西

和人才都隶属于新加坡，不再与新山有关，变成新山必须从头做起。”从事音乐教育多年的陈徽崇，对于那时本地只有一支合唱团，相较在新加坡的十来支，其中的差异使他有诸多感触。

新新语录

“新山位居新加坡的人文地理边缘，这就形成它特殊的‘夹缝性’，可堪玩味，应该有学者专家来作文化研究。”

马来西亚文化评论家
温任平

八十年代之后，新山起了些许变化，有人说那是因为华人文化醒觉运动开始了。华文教育在逆境中持续发展，也带起了本土华人文化。活跃于中马的文化评论家温任平就曾以“新山模式”为名，例举陈徽崇的声乐和姚新光的相声、陈清水的舞蹈等，来标示新山这个文化特区之风貌。

其实，若一地之文化能以数人之风格作为模式而概括，该地文化之单薄可以想见。

二十年来立足音乐教育和发展文化事业的陈徽崇便认为，新山人还没有建立正确的文化观念。“华人经商赚钱之余，在教育也能慷慨解囊。这一切也只到教育就打住。”无法说服新山人认同建立一所音乐厅对音乐表演艺术的必要，他尤其感慨。

新山的确是这样的地方，文化的规模次第，不过雏型。在少数人的努力下，撑起一片文化艺术的天空。将来的发展如何，关键便在多数人观念的转变，从教育提升到文化层次。

新新语录

“新山有新加坡六七十年代的旧调调，活力自成一格。”

新加坡新闻时事节目主持人
曾月丽

新山的文化发展稍有起色，但还不能理直气壮地撇开长久以来“文化沙漠”的评价；而新加坡，作为华人社会，中华文化却

正逐渐没落。

“因为政策和教育制度的改变，在新加坡已难有当年搞文化活动的热情。”区如柏说：“我们仍举办华族文化节，但已缺乏了群众。因此在中华文化方面，不论是推动者或是响应者，都有很大的隐忧。”



士司工作室

等待绿化的文化沙漠：有人认为新山的华教是建立在商业需求上的，文化根本只是附加价值。这点可以从数十万的华人口只有三两间小格局的华文书店看出。

新山华人在文化上“从头做起”的时候，新加坡却正朝另一条路，渐渐走入学术的象牙塔中。必要时与同样层级的研究单位作学术交流，并在区域中争取执南洋华人研究牛耳的地位。新加坡的过去和新山的现在擦肩而过，也因此，才有“移情”的无奈和“送书”的情怀。

在两岸诗乐的交流中，留下一首颇具纪念意义的歌，歌名就叫《两岸》。其中一段如此唱道：“传说最美的距离是两岸，因为两岸才有相逢的激情，才有相送的无奈，回忆的倒影。”这描绘了送书人找到知音，割舍珍藏的心思，也述说了两岸华人社会文化交流曾有的过往，和徒剩记忆的景况。

八十年代初，新加坡华文教育开始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在政府的支持下，华文教育在中小学得到了广泛的普及。许多华人在业余时间参加中文班，学习中文。这不仅是为了提高中文水平，也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教育工作者和志愿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为华文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华文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对中华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不仅学习中文，还积极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和比赛。这不仅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也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了解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许多学生在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学校和地区赢得了荣誉。

华文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不仅提高了华人的中文水平，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通过华文教育，人们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华文化，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谊。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肯定新加坡两所大学几乎囊括了宽中最好的百分之十五的学生——那绝对是新山华教体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培养出来的精英！

为人作嫁的华文教育

1998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接到新加坡大学关于提供华文独立中学统一考试（独中统考）前五百名考生排名的要求，董总允许了；隔年，董总却回绝了同样的要求。这个动作，在一片受外国大学肯定的欢呼声中，还是叫人嗅到了“人才外流”的味道。到新加坡留学和到其他地区如欧、美、纽、澳，在实质意义上是很不同的。十余年来落力推动新山华社文化事业的陈再藩说：“那不是招生，是招聘！”

1980年代末期，新加坡开始试探性地小规模招考马来西亚独中生，1998年起甚至直接以统考成绩为凭据，免试入学；最近两三年，收生人数激增到五百多名。

去年，宽柔中学这个近水楼台有一百四十八位毕业生获得新加坡两所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青睐，占了该校毕业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价廉物美离家近 最佳选择是留新

对于新山的莘莘学子来说，有新加坡这样一个区域教育中心当邻居，真的是再好不过了。不但大学水平准备受肯定，还提供高额的升学贷款，这在优惠的侨教政策下到台湾升学，还来得经济实惠。

“这很适合中等家庭的负担，”本身也有一个孩子留学新加坡的宽中前校长张拔川说：“到那里去没有一般的出国问题，家长们都很放心。”

的确，出国留学，哪里能像新加坡一样，连衣服都几乎不必额外添购；想回家，搭两趟巴士，花个把钟头？

三年前以统考文凭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中文系的苏俊仪原以留学台湾为志愿，虽然到台湾念中文系是较合理的选择，而仍在台湾念书的两个哥哥也方便照应，但后来俊仪还是在母亲的反对下转投新加坡怀抱。一二十年前，宽中以每届百多名毕业生的规模大举留台，如今新加坡已经取代台湾。

尽管“人才外流”的警号在响，但似乎不该叫学生或家长来操这个心。毕竟对大多数的中低收入家庭来说，那真的是一个不得不的抉择。

新加坡常在各项世界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包括政府部门的

2000年亚洲大学排名

名次	大学	地区	总体评分	去年排名
1	Kyoto University	日本	83.17	2
2	Tohoku University	日本	83.05	1
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	82.55	4
4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南韩	81.96	3
5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	77.96	6
47	University of Malaya	马来西亚	54.20	27
52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马来西亚	53.11	69
57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马来西亚	51.33	42

效率和政策的前瞻性。国家未来缺乏什么人才和大学的政策是紧紧相扣的。在国家机器的运作下，宽中优秀毕业生以很好的贷款条件进入新加坡大学，毕业后及时成为新加坡需要的人才，并且在合同的约束下为该国服务三年，清还贷款。而三年之后，事业才刚安稳，要回来可就难了。

南洋理工大学校长詹道存曾向《亚洲周刊》坦承，三年留新工作通常是留学生终生归籍新加坡的开始。

宽中生走向新加坡的留学潮，如果以移民潮来看待，也是相去不远。

在宽中关于新加坡大学录取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副校长颜光辉表示，从这

新新语录

“新加坡大学决定大幅提高录取大马独中生，为独中教育打了强心针，也为逐年下降的大马华人人口比率带来长程的积弱危机。”

新山文化工作者
陈再藩

次的录取名单中看出，宽中学生的学术表现是值得赞扬的。宽中学生受到新加坡政府承认，接受他们的学术成绩并给予学额，这将鼓励更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宽中就读。

留新管道 提高宽中校誉

新加坡两所大学授予马来西亚独中生的学额有增加的趋势，去年底，董总主席郭全强更发布了有关名额将达到一千名的消息。

来年新成立的新加坡管理大学也要向马来西亚独中招生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宽中可能每三到四个毕业生中，便有一

个有机会到新加坡升学。

2000年9月3日，自1980年开始的年度宽中入学考试又沸沸扬扬地举行了，二十年来俨然新山华教盛事。

三十年来，新山县人口从不到三十万跃至上百万，华小却始终维持二十间；独中的数目更不必说，使得考取的机率年年在降低。去年适逢龙年，考生人数破纪录，达四千六百二十一名，纵使正好抓到了宽中创建分校增加学额的时机，也只有大约三份之一的录取机会。

七点十五分，陈铭如沉默地站在宽中大礼堂考场的一角，看着准考的儿子正和同学们聊天嬉笑。

“他这个学期成绩进步很多了，”他说，但孩子能不能考上



立足宽中，放眼狮城：宽柔中学校园中作为精神象征的孔子塑像，双眼凝视着南方的海峡对岸，是指引，还是召唤？

士司工作室

真的没有把握。至于将来的出路，“能够念新加坡大学当然最好！这样久以后的事，我没有去想。考到宽中再说。”四千六百多名学生和好几百名像陈铭如这样的家长，把宽中校园妆点得有如园游会。

宽中校园紧靠新甘光海边，今年轮到新山华社承办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其中有项龙舟赛事，地点正是这里。上午十一时许，远眺新加坡的海边人头窜动，参赛队伍来自马新两地。枪声鸣起，一场为在海外延续中华文化的竞技，在新加坡和新山之间鼓动起来了……

上世纪初以来，新加坡逐渐发展成为海外华文教育中心，并在南洋大学时期达到高峰。可惜被迫脱离马来亚之后，基于国家生存的现实考量，厉行英国化教育政策；华教没落，逐渐随着年长华教份子的老去而消亡。

彼消我长，长堤这端独中运动风起云涌。尤其是近年来的新山，成就了全马最大华文独立中学——宽中以外，还建立了第一所民办的华教大专学府：南方学院。去年宽柔中学更取得破天荒的分校准证，三个月内在民间筹得超过一千五百万的第一阶段建校基金。看来就像是要从新加坡手中接过海外华教中心棒子。

可是在热热闹闹办华教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新加坡采集新山华社成果

我们看着花了十二年悉心栽培的子弟，携手联袂投奔新加坡的高等学府，应该成为华社中坚份子的人才回归无期。当新山华社沾沾自喜以新加坡大学的接纳为荣的时候，我们不禁疑惑：纵使是接过了棒子，在很大的程度上，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从新山人心所向和宽中毕业生对新加坡大学趋之若鹜的现象看来，我们可以肯定：新加坡两所大学几乎囊括了宽中最好的百分之十五的学生——那绝对是新山华教体系投注大量人力物力之后所培养出来的精英。

新新语录

“新加坡的高等学府现在不只是独中生的选择，也是本地大专，特别是工艺大学研究生的首选。”

马来西亚时事评论者
杨善勇

那新山华社引以为傲的宽中，不过是新加坡这家大企业的人才库，负责新山区的召集及培训工作而已。也因此，产生了许多就读新加坡大学冷门科系的例子，尤其近年大量开放的社会人文科系，“很多都是新加坡人自己不要的嘛，我叫他们去之前要想清楚！”在宽中执教二十多年的罗老师说。

“我觉得那根本不是一个大学的作法。完全就像你被公司招聘之后，那个部门缺人你就去。”对新加坡式的行事风格颇有观察的陈再藩认为，一般的马来西亚人并没看清事实。然而看

新新特写——新新贵族

赖玉荣在1991年以第二志愿考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电机系。

他是宽中理科精英班的优秀生，当年同班同学有超过三份之二和他一样到新加坡考大学入学试，只有十三个考取。毕业三年多，他换过两份工作，目前在一家外资电讯公司担任工程师，月薪超过马币八千五百元。

要在竞争激烈和讲求实力的社会占一席之地，必须时刻自

清楚又怎样呢？对新山来说，新加坡大学的招生有绝对的优势，将来又有很好的工作保障，赚取数倍于新山市场所能给予的薪金。

于是，遗弃了华教的新加坡治国精英，眼看华文华语作为经商工具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而国内的中文人才凋零，他们向长堤这头经过十余年春风化雨，以及数阶段筛选过滤的青年才俊招招手，问题便解决了。

有人说，这是一笔吃大亏的交易，因为新加坡省下了十二年的国民教育经费，并且得到的绝少会有“瑕疵品”；而我们



荣耀、感恩与危机：面对新加坡高等学府全面的肯定，新山华社在欢呼之后，要有怎样的思索？

我提升。和许多同学一样，玉荣在工作之余，回到大学修读在职硕士课程，预计今年内就可以完成学业。

玉荣不久前买了车子，现在想要回新山的家就方便多了。那是一辆新加坡注册的二手车，以他永久居民的身分，是不允许在新加坡境内开外国车的。

玉荣在大学毕业后便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欢迎外来人才的新加坡政府曾发函邀请他成为公民，但他没作出回应。

升学贷款快还清了，事业也还算稳定，玉荣目前的计划是

这一边，得看来日有没有回流的条件或契机了。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光彩的！”柔佛音乐艺术学院院长陈徽崇说：“教育如果办到这地步，是很可悲的。”



星洲日报

苦恨年年压金线：出钱出力，作育英才。华社果真如此慷慨，不求回报？

利用公积金存款买一间四房式的政府组屋，然后和大学认识的中国籍女朋友结婚。

虽然公民的身分可以为他争取到一份大约新币三万元的购屋津贴，但玉荣还是选择保留目前的国籍。

赖玉荣的历程在这十年来几乎已成为一种典型，而这种典型的个案不断地增加，俨然成为新新之间特殊的族群。

无可回避的移民趋势

就在那次的新闻发布会上，颜光辉副校长还说：“许多学生到新加坡深造后，便会留在新国工作或成为新加坡公民，这也导致我国流失了许多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我们没有办法将他们留在身边，却希望不管他们去到哪里，都不会忘记宽中及他们的亲人。”他说，同学们可以趁校庆时回到学校看一看，当学校需要校友帮助时伸出援手。尤其分校筹款，更可以尽一份绵力。

我们把目光放在哪里呢？只要走出去的，还记得以最实际的方式回馈母校，夫复何求？我们甚至不敢奢望人才回流。新加坡的吸引力是无从抗拒的，这是新山的宿命！

“就像台湾，在二三十年前，高中毕业后到美国去读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后不愿意回来。到了最近几年，台湾的经济起飞，很多的人才就回流了。”才在去年退休的宽柔中学校长张拔川如是说：“是不是人才外流，见仁见智；如果有一天他们回来了，反倒是帮我们培养了一批人才。”

近来这问题在马新关系阴晴不定的气氛中一再被提出来讨论，常常会有人会举出台湾学生留美的例子。然而分辨其中差异和现实条件的限制，可能使得结果迥然不同。最明显的差别是：去留台湾、美国这两个容许双重国籍的地方，不必下义无反顾的决心。再说，生为华人，在政府鼓励回流建设家乡时，大概不会获得多少关爱的眼神。

另一方面，和新加坡的特殊关系，也让新山在期待回流时，少一份指望。距离太近了，完全谈不上回家的动机（你甚至可以选择天天回家）。在许多人的意识中，那根本不是外国。新山学生出外深造，在国外提到“回来发展”的打算时，通常是指到新加坡去。

“那对新山华社来说简直是毁灭性影响。”林明华本着新闻工作者的嗅觉，对这种形势非常不乐观。

这样的顾虑是相当寂寞的，先天下之忧并不讨好，尤其是新加坡真的给了我们的子弟很多机会。这边厢为南方学院筹款和为统考文凭请命的运动正悲情地重复操作，那一头从新加坡大专门槛跨出了多少个学士硕士博士，却是早几年难以想像的。

当教育的目的回归到人的身上时，我们庆幸有更多的子弟完成崇高的教育理想；当这个争议被摆在“全球化”的课题当中时，我们又变成趋势列车的乘客。

可悲的是，当我们站在新山的这一头望向新加坡，发觉我们自以为获得的，恰恰是我们失去的。

天天出国上学的孩子

拂晓时分，一辆辆琥珀色的学生车在熹微的晨光中驶入新山通往新加坡的关卡。尽管争先恐后的摩哆车就在耳边呼啸流窜而过，很多孩子依然歪坐在位子上酣睡。

在新加坡大学深造的新山学子，通常选择周末假日才回家；而那些越堤求学的中小学生，大多免不了每天来回两地的舟车劳顿。

据当学生车司机已经十几年的罗璋祥表示，为了回避清晨六点半以后的尖峰时段，校车六点十五分以前一定要离开关卡；第一个上车的学生早在五点十分便开始陪他兜风了。

一直以来，在学生车公会协议下，关卡当局通融学生免下车出境，否则情况真的难以想像；多年前关卡曾一度要求所有学生下车过境，在那一个多月中，学生天天迟到。兀兰和马西岭一带靠近新山的学校，马来西亚籍学生占很高的比例，迟到

想想这些十来岁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对这片土地建立归属感，却在新加坡完成了中学和大学教育，再工作几年，衣锦之后，他们会还乡吗？

的结果，“唱国歌只有几个人，校长投诉我们！”罗璋祥说，后来学生车公会出面向关卡交涉才摆脱困境。

五点四十五分左右，出境的学生车逐渐频密，并在天大亮以前达到高峰。现场的噪音与废气，可能更甚于新山市任何时段任何一条交通繁忙的公路。

名牌教育 魅力难挡

据罗璋祥的估计，每天有八十几趟学生车，载送上下午班大约四千名中小学生出境到新加坡念书。没有确实的统计数



清晨的新山关卡：学生巴士与厂车、摩哆车汇成骇人洪流。

士同工作室

字，学生车公会也没有相关的登记；至于自行搭公车、乘坐私家车和干脆住在新加坡的更无从估计了。

罗璋祥自己的长子便在新加坡完成了中小学以及工艺学院课程，连幼稚园也是在新加坡念的，十几年的读书生涯在天天往返长堤和出境入境中度过。

“那几乎是全世界公认最好的小学嘛！感觉上，在那里念书的小孩都会变得很聪慧。”中华公会理事郑达光如是说。

在去年公布的（十年一度）第三届“国际数理评估排行榜”

中，新加坡以数学第一，科学第二的成绩，傲视天下。马来西亚则分别排列在第十六和第二十二位。在所有三十八个参与评比的国家中，只是比下有余而已。若以跻身最佳十巴仙的学生人数排行，新加坡更是两者都列第一位。

第三届（1999年）国际数理评估排行榜

数学			科学		
排名	地区	平均分数	排名	地区	平均分数
1	新加坡	604	1	台湾	569
2	南韩	587	2	新加坡	568
3	台湾	585	3	匈牙利	552
4	香港	582	4	日本	550
5	日本	579	5	南韩	549
16	马来西亚	519	18	美国	515
19	美国	502	22	马来西亚	492

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国际竞争力领先全球的新加坡，绝对有能力把自己的小孩教育成世界第一流的人才！新加坡学生频频在世界级的竞赛中独占鳌头，早已建立了品牌名气。在新山，家境还过得去的家庭，把孩子送到新加坡教育体制里头去的，比比皆是。家境较差的，为了应付那笔向外籍生征收超过马币一万三千元基金而省吃俭用，全家束紧腰带也是值得的。

新加坡政府的外来人才政策风行草偃，大学订下两成外国学生的目标，不少中学也将招生活动扩大到海外。另一方面，新加坡中学面对每年一度的全国排名压力，这些外来的优秀生不啻是保持甚至是改善排名的关键。

和新加坡大学向董总索取独中统考名次榜单的作法如出一辙，在主动进入新山区准中学生“精英市场”之前，新加坡华侨中学曾向宽中要求提供入学考试考获前五十分名的名单。倘若宽中允许，行之有年的人入学考试不免失掉“试格”了；如果名单要不成，则多费些工夫，向华小要人总行得通。

狮城名校 越境招生

三年来，新加坡华侨中学和南洋女中，每年都会到马来西亚几个主要的地区，向A型华小联合招考新生，录取的学生将获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提供奖学金。除了学费和宿舍费全免，还有全年新币二千二百元的零用金。优渥的条件当然引起家长们热烈的反应，但华中和南女锁定精英学生，泛泛之辈连角逐的机会也没有。

参与这项招生工作的新山辅士小学校长洪湖德说：“站在教育的立场，谁替我们培养人才都是一样的。况且毕业之后没有合同的约束，也没有贷款负担；如果表现好的话，将来念大学，甚至到国外留学都有奖学金资助，这种机会在我国是很难得的。”

在土著优惠政策之下，马来西亚教育资源不均等的分配方式，阻碍了許多人实现更崇高的教育理想。相对来说，强调公平公正，有能力便有机会的新加坡教育体制，对“精英”格外具有吸引力。机会已经进了家门，还有什么理由拒绝？

这项招生工作在

各华小的密切配合下，已经顺利进行三年。先由各华小校长扮演伯乐，从学校中限额挑选有意愿的精英学生，再由该区的负责人认可，获得准考资格；考试则全由新加坡方面主导。据悉，新加坡教育部亦从旁监督，并参与出题；至于录取人数则不固定，胥视新加

新新语录

“以位置来看，宽中分校靠近新加坡，如果学术水平达致新加坡的需求，将能够吸引邻国学子的到来。”

柔佛州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
拿督刘文丰

坡方面的需求，以华侨中学为例，去年录取名额不到三十名。由于这几年正值马新关系紧张，双方在取得默契之后，一直低调进行招考活动。

“这算不算是里应外合，罔顾国家利益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师说，把考场设在新山已经叫人难以接受了，有些小学甚

新新语录

“我们不应该鼓励我们的精英去新加坡受教育，如果这是为了个人的出路或工作，未免太短视了，对华社而言也太危险了。”

新山音乐教育工作者
陈徽崇

至针对这项入学考试开办补习课。新山县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黄剑锋便无奈地说：“这样做好像是帮助人才外流，让最好的都被拣去了。”

原来马来西亚参与招考的地区除了新山县，还有檳城、怡保、

雪隆等，今年檳城退出参与，据说正是由于接手的主事者意识到人才外流的危机，拒绝配合。新山淡杯培华小学李东行校长则认为，这只能说是“精英外流”，如果他们留在这里，“我们的教育体制能不能够把他们培养成才还很难说，其实是新加坡把我们的子弟栽培成‘人才’。”

由此可见，新山的教育工作者对新加坡教育是很推崇的。

纾解华小学生人数压力

以新加坡教育名牌在新山的风气所及，各华小所面对来自家长的压力可想而知。新加坡政府的亚细安奖学金招考，是坊间补习班的重要卖点；新加坡名校颁发奖助学金，家长们积极争取自不待言。在采访宽中人学试优异生的报章访问稿中，

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地方，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那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人们穿着传统的服饰，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些传统的元素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地方，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那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人们穿着传统的服饰，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些传统的元素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地方，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那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人们穿着传统的服饰，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些传统的元素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在马来西亚的许多地方，人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设施，那里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建筑风格，街道两旁是低矮的平房，人们穿着传统的服饰，过着简单而宁静的生活。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些传统的元素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建筑和生活方式。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文化认同感。



如果有一天，马来西亚需要发布紧急动员令，是不是要向新加坡传媒公司购买广告时段，才能将消息传递南马呢？

插入异国苍穹的天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新山宽柔三小，一群在篮球场排队等待上课的小学生在烈日下昏昏欲睡。突然队伍间有人唱出了当时新加坡首部自制电视连续剧《新兵小传》的主题曲。突然所有人都精神一振，跟着唱了起来，想像自己是在军中操练的士兵，“一滴汗是一分力量，一声呼喝是一分成长……”。

十七八年过去了，这批当时的小学生接着收看了《雾锁南洋》、《早安老师》、《双天至尊》、《神雕侠侣》……渐渐长成新山华人社会的新生代。这一代的新山人是收看新加坡电视节目长大的。

当然，新加坡媒体影响力所及，不止在这一代，更不止在新山。一直到马六甲南部地区，还可以看到参天的电视天线，为了争取更好的收视效果而竞相拔高，在住宅上空交织成一片奇异的铁丝罗网。

“新山华人都是收看第五和第八波道的呀！”从事电器行业多年的陈顺意说，好些电视用户对收不收到马来西亚电视波道根本就不在乎。

陈顺意提到最近遇到的一个例子。一名顾客住的是价值五十万元左右的洋房，原先装置的天线却只能收到新加坡的两个波道。陈先生打算帮他安装附加天线，以便接收马来西亚波道，多些节目选择。顾客却拒绝了：“没关系，反正我们家也只看这两个波道。”

在新山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有些地区能够很好地接收新加坡电视波道，但在收看马来西亚电视节目时，却得另外花钱



士司工作室

新加坡电视台发射站：随着另一家电视台即将加入竞争，在局外的新山人也引颈以待这一片不寂寞的天空。

装置特殊天线，才能看到清晰的画面。然而这并不是新山人“爱看”新加坡电视节目的主要原因。

历史与现实决定选台取向

李明福一家在二十几年前决定从芙蓉南迁新山时，左邻右舍都表示万分羡慕，因为“可以看到新加坡电视节目是很幸福的”。当时马来西亚那两个下午才开播的电视波道，几乎没什

么中文节目，一天几次的可兰经朗诵，对华族来说简直味同嚼蜡。

“六七十年代电视开始普及的时候，只有新加坡有中文节目嘛！”在新山住了半辈子的李明福说，看着看着，这么多年来也就习惯了。直到现在，新山人依旧快乐地享受多到难以消化的华语剧集，对中北马电视观众一周有多少小时中文节目的方寸之争毫不在意，仿佛是别人的家事。

新山华人对电台的选择也有相似的情况。

马新分家以前，和电视台一样，国内的马来亚电台总部设置在新加坡，并三个分台在马六甲、吉隆坡和檳城。邻近新加坡的新山并无分台。

“这种情形从三十年代开始，一直维持到分家前。分家后，两国拥有各自的广播电台，但是新山区的民众在习惯上仍然收听新加坡电台。”五十年代便在马来亚电台服务的彭质斐说。

1969年新山电台正式启用前，彭质斐受马来亚电台委派南下，到新山调查人们只听新加坡电台节目的原因。调查结果发现，最大的原因是收讯问题。

本地电台以短波传送，涵盖范围虽广，收讯却不清晰，甚至还会受到天气的干扰。另外，新加坡台的中文节目时间长且节目多；而本地电台往往只有一至两小时，时间安排也不妥当。

在电台服务三十多年的彭质斐透露，当年的电台中文节目，媒介语是依据各台所在地的流行方言，例如吉隆坡台就以广东话为主；节目上是各台自行安排，并转播新加坡台的华语及方言新闻。

几十年过去了，通讯品质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大多数以吉隆坡为基地，向全国放送的本地中文电台节目，却没有改变以

广东话为主要媒介语的传统。

“马来西亚的中文节目华语广东夹着用，我很不习惯！”在新山土生土长的青年方国豪说。电台播音员一句广东接一句华语，电视台连《还珠格格》都用粤语配音的版本，一直以来就颇受争议。年纪更小的新山人完全不懂粤语，因此更不可能选择马来西亚频道。

来自怡保，移居新山六年的郑女士说，自从电视遥控器控制权落到孩子手中以后，家里就再也不看马来西亚电视台节目了。

“他们从幼稚园开始就和老师、同学讲华语，回到家里父母反而得配合他们，不但讲华语，现在连收看电视节目的习惯都必须转变！”

讲华语和收看收听新加坡中文传媒节目这两个互为因果的事实，成了新山人的特征。

大众传媒改变新山华人语言习惯

现在新山人因为华语的关系，比较乐于接受新加坡电台和电视台的中文节目；然而，新山作为当年潮汕移民聚居之地，华语得以崛起并凌驾潮语，却也和新加坡中文传媒脱不了关系。

孰不知，新山原有“小汕头”之称，潮州话之于新山，就像现在广东话之于吉隆坡，福建话之于槟城。

1969年，刚刚投入南方门户新生活、通晓三语的彭质斐，便曾在潮州话当道的新山巴刹遭受挫折，小贩向他吆喝：“你说什么？你不会说潮州话？那你回去学，学会潮州话再来买菜！”令他铭记在心，成了他日后刻苦学习这种新山生活必备方言的座右铭。

那时候，宽柔的学生念书，可以是“东biang(边)东半球，西biang(边)西半球，中jiang(间)一条xiang(线)”，带着极重的潮州腔。

“后来，新加坡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常在媒体上播放华语教学节目，学校也会转播那些节目。”彭质斐回忆道，在广播、电视媒体的强势影响下，新山人的语言习惯居然渐渐改变了。

要知道，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是冲着方言而来的，所有港剧都以华语配音，红遍世界华人地区的〈酒矸倘卖嘞〉，因为夹杂了一句方言，成了电台禁歌。

“国家要进步，语言要沟通。就从今天起，大家说华语。”现在南马二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这首歌，虽然宣传的对象显然不是自己，却也是跟着《大家学华语》之类的教育节目“听一听，记一记，开口说几句。”

当年中国相声艺术大师马季在西马南北一趟巡回，便指出观众华语程度“越往南越好”，他大概不知道那和新加坡传播媒体的覆盖率是一致的。

去年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推行“讲华语运动”二十周年纪念的一次访问中承认，该项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新山巴刹小贩：在新山待久了，一般上可以说一口流利的华语。方言口音特别重的，大概都是才搬来不久的“新客”。

访谈在黄金时段的时事节目中播出时，看在海峡另一边的南马华人眼里，心中的滋味真是非笔墨可以形容。



姚新光提供

姚新光的相声表演：在新山推广华语艺术活动还不至于有太大的难题。然而，华语的普及，是受到新加坡无意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新加坡政府二十年来的努力，在南马一带开花结果。致力于华语正音运动的“马来西亚相声之父”姚新光就认为，新加坡一向用纯华语做广播，对新山人在华语的学习上，起着一定作用。

“上回碰到烟雾问题时，新山人很快就学会了‘阴霾’一词，这肯定不是查字典学来的。”姚新光说。

新新特写——新山民生中的新加坡传媒因素

新加坡传媒世界深深影响新山人的日常生活，从以下短文中可略知一二（新加坡传媒因素以黑体字处理）：

又是夕阳斜照的时候。

厨房的一隅，方太正一边听着FM97.2台柱广播员东方比利的节目，一边张罗一家大小的晚餐。此时，电话响起。

“哈啰，林太？你说刚才那个比利说吃青柠檬，对减肥很有效……有，我有听到……是啊，也不知道要去哪里买……这样美做么？又不是要参加《才华横溢出新秀》。”

的确，那阵子新山人总是竖起耳朵，听着同一片天空下的邻国播报员报告当天的烟雾情况，可能根本不晓得马来西亚当局把国内空气污染指数列为“机密”。

对姚新光而言，新山华人有一定的华语基础，在此地推广标准华语运动，比起我国其他城市是轻易了许多。至少不会有学生跑到跟前来，向他说：“姚先生，我们班老师上课都和我们讲广东话，你有什么看法？”

提高华语的掌握能力固然是正面的影响，然而当新加坡华语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在电视环境剧中被刻意地夸大渲染的时候，问题便出现了。

长期在中北马活动的人来到新山，常常被这里的“新传媒效应”所困惑，很容易便从新山人的言谈举止中发现“新加坡化”的现象。

“搞笑演员”的口头禅和肢体语言深入校园还算是小事，新加坡英校背景的新一代，华文语汇贫乏、文法错乱和自成一格的叙述方式也挟着传媒势力，入侵新山。

新山华人可能因为有比较扎实的华文基础，对彼岸传来的

“什么？那个六十几岁的阿华嫂？她昨天上《黄金年华》去唱歌？哎哟，怎么没人告诉我！我每天下午都有看第八波的，只是这几天我家阿Girl吵要看第五波的卡通，我才没有看的哩！真是可惜！不过我告诉你，你今天一定要看那个《普威之夜》，美珍的女儿有去参加那个唱歌比赛！”

一阵闲聊之后，方太将手中无线电话放下，回过身却看见正跟着电视画面，猛唱新加坡爱国歌曲的小女儿，早已把玩具散落满地；她不经意地举起右手，轻拍脑袋：“哎哟，真的是伤脑筋哟！”

华语还能分辨良莠以去芜存菁，遇到世界闻名的“Singlish”便束手无策了。

“独具一格的词汇、文法和发音，混杂华语、马来语、英语、福建话和潮州话的‘新加坡语’，尽管引起诸多学者的抨击，却‘敢敢’流行于新山。”出身新山工艺大学的杨善勇在评论文章中写道。

电视台作为一般民众主要的资讯来源，新山人的选台取向，一点一滴地创造了这地区新加坡化的集体意识。

八十年代之后，新加坡校园创作歌曲“新谣”崛起。虽然这个歌乐运动数年之间便被商业市场吞没，但受新谣影响的南马学生到国外留学，或在国内参加一些跨州联谊活动时，往往发现自己很奇怪。

“我们唱的歌别人没听过，别人唱的歌我们接不上来。”九十年代初到台湾留学的吴来兴回忆大马同学联谊活动的情景：“我们好像唱不出属于自己家乡的歌曲。”

新谣如过眼云烟，然而时至今日，南马人还是对马来西亚艺人非常陌生。

话才说完，电视画面一转，突然传来了大女儿的尖叫声：“啊！郑惠玉出专辑了！”

方太不禁瞪了大女儿一眼，说道：“人家新视阿二范文芳都出唱片了，阿一当然也要出一张啦！”

这时，甫下班回家的方先生，灰头土脸地进屋，一面嘀咕着：“那个德士佬真好笑，在新山塞车还听收音机播报新加坡的交通路况。”随手拿起桌上的电话单，才略看了一会儿，就不禁皱起眉头。

“阿Boy，你爸爸钱不够用了，你还敢敢打十几通电话到新加

选台取向深化边缘特性

“阿牛在新加坡发片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在马来西亚很红。”中学生陈子敬说。像这种情形，发生在所有马来西亚艺人身上，想要打开南马尤其是新山的市场，请上新加坡的电视



新加坡艺人在新山剪彩：本地姜如果站在新山的舞台上，说不定还召至“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命运。

电台节目。大多数海外艺人所谓的“新马巡回”表演，北马和中马以后，总是跳过新山，直接到新加坡去。

马来西亚颇有名气的艺人受邀到新山购物广场演出，曾经

坡，你自己看这电话费是多少钱？”

躺在沙发上，一直把脸给埋在《i 周刊》的儿子，这下子才抬起头来，一脸无辜回道：“哎呀老爸，上个月我有很多朋友生日，不是打电话到933点歌给他们听啰！我生日的时候，他们也有点歌给我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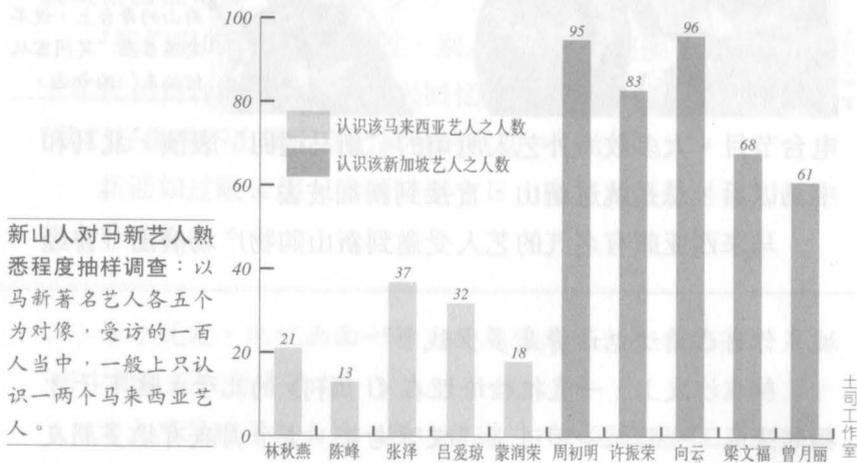
对于儿子似是而非的回答，方先生一股无名火正要冒起；此时耳际响起方太的声音：“吃饭啦！全都快点来吃饭，不要害我看不到儿童歌唱比赛！”

发生台下只有十来个观众（可能是出于好奇）伫足观看的尴尬场面。如果来的是新加坡艺人，就大不相同了。

去年11月，新山购物广场水上浮城一家美容院开幕，请来新加坡传媒艺人李铭顺和陈秀丽剪彩。艺人较报章上刊登的时间迟到了三四个小时，现场依然是挤得水泄不通，还得劳驾保安人员为艺人开路。

“不要以为到现场去的，都是十几岁的追星族，我就看到有不少阿嫂级人马，人真的是多得可怕。”那天到现场摄影的雄威这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拍到什么，真的太挤了，只好高高举起相机凑合着拍。”

“我的同事们都认为新山的听众很热情，支持度也很高。”



新新字典——《i周刊》

《i周刊》是新加坡新传媒公司属下刊物，早期以《电视广播周刊》为名。

这本标榜新加坡最畅销的华文杂志，以演艺和娱乐为主要内容，报导新加坡及海内外影视艺人动向，亦附新传媒电视节

新加坡 958“城市频道”广播员黄文鸿说。

去年6月初，新山中华公会在新山室内体育馆办过一场大型华文书展。“城市频道”广播员梁萍在现场为自己的新书举行介绍会。

“下午三点左右，人突然多了起来，”当天一直待在书展现场的一位记者说：“后来才晓得是来看梁萍的。”

梁萍算不上是“很红”的艺人，在新山一样有很大的号召力。现场摆卖的几百本著作，没多久便卖完了，着实让其他书商眼红。

也出席了那次介绍会的黄文鸿表示，他和梁萍都对现场的人潮感到相当愕然。没想到在另一个国度里，竟然有如此多的听众。

新加坡娱乐界可能也想不到，新传媒机构出版的娱乐杂志《i周刊》在南马也有可观的销路。代理《i周刊》的黎明书报社老板朱水霖透露，该周刊每星期的批发量超过五千本，绝对是当地最多读者的杂志之一。

脑筋清楚的新山商家，绝对了解其中差异，举凡开幕剪彩或促销会，甚至是主持喜宴等，如果需要艺人助阵，绝对不会请土产的。

新旧世纪交汇之际，新加

目内容及电台节目表等。

该周刊主要读者以第八波道观众为主，二十至三十九岁人士占了读者群的百分之五十三。



坡大学大量录取马来西亚独中生的新闻受到华社的关注，新山文化人陈再藩在报章专栏上说：“听惯 933 看惯 TCS（新加坡电视）节目的南马华校生大概是最能融汇入彼岸生活的‘入口货’。”这一段话，颇有深意。

新加坡政府一向牢牢地控制住国内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和广播除了是“宣传政策、导正民心”的重要工具，也在培养国家认同感的工作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南马人心甘情愿或无可奈何或懵懵懂懂地，置身于新加坡的频率和波道之中，会造成怎样的局面？

当电视萤光屏上闪着绿色小人，复述着一连串互不相干的词汇，这是新加坡武装部队召集服役人员回营受训的方式，不少新山人人都知道。电视是最普及和快速有效的传播工具。如果有一天，马来西亚需要发布紧急动员令，是不是要向新加坡传媒公司购买广告时段，才能将消息传遍南马呢？

“我在上小学之前，一直以为天天听的那首〈Majulah Singapura〉是我们的国歌！”育有两个孩子的何女士说，现在她会提醒孩子那是新加坡国歌，但却没试过转台。一天十来次的新闻时段，激昂的序曲照例准时在何女士家中响起，就和住同一条街的其他几户人家一样。特别是在晚间新闻时段，如此“异国情调”，洋溢在新山的大街小巷。

一般上，新山人只看新加坡电视新闻和时事评论节目，用

新新语录

“听惯 933 看惯 TCS（新加坡电视）节目的南马华校生大概是最能融汇入彼岸生活的‘入口货’。”

新山文化工作者
陈再藩

新加坡人的眼睛看世界，甚至是看自己的国家。

新加坡电视观众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在马来西亚波道看不到的马来西亚画面，令人印象较深刻的，是安华事件以及之后几次的群众集会。但是这些来自国外通讯社的画面在剪辑旁白的处理之后，多少带着反面教材的味道。和新加坡观众一样，新山人在其中看到的是“乱象”，而不是其他。

新山人，可能不自觉地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治宣传熏陶之下，把眼前的“繁荣安定”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进而和国内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脱节。

在新山这个新加坡广电传媒沦陷区的大城，比较可能令一家大小热烈讨论的话题不会是“烈火莫熄”或“宏愿小学”，而是新加坡传媒机构红星大奖的人选名单。虽然前者攸关自己的家国民族和文化根本，而后者的“观众票选”完全没有自己参加的份。

当了几十年的忠实听众和观众，却只拥有一厢情愿的波道选择权。广告商看到的收视率报告，是不涵盖南马地区的。因此，南马人对节目尾声一再复述的“谢谢电视机前面的家庭观众”，必须有自知之明。

黄文鸿坦言，在节目的制作上不会考虑新山市场，毕竟那是新加坡电台，收听普查也只是针对新加坡人民而已。

“在处理一些情绪性的话题时，我们会特别的小心，斟酌其中的公正性，以免挑起两地听众不愉快的情绪。”黄文鸿说。

事实证明，“不愉快的情绪”是很容易被挑起的。

新加坡有个传统的电视才艺竞赛开放给新马两地人民参加。比赛竞争激烈，俨然成为两地的较劲。后来，由于马来西亚的一支入围队伍一再投诉接到恐吓和谩骂电话，当局便决定节目播出时不再注明队伍的国别了。

南马的听众观众，能上新加坡广电媒体点点歌聊聊天算是天大的恩惠了，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比方说偶而被炒作的“邻国”负面印象，顶多只能坐在家里发一下牢骚，始终无法改变什么。

新山人的媒体处境，充分彰显其“双边缘”特性的悲哀——自外于马来西亚主流，也必然不被新加坡接纳。其实，这种不被接纳的特殊“传媒与读者”关系，让新山人得以划出一条必要的心理界线。

“我们只是看新加坡电视，不会把自己当作新加坡人。”坦承自己是新传媒忠实观众的李明福说：“更何况我们还看自己的报纸。”

报章孤军作战，角色吃重

在马新微妙关系的夹缝中，新山人分别从新加坡的广播、电视和马来西亚的报纸两个不同的管道获取资讯，往往能够有更客观超然的立场。

在传统的传播媒体中，报纸这一方领土显得格外珍贵，虽然地方版还是免不了转载整版彩页的新加坡娱乐讯息。

“那简直是一种浪费！”新山文化人陈再藩说。

这是新山报业陈陈相因的处理方式，既照顾普罗大众的需求，又颇受有识之士的诟病。然而作为地方版，如果南马有“娱乐讯息”的话，能不是新加坡娱乐吗？

“我们发觉问题的存在后，另辟出〈文化田〉版，介绍本地的文化活动，以求有所平衡。”星洲日报南马区采访主任林明华说：“最近还把彩色娱乐版抽掉四天，剩三天。另外也打算适当地刊登一些新加坡艺术活动的报道。”在供需的斟酌当中，要抗衡新加坡那股盘根于此的势力，殊不容易。

作为连续五届“亚洲最佳传播机构大奖”得主，新加坡传媒机构苦心经营，立志成为区域盟主。制作节目之讲究及供应频道之全面，当然远远不只是收视率优先的娱乐节目而已。本地报章作为另一种角色和特质全然不同的大众传播媒体，适度地引导南马观众收看第五、第八波道以外的“聚点波道”、“艺术聚点”、“亚洲新闻台”甚至是“都市体育台”，不失为良策。

同二十几年前李明福一家刚刚来到新山时相比，新山人是更加幸福了。弹指之间，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印尼十来个电视频道任意选择。去年新加坡报业控股取得电视台执照，全新的“优频道”将在今年中启播。新旧电视台之间，挖角跳槽和高薪续约的新闻无日无之，新山人也热烈参与议论，当作自家的事一样。

竞争的最大胜利者往往是消费群众，新山人在新加坡媒体的角力中坐享其成。然而有些事，可能是新山升斗小民在讨论哪些电视艺人会续约，哪个幕后高层会跳槽时所忽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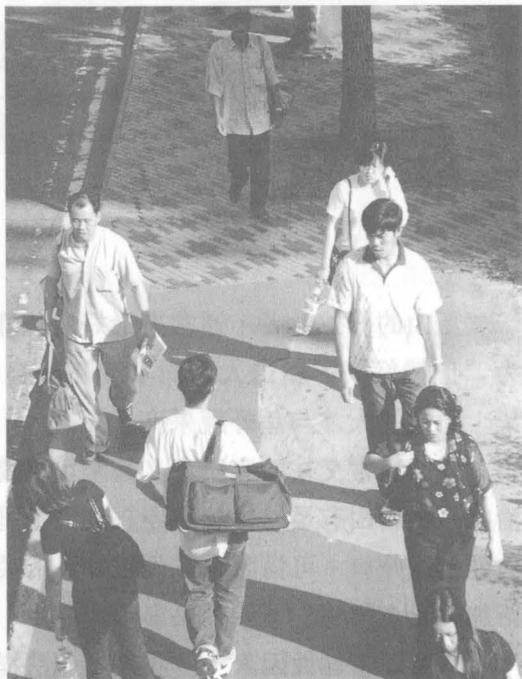
新加坡致力于发展光纤传讯技术，在土地狭小和资金充沛的条件下，电视电台收讯全面数码化指日可待，到时候南马人再也无法从天空截取来自新加坡的讯息，新山人的媒体世界真的要天翻地覆了。

作为马来西亚人民，对新山人来说，这算不算是桩美事？

新山被新加坡殖民化了吗？对新山人来说，这是个难堪的问题。

新山受着新加坡怎样的影响？哪方面的影响？我们的关系如何？走向哪里？其中有很多难以厘清的情感纠葛和现实矛盾。

我们以为彼此在心理上日益疏远，然而在特殊的新新关系中成长的新新人类，却发现自己去到新加坡后，从言谈举止到处世态度，游刃有余，如鱼得水。



十司工作室

踩着自信，走出阴影：在新殖民主义的定义下细细端详，新山侥幸逃过一劫。但要创造自己的风格形貌，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乐于让新加坡带动经济，可是和新加坡因素无缘的人却相对的成了经济上的弱势族群。奇特的阶级差异于焉形成，并衍生了新的社会问题。

我们和新加坡有太多的私相授受，物质上的满足蒙蔽了精神上的需求，也忘了和自己国家民族之间的责任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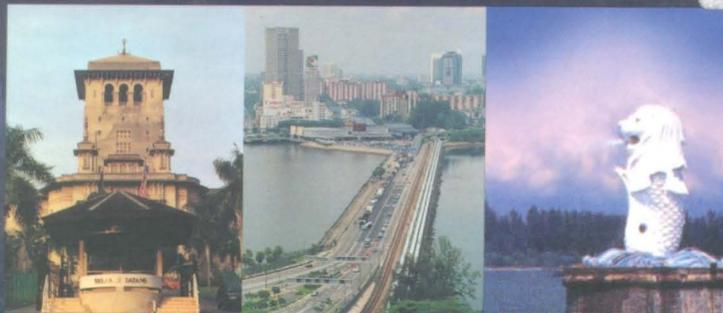
这一切现象，如果可以用全球化来合理解释，正显示出全球化的不合理。

新山最需要的，或许是一个心的方向，不再受困于地球村的纵横阡陌中而茫无头绪，并从一只学舌鹦鹉，蜕变成浴火凤凰。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2445179



新新关系

看新山人如何新加坡
作为南方边城，新山不但没有逐鹿中原的野心，反而
躲在新加坡巨大的身影下，甘为一个附庸的城市。

《新新关系》的写作与出版，在我国可说是开风气之先；展读此书，分享精彩内容的同时，也等于在接受城市观察的启蒙和训练。

新山和新加坡的读者拿起这本书，从书中熟悉的谈话和引述的例子，或许会看到自己的身影，字里行间读出另一番滋味。

——陈亚才（马来西亚著名文化工作者）

《新新关系》既有历史片段的回顾，也有对未来前途的思索，情真意切的字里行间，蕴含著作者热爱乡土的情怀，教人感动，令人动容。

——林明华（《星洲日报》柔南区采访主任）

《新新关系》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一项重要纪录，因为它从基层探讨了长堤两岸人们对彼此交通往来、经贸、投资、资讯等跨国议题的感受。

——纪宝坤（新加坡华裔馆馆长）

大
时
观
上
14

ISBN 983-2385-02-4



9 789832 1385028

RM20/SS10